

81

1.22.2
7230

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



0585910

學 學生
叢 生國
書 國

淮

選註者 沈德鴻
主編者 王雲五
朱經農

南



子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

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

學生國學叢書編例

一、中學以上國文功課，重在課外閱讀，自力攻求，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。惟重篇巨帙，釋解紛繁，得失互見。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，貫散以成統，殊非時力所許。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。本館鑒此，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。

一、本叢書所收，均重要著作。略舉大凡：經部如詩、禮、春秋，史部如史、漢、五代，子部如莊、孟、荀、韓，並皆刊入；文辭則上溯漢、魏，下迄近代，詩、歌則陶、謝、李、杜，均有單本，詞則多采五代、兩宋，曲則擷取元、明大家，傳奇、小說，亦選其英。

一、諸書選輯各篇，以足以表見其書，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學技術者爲準。其無關宏旨者，概從刪削。所選之篇類，不省節，以免割裂之病。

一、諸書均爲分段落，作句讀，以便省覽。

一、諸書均有注釋。古籍異釋紛如，則采其較長者。

一、諸書較爲罕見之字，均注音切，並附注音字母，以便諷誦。

一、諸書卷首，均有新序，述作者生平、本書概要，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，不厭其詳。

一、編者識力有限，固陋在所難免。當世學人寵而教之，無不樂承。

緒言

淮南子二十一篇，舊題漢淮南王劉安撰。據漢書（卷四十四）安「招致賓客，方術之士數千人，作爲內書二十一篇，外書甚衆；又有中篇八卷，言神仙黃白之術，亦二十餘萬言。……安入朝，獻所作內篇，上愛祕之。」則此書實係劉安所招的賓客合作，而歸名於安，猶之呂氏春秋之稱呂不韋撰。

安是淮南厲王長的長子，所以書中「長」字皆避諱作「脩」。長是高祖之子，趙美人所生。文帝時，厲王有罪，徙蜀，厲王悲甚，道中不食而死，文帝悲悔，乃封長四子爲侯，安爲阜陵侯。時民間歌曰：「一尺布，尙可縫；一斗粟，尙可舂；兄弟二人不相容。」文帝聞之曰：「昔堯舜放逐骨肉，周公殺管蔡，天下稱聖，不以私

害公，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耶。」乃以淮南故地分封三子，（其一已死，）安襲封淮南王。安爲人好書鼓琴，善文藝；時武帝方好藝文，以安屬爲諸父，辯博善爲文辭，甚尊重之，每爲報書及賜，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稿，迺發。時武帝無子，大臣（田蚡）有與安結好，私謂曰：「方今上無太子，王親高皇帝孫，行仁義，天下莫不聞；宮車一日晏駕，非王尙誰立者？」而淮南賓客又多江淮閒輕薄不逞之徒，以厲王遷死道中感激安。安由是蓄逆謀，與賓客左吳、趙賢、朱驕如等謀，皆以爲什八九成。獨伍被力阻，後亦贊從，爲安畫策。事未成，謀泄，被自首與淮南王謀反蹤踪。武帝使宗正持符節治安，安自殺，國除爲郡。事見漢書本傳。

本傳說，安招致賓客，作爲內書二十一篇，外書甚衆，又有中篇八卷，言神仙黃白之術，亦二十餘萬言。今考漢書藝文志諸子雜家之部著錄淮南內二十一篇，淮南外三十三篇。（師古注：內篇論道，外篇雜說。）又賦部著錄淮南王賦八十二篇，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。又方伎天文部著錄淮南雜子星十九卷。又易

部著錄淮南道訓二篇，注曰：「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，號九師說。」歌詩部著錄淮南歌詩四篇，或亦以爲安作，然按詩賦部傳曰：「……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，於是有代趙之謳，秦、楚之風，皆感於哀樂，緣事而發，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爾。」則所謂淮南詩歌四篇，大約和同列的燕代謳、邯鄲河間歌詩、齊鄭歌詩一般，只是淮南的民間歌謠罷了，未必卽爲安之作品。淮南王本傳言武帝使安爲離騷傳，且受詔日食時上此離騷傳，不見著錄。漢書劉向傳言向父德於武帝時治淮南之獄，得其枕中鴻寶苑祕書，皆言神仙、黃金術、延命方等，向幼讀之，後以爲奇，進呈御覽，然此書亦不見著錄。今所存二十一篇，當卽漢書所說的淮南內，又曰內書。高誘序裏說：「又有十九篇，謂之淮南外篇。」這十九篇大概就是漢志所謂淮南外三十三篇的缺殘罷。但後世目錄皆不載，似乎早已亡了。

高誘序裏說：「……號曰鴻烈，鴻大也，烈明也，以爲大明道之言也……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，名之淮南。」則似原名鴻烈，劉向始改題爲淮南。然本書

第二十一篇要略雖有「此鴻烈之泰族也」一語，而玩其文義，似爲詮釋泰族篇，未必卽指全書；高誘云云，似屬附會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言許慎注本，首題「閒話」，次題「淮南鴻烈」，末記「許慎記上」。許高皆後漢人，疑當時固通稱「淮南鴻烈」。大約淮南王當日上此書時，單名曰內，或曰內書；劉向校錄時，乃冠以淮南二字；至後漢時，復取要略篇中「鴻烈」二字，稱淮南鴻烈。高誘所說原名鴻烈云云，多半是不可信的。迄後宋書藝文志有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，「解」者註解之義，本甚顯明，然因宋志於書名下直記「淮南王安撰」字樣，後人不察，遂謂「鴻烈解」乃是書名，那就錯得更利害了。據晁公武言，此書在宋時已少完本；今本亦多脫誤，則早非本來面目了。

二

上面說過，此書係淮南王招致賓客所撰；然此等賓客姓名，漢書不詳。直至高誘注書，序裏乃說：「……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；於是遂與蘇飛、李尚、左吳、

田由、雷被、毛被、伍被、晉昌等八人，及諸儒大山、小山之徒，共講論道德，總統仁義而著此書……」把合撰此書的人名，詳細列舉，似甚可信。宋洪邁容齋續筆七說：「壽春有八公山，正安所延致客之處；傳記不見姓名，而高誘序以爲蘇飛……等八人。然唯左吳、雷被、伍被見於史。雷被者，蓋爲安所斥，而亡之。長安上書者，疑不得爲賓客之賢也。」從這一段話裏，我們可以推想（一）淮南當日賓客中有八人極尊，此八公山名之所自昉；（二）八公之名，史傳不見，惟高誘記之；（三）八人中僅三人名見漢書，而中一人又疑非賢者。所以高誘雖然確舉八個人名，說是淮南子的撰述者，我們卻不能無疑。又高誘說起的「諸儒大山、小山」，亦不見於傳記。高似孫子略有「讀淮南小山篇」之語，則「小山」似爲賦名；明方以智的通雅且謂小山大山猶詩之大雅小雅。考昭明文選（三十三）有招隱士一首，題劉安撰，而序曰：「招隱士者，淮南小山之所作也。小山之徒，閔傷屈原……故作招隱士之賦，以彰其志也。」則小山又明明是人名。然而大山小山

究竟姓甚麼，連高誘自己也不會說明白。

高誘所舉八人，唯左吳、雷被、伍被見於漢書，已如上述；現在再把這三個人仔細考查一下。據漢書，左吳是淮南賓客之與聞密謀者——淮南王傳：王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，部署兵所從入，又伍被傳：王曰，「左吳、趙賢、朱驕如皆以爲什八九成……」——就只兩次見了名。雷被官郎中，善擊劍，因爲比劍誤中安子，遷恨之，短於安前；雷被懼，逃之長安，告淮南太子，遷不許他投效，「奮擊匈奴。」事見淮南王傳。據此而觀，雷被大約是個武士，不是學問的人。伍被，漢書有傳，（史記關涉伍被的事都附見淮南王傳中，）故對於他的事，獨詳。本傳裏說：「被以材能稱，爲淮南中郎。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，折節下士，招致英雋，以百數，被爲冠首……」據此則伍被竟是淮南賓客的領袖。本傳又記劉安謀反，被切諫，與安反覆辯論之詞，其論吳廣、陳勝之所以一舉而成功，謂乃「蹈瑕釁，因秦之亡，時而動」；其議論正和本書覽冥、齊俗、詮言等篇內所反覆申明的「故雖

賢王必待遇。遇者；能遭於時而得之也，非智能所求而成也。」一段意義，頗相脗合。所以高誘說伍被是本書的一個撰述者這句話，不能不說是比較可信的了。但是後人亦有不信漢書所記，以爲本書實出劉安之手；理由是：淮南王辯博善爲文辭，史有明文，而左吳等人的著作絕無傳見。明胡應麟（少室山房筆叢二十八）說：「淮南王招集奇士，傾動四方；說者咸以此書雜出賓客之手，非也。左吳、雷被諸人著作絕無可見，特附淮南而顯，豈梁苑鄒枚、鄴中劉阮等哉！……」胡說亦自有理。然淮南一書議論，前後自相矛盾的，不可勝數，甚至一篇之中，前後亦有矛盾，則又斷乎不像一人的手筆了。

三

本書舊注，道藏本題「許慎記上」，通行本題「高誘注」。隋唐志皆並錄許高二家注。陸德明的莊子釋文引淮南子注皆稱許慎注，李善的文選注，殷敬順的列子釋文引淮南子注，或稱許慎注，或稱高誘注。可知淮南子原有許高二

家的注。然隋書經籍志載淮南子許慎注二十卷，高誘注二十一卷；舊唐書載淮南商詁（商詁乃間詁之譌）二十一卷（即許慎注）高誘注二十一卷；新唐書所載，卷目都合；宋史藝文志載許慎注二十一卷，高誘注十三卷；是知高誘注在宋世已亡若干了。但宋史載許慎注二十一卷，竟完全無闕，亦甚可疑。今考宋蘇頌校淮南子題叙，則言宋世許高二注皆已殘缺，崇文舊本、蜀川印本等七部，皆二注相參，不復可辨；又謂「互相考證，去其重複，共得高注十三篇，許注十八篇。」（十字衍文，蓋十三加入，正得二十一，故云去其重複。）清陶方琦擁護蘇說（見陶著淮南許注異同詁序）謂原道以下十三篇皆有一「故曰……」因以「題篇」等字，高注本也，繆稱以下八篇皆無「故曰……」因以「題篇」云云，許注本也。是知宋志所謂許慎注二十一卷，實許氏殘注，雜參高注，而冒稱了許注。宋世安得完全的許注？高許二注，在宋時都已殘缺了。

又取今本淮南子原道、俶真、天文、墜形、時則、覽冥、精神、本經、主術、汜論、說林、

說山、脩務等十三篇的注文，和繆稱、齊俗、道應、詮言、兵略、人間、泰族、要略等八篇的注文，互相比較，則前十三篇不但篇名下多了「故曰……」因以題篇」等字樣，並且注文比後八篇要詳細得多。前十三篇往往於解釋正文之後，復舉異說，「一曰……」云云，而後八篇便無此例。現在考證原道等十三篇注文所舉異說「一曰……」云云，什八九正是他處複見的許慎注。由此，又可知原道以下十三篇雖云高注，而實在是雜附許注的了。（蘇頌所謂二注相參）絕非高注本來面目。我們再把李善的文選注，陸德明的莊子釋文，殷敬順的列子釋文，孔穎達的毛詩正義，司馬貞的史記索隱，開元占經，太平御覽等書所引的許注，和今本繆稱以下八篇——這是我們認為許注的，互相比較，則見文選注等書所引許注而為今本淮南所無者，實亦不少。由此，更可知今本淮南繆稱以下八篇雖稱許注，而實多脫漏，亦絕非許注的本來面目了。

又今本原道以下十三篇和繆稱以下八篇的本文，也有相異的。例如繆稱

篇「紂爲象箸而箕子噤」的「噤」字，說山篇作「唏」；詮言篇「援狄之捷來措」的一措「字，說林篇作「乍」；詮言篇「羿死於桃棗」說山篇作「羿死桃部」；道應篇「孔子勁扞國門之關」主術篇作「孔子之通力招城關」；道應篇「周鼎著倮，使齧其指」的「齧」字，本經篇作「銜」；脩務篇「純鈞魚腸之始下型」的「純鈞」，齊俗篇作「淳均」；覽冥篇「上契黃墟」的「墟」字，兵略篇作「盧」；原道篇的「京臺」，道應篇作「強臺」；原道篇的「六瑩」，齊俗篇作「六英」；汜論篇的「淄澠」，道應篇作「菑澠」；齊俗篇「隅眚之削」，本經篇作「隅差之削」。凡此種種，皆可證許高注書的時候，淮南子有兩種傳本，文字相異的很多。

以上所稱，實甚瑣細，無關宏旨；且本書自清王念孫、盧文弨、俞樾等研究以來，在訓詁義理兩方，多所發明，補正許高舊注不少，已經較從前容易讀了，所以許高兩家注文的糾葛，現在我們竟可以不問。但因這也是關於淮南子的一種

知識，且卽此可見漢代的書和注尙且如此脫誤錯亂，更何論秦以前的古籍！因此略叙淮南舊注聚訟的公案如上。

四

淮南子本非一人撰著，立一家之言。雖大意是歸宗於老子道德之旨，然通視全書，則駁雜殊甚。道應篇引老子語而以古事爲例證，頗似韓非子的解老，喻老二篇說林說山人閒諸篇多紀古事，亦類乎韓非的說林和內外儲說等篇。時則篇大概同於呂覽月令和禮記月令。地形篇可說是山海經的縮本。天文兵略諸篇也可說是漢以前說天論兵的學說的會要。

至於書中議論自相矛盾之處，不止一二。精神篇反覆申明體道而無欲之旨，謂飾性戾情者，終生爲悲人，當順性情之自然，一死生；這些議論頗像莊子。本篇對於儒者是努力攻擊的。然本經篇又言禮樂本出人情之自然，未可厚非，徒因衰世舍本逐末，故不可爲。此則顯然和精神篇的議論矛盾了。又本經篇開頭

從老子的「大道廢而有仁義」說起，終則言禮樂本出人情之自然，未可厚非；脩務篇始論無爲有爲之辨，全本老子之說，終則又論學問之必要，適與老子「絕學無憂」之說正相反對；此則一篇之中，前後的議論，也是顯然矛盾的了。又如覽冥篇斥申商韓非之法爲不知爲治之本，而汜論篇則暢論如何用刑賞以收治效；主術篇始言無爲之說，忽進而又言韓非一流的刑名說，終乃進入儒家仁義之說；這也是一篇之中或數篇之間互有矛盾。

勉強可說在全書中沒有什麼衝突的，似乎是詮言篇中所反覆申明的「柔弱者生之徒，堅强者死之徒」的意義，以及齊俗篇所申論的「聖人因時制宜，四夷中國不同俗，其合於道則一」的理論。但是這等議論並非是怎樣重要的根本原理，故雖一貫，並不能減輕了本書的駁雜矛盾的程度。

至若撇開關於思想方面的，而從別的方面來批評，則此書多記「古今治亂，存亡禍福，世間詭異瓌奇之事」（高誘序）後世作家，嘗多徵引；其文詞「奇

麗宏放，瑰目璨心，謂挾風霜之氣，良自不誣。」（胡應麟語）揚雄嘗以淮南王與司馬遷並稱，可說是漢世的傑作。古來文人很多愛讀此書，大概就取牠的材料詭異和文詞奇麗罷。

十四年三月十七日，沈德鴻。

凡例

一、淮南子非一人撰著，非一家之言，故全書無所謂「中心思想」，此編所選，無非根據了選者主觀的嗜好，並無若何深長之意義。

二、此書舊注有通行本之高誘注及道藏本之許慎注；高注既非全璧，許注亦屬冒稱。近代作者如高郵王氏、德清俞氏，考訂此書，用力頗劬，發明甚多；現代劉文典蒐集衆說，間附己意，爲淮南鴻烈集解，翻閱甚便。今注所選各篇，卽以集解爲底本，但取解釋明白，不復詳其出處；此則無非要節省讀者的時間而已。

標點所用之本，爲浙江局刻莊鴻逵校本。遇有譌字衍文爲各家所已證明者，則於字上加「」符號，而註改正之字於下方右偏。

目錄

倣真篇

.....一

覽冥篇

.....二六

精神篇

.....四五

齊俗篇

.....六二

道應篇

.....九二

詮言篇

.....一二八

人閒篇

.....一五〇

要略篇

.....一八七

傲真篇

有始者，有未始有有始者；有未始有有始者；有有者，有無者，有未始有有無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。

所謂有始者：繁憤未發，○萌兆牙蘖，未有形埒，○「垠埒」「無無」馮馮蠕蠕，○將欲生興，而未成物類。

○繁憤衆積之貌。

○形埒兆朕也。

○馮馮（夂一乙）無形之貌。

蠕音軟，汝遠切（口×弓），蟲

動之貌。馮馮蠕蠕，言若有物動焉，而向未有形，蓋在混沌狀態也。

有未始有有始者：天氣始下，地氣始上，陰陽錯合，相與優游競暢，○于宇宙之間，被德含和，繽紛龍莖，○欲與物接，而未成兆朕。

○競逐也。暢達也。

○繽紛雜揉也。

○龍莖聚會也。

龍音龍，盧紅切（歹×乙）。

莖七恭切（下×乙）。

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：天舍和而未降，地懷氣而未揚，虛無寂寞，蕭條

霄霏，○無有仿佛，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。

○霄^{△△}霏^{△△}，幽冥貌。霄音肖，先凋切（△一么）。霏本作窈，音掉，徒弔切（△一么）。

✓有有者：言萬物摻落，根莖枝葉，青蔥蒼龍，「萑菴」，確^{△△}扈^{△△}炫^{△△}煌^{△△}，○蠓飛螻動，蛟行噲息，○可切循，○把握而有數量。

○確[△]音唯，以揆切（×），草木之榮華也。扈音戶（厂×）。確^{△△}扈^{△△}炫^{△△}煌^{△△}，言采色紛呈也。○跂^{△△}音祁，

翹移切（×一），蟲行貌。噲同喙。○切^{△△}循^{△△}，撫摩也。

✓有無者：視之不見其形，聽之不聞其聲，捫之不可得也，望之不可極也，儲與扈冶，○浩浩瀚瀚，○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。

○褒大意也。○廣大貌。

✓有未始有有無者：包裹天地，陶冶萬物，大通混冥，深閎廣大，不可為外，析豪剖芒，不可為內，無環堵之宇，而生有無之根。

✓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：天地未剖，陰陽未判，四時未分，萬物未生，汪然

平靜寂然清澄，莫見其形。若光耀之「閒」問於無有，退而自失也。○曰：「予能有無，而未能無也！」及其爲無無，至妙何從及此哉！

○光耀問於無有，見莊子知北遊：「光耀問乎無有曰：『夫子有乎其無有乎？』」
「無有弗應也。」
光耀不得問，而熟視其狀貌，窅然空然，終日視之而不見，聽之而不聞，搏之而不得也。光耀曰：「至矣！其孰能至此乎！子能有無矣，而未能無也，及爲無有矣，何從至此哉！」

夫大塊○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逸我以老，休我以死，善我生者，乃所以善我死也。夫藏舟於壑，藏山於澤，人謂之固矣，雖然，夜半有力者負而趨，寐者不知。○
藏小大有宜，猶有所遁；○若藏天下於天下，則無所遁其形矣。物豈可謂無大揚擢○乎？一範○人之形而猶喜，若人者，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。○弊而復新，其爲樂也，可勝計邪？譬若鸞爲鳥而飛於天，鯽爲魚而沒於淵，方其鸞也，不知其鸞也，覺而後知其鸞也；今將有大覺，然後知今此之爲大覺也。始吾未生之時，焉知生之樂也，今吾未死，又焉知死之不樂也。

①大塊[△]天地之間也。②夜半有力者負舟與山走，故寐者不知也。③莊子，大宗師：「夫藏舟於壑，

藏山於澤，謂之固矣，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，昧者不知也。藏小大有宜，猶有所遁。若夫藏天下於

天下而不得所遁，是恆物之大情也。」郭注：「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，則雖至深至固，各得

其所宜，而無以禁其日變也。」云云：可爲此處參考。④揚擢^{△△}通作揚摧，約略也。⑤範[△]猶遇也，遭也。

⑥言死生變化如夢，故曰未始有極也。

昔公牛哀轉病，①「也」七日化爲虎；其兄掩戶而入覘之，則虎搏而殺之。是

故文章成獸，爪牙移易，②志與心變，神與形化；③方其爲虎也，不知其嘗爲人也，

方其爲人，不知其且爲虎也。二者代謝舛^④馳，各樂其成形，狡猾鈍昏，是非無端，

孰知其所萌？夫水嚮冬則凝而爲冰，冰迎春則泮而爲水，冰水移易於前後，若周

員而趨，⑤孰暇知其所苦樂乎！

①轉病^{△△}，狂病也。②言膚髮已成獸形，爪牙亦移易爲獸爪牙也。③言心志皆變，神形俱化也。

④舛[△]，互也。⑤言若循環也。

是故形傷於寒暑燥溼之虐者，形苑而神壯。①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，神盡而形有餘。故罷馬之死也，剝之若槁。②狡狗之死也，割之猶濡。③是故傷死者其鬼燒。④時既者其神漠。⑤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。夫聖人用心杖性，依神相扶，而得終始，是故其寐不寤，其覺不憂。

①苑，枯病也；讀若苑。壯，傷也。

②罷，老氣力竭盡，故若槁也。

③狡，少也。濡，溼也。言氣力未盡。

④燒，

亦作臄。楚人謂剽輕爲害之鬼曰臄，鋤交切（彳么）。

⑤既，盡也。言時既當老者，則神寂漠漠定也。

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，神氣不蕩於外，萬物恬漠以愉靜，櫟槍「衡」衝杓①之氣，莫不彌靡而不能爲害。當此之時，萬民猖狂，不知東西，含哺而游，鼓腹而熙。②交被天和，食於地德。③不以曲故，是非相尤，茫茫「沈沈」沈沈。④是謂大治。於是上位者，左右而使之，毋淫其性，鎮撫而有之，毋遷其德，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。⑤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，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。是故日計之不足，而歲計之有餘。夫魚相忘於江湖，人相忘於道術。⑥古之真人，立於天

地之本，中至優游，抱德煬和，而萬物「雜」炊累焉。孰肯解構？人閒之事，以物煩其性命乎？

○機槍彗孛也。衝據呂覽明理篇：「其雲狀有若人，蒼衣赤首不動，名曰天衝。」是衝亦雲氣也。杓亦

星名，早見則主水災，晚見則主旱災，是亦凶星也。古人對於不經見之自然現象，常生恐怖之心，以為

主災害，彗孛衝杓，皆不經見，故以為妖氣，見必有災。○熙戲也。○交俱也。天和謂風雨調順也。地

德謂五穀。○茫茫讀若莽莽。沈何黨切，又音杭（尸尤）。茫茫沆沆，盛大貌。○言古者抱盛德，上

質樸，不待仁義而萬物蕃殖也。○言各得其志，故相忘也。○炊累言成熟也。莊子在宥篇：「從容

無為而萬物炊累焉。」○解構猶合會也。

夫道有經紀條貫，得一之道，連千枝萬葉。○是故貴有以行令，賤有以忘卑，

貧有以樂業，困有以處危。夫大寒至，霜雪降，然後知松柏之茂也；據難履危，利害

陳于前，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。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，鏡太清者視大明，立

太平者處大堂。○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。是故以道為竿，以德為綸，禮樂為鉤，

仁義爲餌，投之於江，浮之於海。萬物紛紛，孰非其有？夫挾依於跂躍之術，^①提挈人閒之際，擲揆挺捫^②，世之風俗，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，^③猶得肆其志，充其欲，何況懷瓌瑋之道，忘肝膽，遺耳目，獨浮游無方之外，不與物相弊擿，^④中徙倚無形之域，而和以天「地」倪者乎？^⑤若然者，偃其聰明，而抱其太素，以利害爲塵垢，^⑥以死生爲晝夜，是故目觀玉輅琬象^⑦之狀，耳聽白雪清角^⑧之聲，不能以亂其神，登千仞之谿，臨暖眩之岸，^⑨不足以滑其和，^⑩譬若鍾山^⑪之玉，「炊」灼以鑪炭，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，則至德天地之精也。^⑫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，何足以動之，死不足以禁之，害何足以恐之；明於死生之分，達於利害之變，雖以天下之大，易釭之一毛，無所槩於志也。夫貴賤之於身也，猶條風之時麗^⑬也，毀譽之於己，猶蚊蚋之一過也。夫秉皓白而不黑，行純粹而不糅，處玄冥而不闇，休于天鈞而不礪，^⑭孟門終隆^⑮之山不能禁，「唯體道能不敗」湍瀨旋淵呂梁^⑯之深，不能留也。太行石澗飛狐，句望^⑰之險，不能難也。是故身處江海之上，而神游

至道

魏闕^①之下。非得一原。②孰能至於此哉！是故與至人居，使家忘貧，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，勇者衰其氣，貪者消其欲，坐而不教，立而不議，虛而往者實而歸，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。是故至道無爲，一龍一蛇，③盈縮卷舒，與時變化，外從其風，內守其性，耳目不懼，思慮不營。④其所居神者，臺簡^⑤以游太清，引「楯」^⑥楯^⑦萬物，羣美萌生。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，休其神者神居之。

①一者道本，得其本，故能連理千枝萬葉，以少正多也。②太平天下之平也。大堂明堂，所以告朔行

令也。③跋躍之術，言齟齬不正之道也。④擲音探，他紺切（去馬）引也。揆音艷，以瞻切（尸馬），

利也。挺桐，猶上下也。桐音動（勿×乙）揮揆挺桐，謂以求便利也。⑤摸蘇猶摸索也。微妙猶細小

也。⑥弊撥猶雜揉也。弊讀跋涉之跋。擲音殺。⑦天倪謂自然之分也。莊子齊物論：「和之以天倪。」

……何謂和之以天倪曰：「是不是，然不然。是若果是也，則是之；異乎不是也，亦无辯。然若果然也，則

然之；異乎不然也，亦无辯。」⑧塵垢輕也。⑨玉輅，王者所乘之車。一說輅當作璠，美玉也。琬象

指琬琰象牙。琬所宛，圭之宛轉其首爲圓形者。琰音剡，矣斂切（一馬）圭之銳上者。⑩白雪，師曠

所奏太一五絃琴之樂曲，神物爲下降者。覽冥篇：『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，而神物爲之下降。』清角商聲也。一說，清角，弦急其聲清也。韓非十過：『平公曰：「音莫悲於清徵乎？」師曠曰：「不如清角。」』

①謂緩臨其岸而目眩，極言其高也。蜺或作媛，音袁（口弓）猿本字。

②滑亂也。和適也。謂不足

使之震懼不安也。

③崑崙之中央爲鍾山。

④藝文類聚引作「得天地之精也。」

⑤時麗忽一

過也。

⑥礪同毀，虎委切（尸×），敗也。休乎天鈞，謂休乎自然之陶鈞也。

莊子齊物論：『是以聖

人和之以是非，而休乎天鈞。』

⑦孟門山名，太行之隘也。終隆則終南山，亦險塞也。

⑧湍瀨急流

也。湍，他官切（去×弓）；瀨，音賴（力力）。旋淵，深淵也。呂梁，水名。

⑨太行石澗，飛狐句望皆險隘也。

⑩魏闕，王者門外闕，巍巍高大，故曰魏闕。神游魏闕，言心慕榮貴也。

⑪一原，謂道之原也。⑫龍能

化蛇，能解脫，故道以爲譬。⑬營惑也。

⑭臺，猶持也。簡大也。

⑮引，搯拔擢也。楯讀允恭之允。

道出一原，通九門，散六衢，設於無垓坳。⑯之字，寂漠以虛無，非有爲於物也，

物以有爲於己也。是故舉事而順於道者，非道之所爲也。道之所施也。夫天之所

覆，地之所載，六合所包，陰陽所响，⑰雨露所濡，道德所扶，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

和也；①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爲兄弟，有苗與三危②通爲一家。夫目視鴻鵠之飛，耳聽琴瑟之聲，而心在鴈門之間，一身之中，神之分離剖判，六合之內，一舉而千萬里。是故自其異者視之，肝膽胡越③，自其同者視之，萬物一圈④也。百家異說，各有所出。若夫墨、楊、申、商之於治道，猶蓋之「無」一椽⑤，而輪之「無」一輻，有之可以備數，無之未有害於用也；己自以爲獨擅之，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。今夫冶工之鑄器，金踊躍于鑪中，必有波溢而播棄者；其中地而凝滯，亦有以象於物者矣，其形雖有所小用哉，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。又况比於規形者乎？其與道相去亦遠矣！今夫萬物之疏躍⑥，枝舉，百事之莖葉條椹⑦，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，若此則有所受之矣，而非所授者。所受者，無授也，而無不受也。無不受也者，譬若周雲⑧之龍漉，遼巢彭「漚」⑨而爲雨，沈溺萬物而不與爲濕焉。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，如工匠有規矩之數，此皆所得以至於妙，然而奚仲不能爲逢蒙，造父不能爲伯樂者，⑩是曰諭於一曲而不通於萬方之際也。今以

涅^㉑染緇，則黑於涅，以藍染青，則青於藍；涅非緇也，青非藍也，茲雖遇其母^㉒而無能復化已。是何？則以諭其轉而益薄也。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？其爲化也，雖鏤金石，書竹帛，何足以舉其數？由此觀之，物莫不生於有也，小大優游^㉓矣。夫秋豪之末，淪於無間，而復歸於大矣。^㉔蘆苻之厚，通於無罅，而復反於敦龐^㉕；若夫無秋豪之微，蘆苻之厚，四達無境，通於無圻^㉖，而莫之要御，天遏^㉗者，其襲^㉘微重妙，挺桐萬物，揣丸^㉙變化；天地之間，何足以論之。夫疾風敦^㉚木而不能拔毛髮，雲臺^㉛之高，墮者折脊碎腦，而蠱蟲適足以「翱翔」^㉜。夫與蛟螭^㉝同乘天機，「夫」受形於一圈，飛輕微細者，猶足以脫其命，又況未有類也？^㉞由此觀之，無形而生有形，亦明矣。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，而歸於萬物之初，視於冥冥，聽於無聲；冥冥之中，獨見曉焉；寂漠之中，獨有照焉；其用之也以不用，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，其知也乃不知，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。夫天不定，日月無所載，地不定，草木無所植，所立於身者不寧，是非無所形；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

知其所持者不明，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？

①設施也。垓[△]垓[△]垓[△]垓[△]也。垓音該，柯開切（《方》）；垓首店，都念切（《方》）。

②嚙音訐，訐於切（《方》），嘯吹之也。

③父母謂天地，閱總也和氣也。

④有苗在南方，三危在西方。

⑤肝胆喻親切，胡越喻疏遠，言親如肝胆者可疏如胡越也。

⑥圈，陬也。

⑦蓋車蓋，建於車前，所以遮陽也。撩音聊，離堯切（《方》），弓形橫木，乃車蓋之骨。

⑧疏，躍布散也。

⑨梓，同藥（《方》）。

⑩周雲謂朝雲也。

⑪遼巢，彭薄蘊積貌。彭讀若旁。

⑫奚仲，巧為車，逢蒙善於射，造父善御馬，伯樂善相馬。

⑬涅，（《方》）一廿）礬石也。

⑭母，本也。

⑮優游，言饒多也。

⑯言秋毫之末，至微細也，能入於無間（孔）然以與道較，則秋毫猶為大也。

⑰苻與苻通，音孚（《方》），蘆中白（莖內薄膜）也。整，古垓字。蘆苻極薄，能入於無空（垓即空間），然以與道較，則蘆苻猶為厚。

⑱圻，即垓。

⑳天，遇，莊子作天闕，天折也。遇，止也。要，遮也。御，同禦，皆防止意。

㉑襲，重也。

㉒揣，九何義，未詳，疑為轉仄之意（九，反仄也）。

㉓揣丸，變化謂變化多方也。

㉔教，亦拔也。

㉕臺，高際於雲，故曰雲臺。

㉖翾，小飛也。呼淵切（《方》）。

㉗岐，行也。螻音饒（《方》），動也。螻，螻喻微細也。

㉘也，同耶。類，形象也。

仁又

今夫積惠重厚，累愛襲恩，以聲華「嘔」煦苻嫗，○掩萬民百姓，使「知」之訢

訢②。然人樂其性者，仁也。舉大功，立顯名，體君臣，正上下，明親疏，等貴賤，存危國，

繼絕世，決拏③。治煩，興毀宗，立無後者，義也。閉九竅，藏心志，棄聰明，反無識，茫然

仿佯于塵埃之外，而消搖于無事之業④。含陰吐陽，而萬物和同者，德也。是故道

散而為德，德溢而為仁義，仁義立而道德廢矣。百圍之木，斬而為犧尊⑤，鏤之以

剗刷⑥。雜之以青黃，華藻鏘鮮⑦。龍蛇虎豹⑧，曲成文章，然其一斷在溝中，「壹」

比犧尊溝中之斷，則醜美有間矣⑨。然而失本性，鈞也⑩。是故神越⑪者，其言華，

德蕩者，其行偽，至精亡於中，而言行觀於外，此不免以身役物矣。夫趨舍行偽者，

為精求於外也。精有湫盡，而行無窮極，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。其所守者不

定，而外淫於世俗之風⑬。所斷者，差跌「者」而內以濁其清明，是故躊躇以終而

不得須臾恬澹矣。是故聖人內修道術，而不外飾仁義，不知耳目之「宣」宜，而游

於精神之和。若然者，下揆⑭三泉，上尋九天，橫廓六合，揲⑮貫萬物，此聖人之游

也。

○煦[△]，天日之和氣也。苻嫗猶萌芽。

○訢[△]訢同欣欣。

○挈[△]音如亂也。

○業[△]始也。

○犧[△]讀曰希犧。

尊猶疏鏤之尊。

○刮[△]刷[△]，曲刀也。音技（ㄐ一）蹶（ㄐㄨㄛˊ）。

○鏞[△]從專（通作敷）聲，謂以金

布敷其上也。古者以金飾物，謂之鏞。鮮讀爲獻。禮記月令篇：「天子乃鮮羔開冰。」注曰：「鮮當爲獻。」

是其證。明堂位篇：「周獻豆。」注：「獻，疏刻之。」鏞獻，謂疏刻而以金飾之也。畫爲華藻之形，疏刻而

金飾之，是爲華藻鏞獻。

○謂疏刻爲龍蛇虎豹之形也。

○言其醜美相去遠也。

○鈞[△]等也。

○越[△]，散也。

○風[△]，風化也。

○揆[△]，度也。

○揲[△]，音舌，食列切（尸廿）持而數之也。

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，而游於滅亡之野，騎蜚廉而從敦圉，○馳於方外，

休乎宇內，燭十日○而使風雨，臣雷公，役夸父，○妾宓妃，妻織女，天地之間，何足

以留其志。是故虛無者道之舍，平易者道之素。○夫入之事其神而媯，○其精

營慧然○而有求於外，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。○是故凍者假兼衣於春，而

暘○者望冷風於秋。夫有病於內者，必有色於外矣。夫櫛木「色」已青翳，○而羸

蠹瘵「蝸」燭皖^①此皆治目之藥也；人無故求此物者，必有蔽其明者。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，真人未嘗過焉，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，聖人未嘗觀焉。天牛蹠之涔^②，無尺之鯉，塊阜^③之山，無丈之材，所以然者何也？皆其營宇狹小，而不能容巨大也。又況乎以無裊^④之者邪？此其爲山淵之勢亦遠矣！^⑤夫人之拘於世也，必形繫而神泄，故不免於虛；使我可係羈者，必其命有「命」在於外也。^⑥至德之世，甘暝於溷濶^⑦之域，而徙倚^⑧於汗漫之宇，提挈天地而委^⑨萬物，以鴻濛爲景柱，^⑩而浮揚乎無畛崖^⑪之際，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，而羣生莫不顯顯然仰其德以和順。當此之時，莫之領理，決離隱密，而自成渾渾蒼蒼；^⑫純樸未散，旁薄爲一，而萬物大優。是故雖有羿之知，而無所用之。^⑬

① 蜚廉獸名，長毛有翼，敦圜似虎而小；一曰仙人名也。圜音語。② 古言東方有神木曰扶桑，上有十日。

③ 夸父古之超人，與日競走，道渴而死，棄其杖化爲鄧林。列子及山海經皆載其事。④ 素性也。

⑤ 燒煩也。音擾，而沼切（广一玄）。⑥ 營慧然高注謂是求索名利也。或說慧字疑亦營字；營營然，

狀求索之忙。

⑦宅言精神之宅也。

⑧喝音謁（尸丌）傷暑也。

⑨樗木苦麻木名也，生於山，剝

取其皮，以水浸之，色正青，用洗眼，療人目中青翳。樗音岑（彳丌）已瘡也。

⑩蠃蠃，「蠃音裸，魯果

切，勿×丌，蠃音禮，里弟切，勿一。」蝸牛也。（廣雅：蠃蠃，蝸牛也。說文：蝸，蠃也。）味甘無毒，可治目疾。燭

皖，目內白翳病也。皖音莞，戶版切（尸×丌）。

⑪涔音岑，鉏針切（彳丌）。潦水曰涔，牛蹄之涔，謂

牛蹄踐踏成凹而積水也。

⑫塊阜小山也。

⑬無裏無形也。

⑭言小大之相去甚遠也。

⑮言形

繫者身形疾而精神越泄，不處其守，故曰不免於虛。

⑯言既爲人所係羈，則命在人而不在我也。莊

子山木篇：「物之所利，乃非已也，吾命有在外者也。」即淮南所本。

⑰溷溷，溷讀閑放之閑，言無根

虛之貌。

⑱徙倚猶汗漫。

⑲字居也。

⑳委棄也。

㉑鴻濛，東方之野，日所出，故以爲景柱。

㉒眇

崖畔岸也。

㉓渾渾蒼蒼渾沌之貌。

㉔御覽七十七引作「是故雖有明知，而無所用之。」

及世之衰也，至伏羲氏，其道昧昧芒芒然。吟德懷和，被施頗烈。而知

乃始昧昧「昧昧」穉穉，皆欲離其童蒙之心，而覺視於天地之間，是故其德煩

而不能一。乃至神農黃帝，剖判大宗，竅領天地，襲九竅，重九「熬」整，提挈陰陽，

嫫^㊸嫫^㊸ 剛柔，枝解葉貫，萬物百族，使各有經紀條貫，於此萬民睢睢盱盱然，^㊸莫不竦身而載聽視，是故治而不能和^下。

○昧^㊸昧^㊸ 純厚也。芒^㊸芒^㊸ 廣大貌。

○吟^㊸含也。

○言被其德澤，頗烈施於民也。

○昧^㊸昧^㊸ 嫫^㊸嫫^㊸ 皆欲知之

貌。嫫^㊸音茂，莫候切（一又）。

○窳^㊸（苦弔切，^㊸一么）通也。領理也。襲^㊸因也。窳^㊸（苦管切，^㊸ㄎㄨㄚˊ）

空也。整垠也。御覽七十八引作「襲九空，重九望」，又引注曰：「九空，九天也；九望，九地也。」^㊸嫫^㊸

捩^㊸和調也。搏^㊸音專，捩^㊸音完。

○睢^㊸睢^㊸盱^㊸盱^㊸ 聽視之貌。

棲遲至於昆吾，夏后^㊸之世，嗜欲連於物，聰明誘於外，而性命失其得，施及

周室，「之衰」澆淳散樸，「雜」離道以偽，儉德以行，而巧故萌生。周室衰而王道廢，

儒墨乃始列道而議，分徒而訟；於是博學以疑聖，華誣^㊸以脅衆，弦歌鼓舞，緣飾

詩書，以買名譽於天下；繁登降之禮，飾絳冕之服，聚衆不足以極其變，積財不足

以贍其費，於是萬民乃始慄^㊸離^㊸離^㊸，各欲行其知偽，以求鑿柄於世，^㊸而錯擇

名利，^㊸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，而失其大宗之本。夫世之所以喪性命，有衰

漸以然。④所由來者久矣。

○見吾夏之伯。夏后卽夏桀。

○華誣設虛華之言以誣聖人。

○懔讀蕭蕭無邊際之邊。懔讀後徑

之後。懔疑是當時方言，有莫可稽考之意。

○言求以己道入世也。

○錯施也。擇取也。

○衰乃

等衰之衰。上文自伏羲氏而歷數之，以至於周室之衰，每降而愈下，故曰有衰漸以然也。

是故聖人之學也，欲以返性於初，而游心於虛也。○達人之學也，欲以通性於遼廓，而覺於寂漠也。若夫俗世之學也，則不然；擢德擻性，○內愁五藏，外勞耳目，乃始招螭振繯物之豪芒，○搖消掉摠仁義禮樂，○暴行越智，○於天下，以招號名聲於世，○此我所羞而不爲也。是故與其有天下也，不若有說也，○與其有說也，不若尚羊，○物之終始，一也，而條達有無之際，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，舉世而非之不加沮，定於死生之境，而通於榮辱之理，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，神無虧缺於胸臆之中矣。若然者，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，孰肯分分然，○以物爲事也。

○游心於虛，無欲也。○擢引也，捲縮也，同拳，九件切（く一弓）。○招螻振繼，言擾亂也。螻音

饒，通撓。繼音遣，繼，纏綿不離散也。繼有纏綿之意。物之毫芒喻道之精微也。○搖消掉梢，（所交

切，么一么，動貌，）有消解之意。搖消掉梢，仁義禮樂言仁義禮樂未能行也。○暴卒也，越揚也。

○言越揚其詐譎之智，以取聲名也。○說樂也，言不若有人悅樂之也。○尙羊同徜徉。○分分

然，疑當作「介介然」，分與介形近而誤。高注：猶意念之貌，（注中亦誤作分）正釋介字。

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，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。夫人之所受於天者：耳目之於聲色也，口鼻之於「芳」臭味也，肌膚之於寒燠，其情一也；或通於神明，或不免於癡狂者，何也？其所爲制者，異也。是故神者，智之淵也，「淵」神清「者」則智明矣；智者心之府也，智公則心平矣。人莫鑑於流「沫」，潦而鑑於止水者，以其靜也，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，以「覩」其易也。夫唯易且靜，形物之性也；由此觀之，用「也」者必假之於弗用「也」者。是故虛室生白，吉祥止也。○夫鑒明者，塵垢弗能藴，○神清者，嗜欲弗能亂。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，是失之於本而求之

古治不

於末也。外內無符，而欲與物接，弊其元光，而求知之於耳目，是釋其炤炤，而道其冥冥也。是之謂失道。心有所至，而神喟然在之，反之於虛，則消鑠滅息，此聖人之游也。故古之治天下也，必達乎性命之情，其舉錯未必同也，其合於道一也。夫

聖人
孔墨
真人

夏日之不被裘者，非愛之也，燠有餘於身也；冬日之不用絮者，非簡之也，清有餘於適也。夫聖人量腹而食，度形而衣，節於己而已，貪污之心，奚由生哉？故能有天下者，必無以天下爲也，能有名譽者，必無以「趨」越行求者也。聖人有所於達，達則嗜欲之心外矣。孔墨之弟子，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，然而不免於僂，身猶不能行也，又况所教乎？是何則？其道外也。夫以末求返於本，許由不能行也，又况齊民乎？誠達於性命之情，而仁義固附矣，趨舍何足以滑心！若夫神無所掩，心無所載，通洞條達，恬漠無事，無所凝滯，虛寂以待，勢利不能誘也，辯者不能說也，聲色不能淫也，美者不能濫也，智者不能動也，勇者不能恐也。此真人之「道」游也。若然者，陶冶萬物，與造化者爲人，天地之間，宇宙之內，莫能天遏。

夫化生者不死，而化物者不化。神經於驪山，太行而不能難，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，處小隘而不塞，橫扃天地之間而不窳，不通此者，雖目數千羊之羣，耳分八風之調，足蹠陽阿^①之舞，而手會綠水^②之趨，智「終」絡^③天地，明照日月，辯解連環，「澤」辭潤玉石，猶無益於治天下也。

①形見也。

②喻心虛則道在也。室喻心，白喻道。

③藴汚也，音倭（X正）。

④游行也。言反之於

虛，則情欲之性，消鑠滅息，故曰聖人之行也。

⑤翬音雲，色甲切（尸丫），大扇也。

⑥簡賤也。

⑦謂躬行仁義而不免於疲也。

⑧說釋也。

⑨濫覲也。

⑩人，偶也；與造化者爲人言，與造化者爲

偶也。

⑪陽阿古之名倡也。

⑫綠水，舞曲也。

⑬絡包也。莊子天道篇：

「故古之王天下者，知雖落

（同絡）天地，不自慮也。」卽此文所本。

靜漠恬澹，所以養性也；和愉虛無，所以養德也；外不滑內，則性得其宜，性不動和，則德安其位；養生以經世，抱德以終年，可謂能體道矣。若然者，血脈無鬱滯，五藏無蔚，氣禍福弗能撓滑，非譽弗能塵垢，故能致其極。非有其世，孰能濟焉？

有其人，不遇其時，身猶不能脫，又况無道乎？且人之情，耳目應感動，心志知憂樂，手足之攢疾，蠱辟寒暑，所以與物接也。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，蝥蝻噬膚而不知不能平；夫憂患之來，撓人心也，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蝥蝻之慘怛也，而欲靜漠虛無，柰之何哉？夫目察秋豪之末，耳不聞雷霆之聲，耳調玉石之聲，目不見太山之高，何則？小有所志，而大有所忘也。今萬物之來，擢拔吾性，攬取吾情，有若泉源，雖欲勿稟，其可得邪？今夫樹木者，灌以灑水，疇以肥壤，「一」人養之，「十」人拔之，則必無餘榦，又况與一國同伐之哉？雖欲久生，豈可得乎！今盆水在庭，清之終日，未能見眉睫，濁之不過一撓，而不能察方員，人神易濁而難清，猶盆水之類也，况一世而撓滑之，曷得須臾平乎？

○蔚通鬱。

○攢拂之異文。蠱卽蟻之異體。音養，小黑蟲也。

○憺音啖，徒敢切（勿，）定也。

○知猶志也。平猶定也。

○稟受也。

○灑潦也，水暴溢也。音煩，符袁切（匚，）

○疇壅也。

古者至德之世，賈便其肆，農樂其業，大夫安其職，而處士修其道。當此之時，

不非定也

易

風雨不毀折，草木不夭，九鼎重。①「味」珠玉潤澤，洛出丹書，河出綠圖，故許由、方回、善卷、披衣。②得達其道。何則？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，是以人得自樂其間。四子之才，非能盡善，蓋今之世也，然莫能與之同光。③者，遇唐虞之時，逮至夏桀、殷紂，燔生人，辜④諫者，為炮烙，鑄金柱，⑤剖賢人⑥之心，析才士之脛，醢鬼侯之女，菹梅伯之骸。⑦當此之時，嶢山崩，三川涸，⑧飛鳥斃翼，走獸擠脚。當此之時，豈獨無聖人哉？然而不能通其道者，不遇其世。夫鳥飛千仞之上，獸走叢薄之中，禍猶及之，又況編戶齊民乎？由此觀之，體道者不專在於我，亦有繫於世矣。夫歷陽之都，一夕反而為湖，⑨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；巫山之上，順風縱火，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。⑩故河魚不得明目，穉稼不得育時，其所生者然也。⑪故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，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。身蹈於濁世之中，而責道之不行也，是猶兩絆騏驥，而求其致千里也。置豨檻中，則與豚同，非不巧捷也，無所肆其能也。舜之耕陶也，不能利其里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，仁非能益也，處便而勢利也。古之

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。其志得道行命也。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，命得性而後能明。鳥號^①之弓，谿子^②之弩，不能無弦而射，越^③船蜀艇，不能無水而浮。今矰繳機^④而在上，罟罟張而在下，雖欲翱翔^⑤，其勢焉得？故詩云：『采采卷耳，不盈傾筐，嗟我懷人，寘彼周行。』^⑥以言慕遠世也。

①九鼎即禹所鑄九鼎，古傳國寶也。古謂王者之德休明則鼎重。②四人皆堯時隱士。③光譽也。

④辜謂磔之。周禮：「殺王者之親者辜之。」⑤鑄金柱，燃火其下，以人置其上，墜火中而對之笑也。

⑥賢人謂比干也。⑦鬼侯、梅伯皆紂時諸侯。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好，令紂妻之，女至，紂以為不好，故

醢鬼侯之女，菹梅伯之骸也。一曰，紂為無道，梅伯數諫，故菹其骸也。醢音海，許亥切（尸乃），肉醬也。

菹（同菹，側魚切，尸乃），醢之也。⑧嶢山在南陽三川涇、渭、汧也。⑨歷陽，漢淮南國之縣名。昔有

老嫗，遇一人告曰：『見城門有血，則走無顧。』自此，嫗數往視城門。闞者怪而問之，嫗具以告，其暮，門

吏故殺雞，以血塗門，明晨，老嫗往視，見血，便走上北山。縣果沒水中。⑩膏夏大木也，其理密白如膏。

膏夏紫芝皆貴品。蕭艾賤草。⑪河水濁故不得明目，穉稼為霜所凋，故不得待其自熟時，故曰其所

生者然也。⑤烏號，柘桑也，其材堅勁，可爲弓。⑥谿子，或曰國名，出弩，或曰鄭國善爲弩，匠名，或曰南方蠻也，造弩。⑦矰繳，射鳥短矢也。機發也。⑧鳥之高飛，翼上下曰翺，直刺不動曰翔。⑨此詩，周南卷耳篇中句也。言采易得之菜，不滿易盈之器，以言君子爲國，執心不精，不能以成其道，猶采易得之菜，不能盈易滿之器也。嗟我懷人，寘彼周行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。誠得古之賢人，各寘其行列，故曰慕遠也。（高誘注）

覽冥篇 ①

①覽觀幽冥變化之端，至精感人，通達無極，故曰覽冥。

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①爲之下降，風雨暴至，平公癘病，晉國赤地。②庶女叫天，雷電下擊，景公臺隕，支體傷折，海水大出。③夫瞽師庶女，位賤尙慕，④權輕飛羽，然而專精厲意，委務積神，上通九天，⑤激厲至精，由此觀之，上天之誅也，雖在壙虛幽閒，遼遠隱匿，重襲石室，界障險阻，其無所逃之亦明矣。

①神物即神化之物，謂玄鶴及無頭鬼等是也。言師曠奏白雪之音，而神物如玄鶴之類來至，無頭之

鬼操戈以舞也。

②癘病或云篤疾，或云癘疾也。癘音隆，良中切（ㄉㄨㄥˋ）赤地旱也。

③庶女齊

之少寡，無子不嫁，事姑謹敬。姑無男有女，女利母財，令母嫁婦，婦終不肯，女殺母以誣寡婦，婦不能自明，冤告天，天爲作雷電下擊壞景公之臺，毀景公之支體，海水爲之大溢出也。

④尙慕即周官之典

泉（慕字俗作泉）言「典泉」本賤官，而瞽師庶女則又賤於典泉。泉謂麻泉，胥里切（ㄅㄨˋ）周

禮天官，典泉掌布，總縷紵麻草之物。

⑤九天，謂八方中央也。

武王伐紂，渡於孟津，陽侯之波，①逆流而擊，疾風晦冥，人馬不相見，於是武王左操黃鉞，右秉白旄，瞋目而撝之，曰：『余「任」在。天下誰敢害吾意者！』於是風濟而波罷。魯陽公②與韓構難，戰酣日暮，援戈而撝之，日爲之反三舍。③夫全性保真，不虧其身，遭急迫難，精通於天，若乃未始出其宗④者，何爲而不成！夫死生同域，不可脅陵，勇武一人，爲三軍雄，彼直求名耳，而能自要者，尙猶若此，又况夫宮天地，懷萬物，而友造化，含至和，直偶於人形，⑤觀九鑽一，⑥知之所不知，而心未嘗死者乎？

①陽侯之波，高誘謂陽侯乃古陽國侯，其國近水，（俞樾以爲當是沂水，）溺死於水，其神能爲大波，有所傷害，因謂之陽侯之波。然陶潛謂陽侯爲伏羲六佐之一，主江海，路史亦謂陽侯司渡。是陽侯乃江海之神，猶稱馮夷爲河伯也。

②魯陽公魯陽楚之縣，公楚平王之孫，司馬子期之子，國語所謂魯

陽文子也。楚僭號稱王，其守縣大夫皆稱公，故曰魯陽公。

③三舍，卽三十度也。二十八宿在天，一宿

爲一舍，一舍十度，故三舍乃爲三十度也。日爲之反三舍者，言日在天反退三十度，將暝而遲之未即暮也。

④宗，謂道之本也。

⑤偶，與寓通，言特寄寓於人之形耳，而內有大道也。

⑥古人凡言至少，

以一言之，至多以九言之。故「觀九鑽一」者，言所觀覽者多而所鑽研者少也。精神篇曰：「新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；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。」是其義。

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，①已而陳辭通意，撫心發聲，孟嘗君爲之增歎。②歎，③流涕，狼戾④不可止，精神形於內，而外諭哀於人心，此不傳之道，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，⑤而效其容，必爲人笑。故蒲且子⑥之連鳥於百仞之上，而詹何⑦之驚魚於大淵之中，此皆得清淨之道，太浩之和也。

①雍門子名周，善彈琴，又善哭。雍門，齊之西門也，居近之，因以爲氏。孟嘗君，齊相田文也。②增重也。

③歎，音希，香衣切（丁一），悲泣氣咽而抽息也。④歎，哭失聲也。歎，音烏（X），吧，烏合切（一）。

⑤狼戾，猶交橫也。⑥言主宰乎形骸者也。⑦蒲且子，楚人，善弋射者。⑧詹何，楚人，善釣，知道術。

莊子言詹何之釣，以牛爲餌，驚魚謂令魚馳驚來趨鉤餌也。

夫物類之相應，玄妙深微，知不能論，辯不能解。故東風至而酒湛溢，蠶
叫絲而商絃絕，或感之也；晝隨灰而月運闕，鯨魚死而彗星出，或動之也；
故聖人在位，懷道而不言，澤及萬民，君臣乖心，則背譎見於天，神氣相應徵矣。故
山雲草莽，水雲魚鱗，旱雲煙火，涔雲波水，各象其形類，所以感之。夫「陽」
燧取火於日，方諸取露於月，天地之間，巧曆不能舉其數，手徵忽怳，不能覺
其光；然以掌握之中，引類於太極之上，而水火可立致者，陰陽同氣相動也。此
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。故至陰膠膠，至陽赫赫，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。
衆雄而無雌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？所謂不言之辯，不道之道也。故召遠者使無爲
焉，親近者使無事焉，惟夜行者爲能有之。故卻走馬以糞，而車軌不接於遠方
之外，是謂坐馳陸沈，晝冥宵明，以冬鑠膠，以夏造冰。

○知讀爲智；論者知也。說山訓：「以小明大，以近論遠。」高誘注曰：「論，知也。」知不能論，言智者不

能知也。

○湛通沉；酒沉，謂米麴麴之沉者，東風至則相感而沸動也，或謂湛溢二字當連讀，湛與淫

同，湛溢謂淫溢也。酒性溫故東風至而酒爲之加長，乃湛溢也。③老蠶上下絲於口，故曰𠵼絲。新絲

出，故絲脆。商於五音最細而急，故絕也。𠵼或作珥，蠶老時絲在身中，正黃，達見於外，如珥也。商，西方金

音也。蠶，午火也。火壯金困，應商而已，或有新故相感者也。（高誘注）𠵼音餌，仍吏切（儿）。④運

同暈，說文，暈，日月氣也。月暈繞月周匝，有似軍營相圍守，故古人以爲將有軍事相圍守，則月暈出也。

圍必有缺口，古人以爲此亦可於月暈豫覘得之。博物志謂「凡月暈隨灰畫之，隨所畫而闕」。淮南子

云：未詳其法。一卽指此也。⑤鯨魚，大魚，長數里。⑥山中氣出雲似草莽，水氣出雲似魚鱗。⑦旱

雲亢陽似煙火，涔，大潦水也，雲出於涔，似波水也。⑧夫燧，許慎注曰：「五石之銅精，圓以仰日，則得

火。」高誘謂：「夫燧，金也。取金杯無緣者，熟摩令熱，日中時以當日下，以艾承之，則燃得火也。」又藝

文類聚火部引淮南舊注曰：「日高三四丈，持以向日，燥艾承之，寸餘，有頃，焦吹之卽得火。」與高誘

注義同而文異。⑨方諸，高誘注云：「方諸，陰燧，大蛤也。熟摩令熱，月盛時以向月下，則水生，以銅盤

受之，下水數滴。」許慎注云：「方諸，五石之精，作圓器似杯，圻而向月，則得水。諸，珠也。方，石也。以銅盤

受之，下水數升。」周禮司烜鄭注，鑿鏡屬，取水者也，世謂之方諸。御覽五十八引注曰：「方諸形若杯，

無耳，以五石合治，以十二月夜半作之，以承水卽來。」人各一說，未知孰是。①言手雖覽得微物，不

能得其光；一說天道廣大，手雖能微其忽恍無形者，不能覽得日月之光也。②傳說殷高宗相，死託

精於辰尾星。③颺音聊，憐蕭切（ㄉㄨㄛˊ）高風貌。④「親近者使無事焉」之一使，「當作

一言」無爲，無事，猶今人言無用也。夜行，喻入道者如夜行幽冥之中，爲能有召遠親近之道也。此言

使不足以召遠，言不足以親近，惟誠足以動之耳。⑤「卻走馬以糞」見老子。言止馬不以走，但以

馬糞田也，蓋行至德之效也。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，言國君無道，戎馬生於郊也。⑥坐馳陸沉，晝冥

宵明，高誘注：「言坐行神化，疾於馳傳，沈浮冥明，與道合也。」然合上文觀之，則高註殊不可通。按「坐

馳陸沈」與「晝冥宵明」相對爲文，「晝冥宵明」猶言謂晝爲冥，謂宵爲明也，依此則「坐馳陸沉」

猶言坐而求馳，陸而求沉也，與下文「以冬鑠膠，以夏造冰」，意義適合，俱言求之非其道也。「卻走

馬以糞……」等六語，猶言行至德（卻走馬以糞）而天下不一（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）者，是

猶謂晝爲冥，謂宵爲明，坐而求馳，陸而求沉，以冬鑠膠，以夏造冰也。⑦鑠音爍，式約切（尸己）鎔

解也。

夫道者，無私就也，無私去也，能者有餘，拙者不足，順之者利，逆之者凶。譬如隋侯之珠，^①和氏之璧，^②得之者富，失之者貧。得失之度，深微竊^③，冥難以知論，不可以辯說也。何以知其然？今夫地黃主屬骨，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；以其屬骨，責其生肉，以其生肉，論其屬骨，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，而欲以生殊死之人，^④亦可謂失論矣。若夫以火能焦木也，因使銷金，則道行矣。若以慈石^⑤之能連鐵也，而求其引瓦，則難矣。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。夫燧之取火，「於日」慈石之引鐵，蟹之敗漆，^⑥葵之鄉日，雖有明智，弗能然^⑦也。故耳目之察，不足以分物理，心意之論，不足以定是非，故以智爲治者，難以持國，唯通於太和，而持自然之應者，爲能有之。故嶢山^⑧崩而薄落^⑨，之水涸，區冶生而淳鈞之劍成，^⑩紂爲無道，左強^⑪在側，太公並世，故武王之功立。由是觀之，利害之路，禍福之門，不可求而得也。夫道之與德，若韋之與革，遠之則邇，近之則遠，不得其道，若觀鯨魚^⑫。故聖人若鏡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，故萬化而無傷，其得之，乃失之，其失之，未始非「乃」

得之也。

○隋侯漢東之國，姬姓諸侯也。隋侯見大蛇傷斷，以藥傅之，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，因曰隋侯之珠。

○楚人卞和得美玉璞於荆山之下，以獻武王；武王以示玉人，玉人以爲石，王怒，刖卞和左足。後文王卽位，和復來獻玉，又以爲石也，刖其右足。和乃抱璞不釋而泣血。後成王卽位，和又獻之。成王曰：「先君輕卞而重剖石。」遂剖視之，果得美玉，以爲璧，蓋純白夜光，因曰和氏之璧。

○竊音香，伊鳥切（一么）深遠也。

○王孫綽，周人，一曰衛人也。王孫綽蓋以爲治偏枯之藥，旣一劑可愈偏枯，則倍其劑當可以生已死之人也。

○慈石卽磁石。

○以蟹置漆中，則敗壞不燥，不任用也。

○然猶明也。言雖有明智之士，不能明其理也。

○曉山在雍州。

○薄落水在馮翊；一曰涇水也。

○區同歐，區冶，越人，善鑄劍。淳鈎爲古名劍。

○左強紂之諛臣，教紂無道，勸以貪淫也。

○儵魚，小魚也。在河中可觀見而不可得。道亦如之。儵音由。

今夫調弦者，叩宮宮應，彈角角動，此同聲相和者也。○夫有改調一弦，其於五音無所比，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，此未始異於聲，而音之君已形也。○故通於

太和者，惛若純醉，而甘臥以游其中，而不知其所由至也。③純溫以淪，鈍悶以終④，若未始出其宗，是謂大通。

①叩大宮則少宮應，彈大角則少角應，故曰同聲相和。②一弦，宮音也，音之君也，故二十五弦皆和也。③太和謂等死生之和。④純一也，溫和也，淪沒也。鈍悶，無情也。純溫以淪，喻潛伏也。鈍悶以終，

言無情而終始於道。

今夫赤螭青虬①之游冀州也，天清地定，毒獸不作，飛鳥不駭，入榛薄，食薦梅②，嚼③味含甘，步不出頃畝之區，而蛇鱣④輕之，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；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，陰陽交爭，降扶風⑤，雜凍雨，扶搖而登之，威動天地，聲震海內，蛇鱣著泥百仞之中，熊羆匍匐邱山「磬」之巖，虎豹襲穴而不敢咆，援狄⑥顛蹶而失木枝，又況直蛇鱣之類乎？鳳皇之翔至德也，雷霆不作，風雨不興，川谷不澹⑦，草木不搖，而燕雀倏⑧之，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；還至其曾逝⑨萬仞之上，翱翔四海之外，過昆侖之疏圃⑩，飲砥柱⑪之湍瀨，還回蒙汜之

渚，^①尚佯冀州之際，徑躡都廣，^②入日抑節，^③濯羽「翼」弱水，^④暮宿風穴，^⑤當此之時，鴻鵠鶴鶴，莫不憚驚伏竄，注喙江裔，^⑥又況直燕雀之類乎？此明於小動之迹，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。

① 皆龍屬。

② 薦梅，草莓也，狀如桑椹，其色赤，生江濱。

③ 嚼音匣，子答切（ㄐㄩ，）齧也。

④ 鱗同。

蟬。

⑤ 扶風疾風也。

⑥ 援音袁，於元切（ㄩㄢ，）猿本字。狄音抽，逸救切（一又，）猿屬，長尾而叩

鼻。

① 澹溢也。

② 佼讀爲姣，廣雅曰：姣，侮也。言燕雀輕侮鳳凰也。

③ 還當爲還字之誤。還同逮。會

高也。逝飛也。

④ 疏圃在昆侖之山。

⑤ 砥柱河之隘也。

⑥ 遄回猶徜徉也。蒙汜日所出之地也。渚

小洲也。

⑦ 躡至也都廣東南之山名，衆帝所自上下也。

⑧ 言鳳凰過都廣之野，送日入所抑節之

地，言其翔之廣也。

⑨ 弱水海內十洲記言有弱水三千里環繞昆侖。

⑩ 風穴，風所從出者也。博物

志云：風山之首，方高三百里，風穴如電突，深三十里。十洲記曰：玄洲在北海上，有風聲，響如雷，上對天

之西北門也。

⑪ 鷦鷯，藝文類聚九十，御覽九百十五引，並作蒼鶴。按鷦音倉，千剛切（ㄎㄨㄤ，）鷦鷯，

水鳥名，大如鶴，青蒼色，亦有灰色者，長頸高脚，兩頰紅，鷦同鶴。

⑫ 注喙，喙注地不敢動也。江裔，江邊

也。御覽引作江介。

昔者王良造父^①之御也，上車攝轡，馬爲整齊而斂諧，投足調均，勞逸若一，心怡氣和，體便輕畢，^②安勞樂進，馳騫若滅，^③左右若鞭，周旋若環，^④世皆以爲巧，然未見其貴者也。若夫「鉗且」^⑤之御，除轡銜，去鞭棄策，車莫動而自舉，馬莫使而自走也，日行月動，星耀而玄運，^⑥電奔而鬼騰，進退屈伸，不見朕垠，^⑦故不招指，不咄叱，過歸鴈於碣石，^⑧軼鶻雞於姑餘，^⑨騁若飛，騫若絕，縱矢躡風，^⑩追焱歸忽，^⑪朝發博桑，^⑫入日「入」落棠，^⑬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，非慮思之察，手爪之巧也，嗜欲形於胸中，^⑭而精神「踰」喻於六馬，此以弗御御之者也。

①王良晉大夫，郵無恤子，良也。爲趙簡子御。造父嬴姓，伯翳之後，飛廉之子，爲周穆王御。②畢，疾也。

③滅沒也，言疾也。④言馬如人志也。⑤二人皆古得道之人。⑥耀，弋笑切（一玄）照也，光也。

⑦玄，天也，運行也。⑧朕，兆朕也，垠，形狀也。⑨碣石，山名。山海經言碣石，蓋以爲海濱神山也。⑩軼，

自後過前曰軼。鶻（音運）雞，鳳凰之別名。姑餘山名，在吳。①縱履也。縱矢言其疾足以及箭也。躡

踏也。②森疾風也。爾雅扶搖謂之森，亦作颯。忽亦疾風也，亦作颯。③搏桑神木，日所出也，亦作扶

桑。搏音扶，馮無切（ㄉㄨㄥˊ）。朝發搏桑，謂與日俱出。④入日謂及日於將入也。落棠山名，日所入也。

入日落棠，謂與日俱入。⑤言藏嗜欲之形於胸臆之中。（高誘注）

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、太山稽輔之，以治日月之行，律「治」陰陽之氣，節四時之度，正律曆之數；別男女，異雌雄，明上下，等貴賤，使強不掩弱，衆不暴寡，人民保命而不夭，歲時孰而不凶，百官正而無私，上下調而無尤，法令明而不闇，輔佐公而不阿，田者不侵畔，漁者不爭隈，①道不拾遺，市不豫賈，城郭不關，邑無盜賊，鄙旅之人相讓以財，狗彘吐菽粟於路，而無忿爭之心。於是日月「精明」，星辰不失其行，風雨時節，五穀登孰，虎狼不妄噬，鷲鳥不妄搏，鳳皇翔於庭，麒麟游於郊，青龍進駕，飛黃伏皂，②諸北，儋耳之國，莫不獻其貢職。然猶未及虞戲氏之道也。往古之時，四極廢，九州裂，天不兼覆，地不周載，火熾「炎」④而不滅，水浩

「洋」漾而不息，猛獸食顓民，鷲鳥攫老弱，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，斷鼇足以立四極，殺黑龍以濟冀州，積蘆灰以止淫水，蒼天補四極，正淫水，涸冀州，狡蟲死，顓民生，背方州，抱圓天，和春陽夏，殺秋約冬，枕方寢繩，陰陽之所壅，沈滯不通者，竅理之，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，絕止之，當此之時，臥倨，興「眇眇」盱盱，一自以爲馬，一自以爲牛，其行蹟蹟，其視瞑瞑，佗然皆得其和，莫知所由生，浮游不知所求，魍魎不知所往，當此之時，禽獸「蝮」蛇無不匿其爪牙，藏其螫毒，無有攫噬之心，考其功烈，上際九天，下契黃墟，名聲被後世，光暉「重」熏萬物，乘雷車，服「駕」應龍，驂青虬，援絕「瑞」應，席蘿圖，絡黃雲，「絡」前白螭，後奔蛇，浮游消搖，道鬼神，登九天，朝帝於靈門，宓穆休於太祖之下，然而不彰其功，不揚其聲，隱真人之道，以從天地之固然，何則？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。逮至夏桀之時，主闇晦而不明，道瀾漫而不脩，棄捐五帝之恩刑，推蹶三王之法籍，是以至德滅而不揚，帝道揜而不興。

舉事戾蒼天，發號逆四時，春秋縮其和，[㊟]天地除其德；仁君處位而不安，大夫隱道而不言，羣臣準上意而「懷當」壞常，[㊟]疏骨肉而自容，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，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，驕主而像，[㊟]其意亂人以成其事，是故君臣乖而不親，骨肉疏而不附，植社槁而「塲」墜裂，[㊟]容臺振而掩覆，[㊟]犬羣嗥而入淵，[㊟]豕銜蓐而席澳，[㊟]美人挈首墨面而不容，[㊟]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，[㊟]喪不盡其哀，獵不聽其樂，西「老」姥折勝，[㊟]黃神嘯吟，[㊟]飛鳥鍛翼，走獸廢脚，山無峻榦，澤無注水，[㊟]狐狸首穴，馬牛放矢，田無立禾，路無蘋莎，「蘋」[㊟]金積折廉，璧襲無「理」[㊟]贏，[㊟]磬龜[㊟]無腹，著策日施。晚出之時，七國異族，[㊟]諸侯制法，各殊習俗，縱橫間之，舉兵而相角；攻城濫殺，覆高危安，掘墳墓，揚人骸，大衝車，高重「京」壘，除戰道，便死路，犯嚴敵，殘不義，百往一反，名聲苟盛也，是故質壯輕足者爲甲卒，千里之外，家老羸弱，悽愴於內，廝徒馬圉，駙車奉饗，[㊟]道路遼遠，霜雪亟集，短褐不完，人羸車弊，泥塗至膝，相攜於道，奮首於路，身枕格[㊟]而死，所謂兼國有地者，伏尸數

十萬，破車以千百數，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，扶舉於路，故世至於枕人頭，食人肉，菹人肝，飲人血，甘之「于」如芻豢。故自三代以後者，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，保其脩命「天」而不夭於人虐也。所以然者何也？諸侯力征，天下不合而爲一家。

①力[△]牧[△]太[△]山[△]稽[△]黃[△]帝[△]師。

②隈[△]曲[△]深[△]號[△]，魚所聚也。

③飛[△]黃[△]乘[△]黃[△]也，出西方，狀如狐，背上有角，壽三千

歲，此乃神馬也。山海經、海外西經言白民國有乘黃，其狀如狐，背上有角，皐[△]歷也。

④檻[△]音濫，盧[△]瞰切

（乃[△]弓[△]）火貌。焱，火華也。方[△]驗切（一[△]弓[△]）檻[△]焱[△]火[△]延也。

⑤漦[△]弋[△]沼切（一[△]么[△]）水無涯際貌也。

⑥顯[△]善也。藝[△]文[△]類[△]聚[△]十一引此及下文「狡蟲死，顯民生」，顯並作精，又引注云：精，善也。

⑦女[△]媧[△]氏

舊說繼伏羲氏而有天下，蛇身人首，實乃神話中神也。

⑧上文言「四極廢」，此言「以立四極」

同指一事。四極者，地之四角。蓋古以爲天圓地方，而天地相接合處乃在地之四角，有柱以支天。四極

既廢，天乃傾側而不兼覆，女媧斷鰲足以爲柱，四極復立，天乃復兼覆也。

⑨黑[△]龍[△]水[△]精也。

⑩平[△]地

出水謂之淫水。

⑪寢[△]繩[△]言直身而臥也。

⑫倨[△]倨[△]無思慮也。

⑬盱[△]盱[△]所無知貌。

⑭蹟[△]讀若填。蹟

躡，行無所往貌。⑤侗音通（去×乙）侗然，無知識也。⑥北堂書鈔十五引作浮游不知所來，罔

兩不知所往。來往對文，於義爲長。罔兩有惘然之意。⑦黃墟黃泉有墟山也。⑧熏猶薰炙也，謂光

輝薰炙萬物。⑨應龍應德之龍，一說有翼之龍。按山海經：大荒東經：應龍處南極，郭注：應龍，龍有翼

者也。服駕龍而在轅中也。⑩青虬，青龍也。說文：龍子有角曰虬，高誘以爲無角曰虬，未知孰是。驂謂

在轅旁也。⑪言殊絕之瑞應，援而致之也。⑫言羅列圖籍，以爲席蓐也。一說，蘿圖，車上席也。未知

所本。⑬絡，讀道路之路，謂車之垂絡也。黃雲之氣絡其車。⑭白螭導在於前，奔蛇騰蛇也，從在於

後。此皆瑞應也。⑮宓甯也。穆和也。休息也。太祖道之大宗也。（高誘注）⑯真人謂真德之人。

⑰固然自然也。⑱智故巧詐也。⑲蓋藏也。言春秋不復溫和也。⑳壞常謂敗壞其典常也。

㉑像猶隨也。㉒言不禪於神，故祀墟裂也。墟（同罅）裂也。坼也。㉓容臺行禮容之臺，言不能行

禮，故天文振動而敗也。㉔言將滅壞，犬失其主，故嗥而入淵也。一說，言犬禍也。㉕豕銜蓐自藏，言

豕禍也。㉖挈首亂頭也。草與髮并編爲挈首，言不修容飾也。挈音如，人余切（口×）。㉗曼聲善歌

也。見世亂衰將滅，故吞炭自敗音聲，閉氣不復動也。㉘西姥謂西王母也。折勝言折其頭上所載勝。

勝音升，頭飾也。

⑤黃神，黃帝之神也；傷道之衰，故嘯吟而長歎也。

⑥峻，榦美材也。注水止水也。注

音娃（XY）。

⑦蕪，讀猿猴蹠蹂之蹠，狀如葭莎草名也。

⑧金積，即金樸也。銅未鑄鑠曰積石，是

積為礦樸之名。折廉言折其鋒廉也。贏同螺，回波圓文也。襲，煩數也。璧形圓，上有贏文，用之煩數，則贏

文磨滅也。

⑨磬空也。言數鑽以下，故龜空盡無腹也。

⑩七國，齊、楚、燕、趙、韓、魏、秦也。齊姓田，楚姓芊，

燕姓姚，趙姓趙，韓姓韓，魏姓魏，秦姓嬴，故異姓也。

⑪軻，推也。音冗，乳勇切（□X△）。饑，資糧也。式

亮切（□尤），與餉同。

⑫格，胡格切（方X），與輅同，謂輓車之橫木也。枕格而死，謂困極而仆，身

枕輓車之橫木也。

逮至當今之時，天子在上位，持以道德，輔以仁義，近者獻其智，遠者懷其德，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，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，天下混而為一，子孫相代，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。夫聖人者不能生時，時至而弗失也。輔佐有能，黜讒佞之端，息巧辯之說，除刻削之法，去煩苛之事，屏流言之迹，塞朋黨之門，消知能，脩太常，○墮肢體，絀聰明，○大通混冥，解意釋神，漠然若無魂魄，使萬物各復歸其根，則是

所脩伏犧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。夫「鉗且」欽負，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，伏戲、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，何則？至虛無純一而不嚶喋。苛事也。周書曰：「掩雉不得，更順其風。」今若夫申、韓、商鞅之爲治也，捋拔其根，蕪棄其本，而不窮究其所由生，何以此也！鑿五刑，爲刻削，乃背道德之本，而爭於錐刀之末，斬艾百姓，殫盡太半，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，是猶抱薪而救火，鑿竇而「出」止水。夫井植生「梓」，而不容甕，溝植生條，而不容舟。不過三月必死。所以然者何也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。河九折注於海，而流不絕者，有昆侖之輸也；潦水不泄，瀆濇極望，旬月不雨，則涸而枯澤，受澗而無源。「者」也。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，姮娥竊以奔月，悵然有喪，無以續之。何則？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。是故乞火不若取燧，寄汲不若鑿井。

①脩太常，文子上禮篇作「循太常」。

②言去其小聰明并大利欲者也。

③嚶喋，猶深算也。言不

采取苛煩之事。嚶音雜，從納切。喋音牒，徒協切（勿一廿）。

④申指申不害，韓指韓非，皆法家也。

⑤掇[△]音勃，拔也。

⑥以草木喻也。

⑦榘[△]古斲字，又作枿，槁木之餘也，又爲伐木更生之名。井植生榘

者，謂井杙復活而萌苗也。

⑧謂椽棧於溝邊，因生爲條木也。

⑨言有昆侖之源也。

⑩瀆[△]音枉，烏

晃切（×尤）溼音養（一尤）古漾字。瀆[△]溼水深廣貌。

⑪涸[△]而枯澤者，涸如枯澤也。而如古通用。

⑫溼[△]音弋，逸職切（一）溼漏之流曰溼。

⑬姮娥[△]羿妻。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，未及服之，姮娥盜

食之，得仙，奔入月中爲月精。

⑭言羿悵然失志，若有所喪亡，不能復得不死藥以續之。

精神篇

古未有天地之時，惟像^①無形，窈窈冥冥，芒芟漠閱，澗濛鴻洞^②，莫知其門；
有二神混生^③，經天營地，孔乎^④莫知其所終極，滔乎^⑤莫知其所止息；於是乃
別爲陰陽，離爲八極^⑥，剛柔相成，萬物乃形，頰^⑦氣爲蟲，精氣爲人。是故精神，天
之有也，而骨骸者，地之有也；精神入其門，而骨骸反其根，我尙何存^⑧？是故聖人
法天順情，不拘於俗，不誘於人，以天爲父，以地爲母，陰陽爲綱，四時爲紀。天靜以
清，地定以寧；萬物失之者死，法之者生。夫靜漠者，神明之定也；虛無者，道之所居
也。是故或求之於外者，失之於內；有守之於內者，失之於外。譬猶本與末也，從本
引之，千枝萬葉，莫不隨也。

① 惟像或說當作惘像。惘像猶罔象也。罔象乃疊韻字，與下文「澗濛鴻洞」一律，皆無形之象。

② 芒讀若王莽之莽。芟讀若拔滅之拔。澗讀若項羽之項。鴻讀若子貢之貢。洞讀若同游之同。皆無形

之象也。③二神指陰陽也。混生俱生也。④孔乎深貌。⑤滔乎大貌。⑥離散也。八極八方也。

⑦煩亂也。⑧言人死之後，精神返於天，骨骸歸於地，則所謂「我」尙何所存乎？

夫精神者，所受於天也，而形體者，所稟於地也，故曰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；萬物背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爲和。故曰：一月而膏，二月而腠，三月而胎，四月而肌，五月而筋，六月而骨，七月而成，八月而動，九月而躁，十月而生。形體以成，五藏乃形，是故肺主目，腎主鼻，膽主口，肝主耳，外爲表而內爲裏，開閉張歛，各有經紀，故頭之圓也象天，足之方也象地。天有四時，五行，九解，三百六十一日，人亦有四支，五藏，九竅，三百六十一節。天有風雨寒暑，人亦有取與喜怒，故膽爲雲，肺爲氣，「肝」脾爲風，腎爲雨，「脾」肝爲雷，以與天地相參也，而心爲之主。是故耳目者日月也，血氣者風雨也。日中有踳焉，而月中有蟾蜍。日月失其行，薄蝕無光，風雨非其時，毀折生災，五星失其行，州國受殃。夫天地之道，至紘以大，尙猶節其章光，愛其神明，人之耳目，曷能久「熏」勤勞而不息乎？精神何能久馳聘。

而不既乎？是故血氣者，人之華也，而五藏者，人之精也。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，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；胸腹充而嗜欲省，則耳目清聽視達矣；耳目清聽視達，謂之明。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，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；教志勝而行「之」不僻，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；精神盛而氣不散，則理則均，均則通，通則神，神則以視無不見，以聽無不聞也，以爲無不成也。是故憂患不能入也，而邪氣不能襲。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，或「守」得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；故所求多者所得少，所見大者所知小。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，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；耳目淫於聲色之樂，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；五藏搖動而不定，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；血氣滔蕩而不休，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；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，則禍福之至，雖如邱山，無由識之矣。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，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，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，精神內守，形骸而不外越，則望於往世之前，而視於來事之後，猶未足爲也，豈直禍福之間哉！故曰：「其出彌遠者，其知彌少。」以言夫

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。是故五色亂目，使目不明；五聲譁耳，使耳不聰；五味亂口，使口厲爽；「傷」^④趣舍滑心，使行飛揚^⑤。此四者，天下之所以養性也，然皆人累也。故曰：嗜欲者，使人之氣越，而好憎者，使入之心勞，弗疾去則志氣日耗^⑥。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，而中道夭於刑戮者，何也？以其生生之厚。夫惟能無以生為者，則所以得修「得」^⑦注也。

① 一謂道也。二謂神明也。三謂和氣也。或謂一者元氣也。生二者，乾坤也。② 肤音迭，徒結切（勿一

廿）腫也。③ 八方中央謂之九解。④ 陵，三足鳥也，陵讀若峻，巍之峻。蟾，音詹，之廉切。蟾，音除（尸X）。

⑤ 五星謂熒惑，太白，歲星，辰星，鎮星也。⑥ 厲，爽病傷滋味也。⑦ 滑

亂也。飛揚，不從軌度也。⑧ 耗，猶亂也。音媚，莫報切（一玄）。⑨ 修，生長也。

夫天地運而相通，萬物總而為一。① 能知一。② 則無一。③ 之不知也，不能知

一。④ 則無一。⑤ 之能知也。譬吾處於天下也，亦為一物矣，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，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？然則我亦物也，物亦物也，物之與物也，又何以

相物也。雖然，其生我也，將以何益？其殺我也，將以何損？夫造化者，既以我爲坯矣，將無所違之矣。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，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？或者生乃徭役也，而死乃休息也。天下茫茫，孰知之哉？其生我也不，不彊求已；其殺我也不，不彊求止；欲生而不事憎死，而不辭賤之，而弗憎；貴之而弗喜；隨其天資，而安之不極。⑤吾生也有七尺之形，吾死也有一棺之土；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，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。然則吾生也，物不以益衆；吾死也，土不以加厚；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閒者乎？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，譬猶陶人之埏埴也，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，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；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，與其爲盆盎亦無以異矣。夫臨江之鄉，居人汲水以浸其園，江水弗憎也；苦洿⑥之家，決洿而注之江，洿水弗樂也。是故其在江也，無以異其浸園也；其在洿也，亦無以異其在江也。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，當世而樂其業。夫悲樂者，德之邪也，而喜怒者，道之過也。好憎者，心之「暴」累也；故曰：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

物化靜則與陰「俱閉」合德，動則與陽「俱開」同波，精神澹然無極，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。故心者形之主也，而神者心之寶也，形勞而不休則蹶，精用而不已則竭，是故聖人貴而尊之，不敢越也。夫有夏后氏之璜者，匣匱而藏之，寶之至也；夫精神之可寶也，非直夏后氏之璜也。

①一道也。 ②仍指道而言。 ③此一指物。 ④仍指道。 ⑤仍指物。 ⑥言既以我為人，無所離之。

喻不求亦不避也。坯（父一）未燒之瓦。 ⑦資時也。一曰性也。極急也。 ⑧洿濁水不流也。音烏。

(X) ⑨半璧曰璜，珍玉也。

是故聖人以無應有，必究其理，以虛受實，必窮其節，恬愉虛靜，以終其命。是故無所甚疏，而無所甚親，抱德煬和，以順于天，與道為際，與德為鄰，不為福始，不為禍先，魂魄處其宅，而精神守其根，死生無變於己，故曰至神。所謂真人者，性合于道也，故有而若無，實而若虛，處其一，不知其二，治其內，不識其外，⑩明白太素，無為復樸，體本抱神，以游于天地之樊，芒然仿佯于塵垢之外，而消搖于無事之

此美也老子道德經的至道其合

可提出他
人指本行
深可

業浩浩蕩蕩乎，機械之巧，弗載於心。是故死生亦大矣，而不爲變；雖天地覆育，亦不與之扞抱矣。①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，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。若然者，正肝膽，遺耳目，心志專于內，通達耦于一。②居不知所爲，行不知所之，渾然而往，遂然而來。③形若槁木，心若死灰，忘其五藏，損其形骸，不學而知，不視而見，不爲而成，不治而辯，感而應，迫而動，不得已而往，如光之燿，如景之「放」歟。④以道爲紉，有待而然。⑤抱其太清之本，而無所容與，而物無能營，廓恂而虛，清靖而無思慮，大澤焚而不能熱，河漢涸而不能寒也，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，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。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礫石「礫」也，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，視毛嬙西施猶「顛醜」切之工俱魄也。⑥以「死」千生爲一化，以萬物爲一方，同精於太清之本，而游於忽區。⑦之旁，有精而不使，有神而不行，契大渾之樸，而立至清之中。是故其寢不夢，其智不萌。⑧其魄不抑，其魂不騰，反覆終始，不知其端緒，甘暝于太宵⑨之宅，而覺視于昭昭之宇，休息于無委曲之隅，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，居而無容，處而無所，其

動無形，其靜無體，存而若亡，生而若死，出入無閒，役使鬼神，淪於不測，入於無閒，以不同形相嬗也。終始若環，莫得其倫。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。是「故」真人之所游也。若吹呶呼吸，吐故內新，熊經^①鳥伸，鳧浴，蟻躩，鷗視，虎顧，是養形之人也。不以滑心^②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^③，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，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。④且人有戒形而無損「於」心^⑤，有綴宅而無耗精^⑥，夫癩者趨不變^⑦，狂者形不虧^⑧，神將有所遠徙，孰暇知其所爲。故形有摩滅^⑨而神未嘗化者，以不化應化，千變萬珍，而未始有極。化者復歸於無形也，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。夫木之死也，青青去之也，夫使木生者豈木也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。故生^⑩者未嘗死也，其所生則死矣；化物者未嘗化也，其所化則化矣。輕天下則神無累矣，細萬物則心不惑矣，齋死生則志不懾矣，同變化則明不眩矣。

①治其內守精神也。不識其外，不好憎也。②珍抱猶持著也。言不以天地養育萬物，故強與持著。珍

音軫，止忍切（出勺）。

③一道也。

④渾轉行貌，遂謂無所爲，忽然往來也。

⑤敷光景流也。讀若

論（二二）
④ 紉法也。音句，詳倫切（ㄊㄩㄣˊ）以道待萬物，故曰有待而然。
⑤ 俱音欺，（く）

魄，祈雨之士人也。言視毛嬙西施如土偶也。
⑥ 忽悅無形之區。
⑦ 言無思念也。
⑧ 太宵長夜之

中也。
⑨ 經動搖也。
⑩ 滑亂也。言熊經鳥伸云云，傲禽獸屈伸動作，皆道家鍊氣運動法，僅能養形，

非真人之道也。
⑪ 充實也。一說充當作元，元本也，謂不失其本也。
⑫ 言若是則合於道，而生四時

之化於其心也。
⑬ 戒備也。或作革，革，改也。心喻神。
⑭ 綴宅身也。精神居其宅則生，離其宅則死；言

人雖死，精神終不耗滅也。
⑮ 病癩者形殘而神全，故趨不變。
⑯ 狂者形體具全，故曰不虧。
⑰ 摩

滅死也。
⑱ 生生者喻道。下句化物者亦喻道。

衆人以爲虛言，吾將舉類而實之。

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，以其窮耳目之欲，而適躬體之便也。今高臺層榭，人
之所麗也，而堯「樸」樣桷不斲，素題不栝；
① 珍怪奇「異」味，人之所美也，而堯糲
粢之飯，藜藿之羹；文繡狐白，人之所好也，而堯布衣揜形，鹿裘御寒。養性之具不
加厚，而增之以任重之憂，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。若解重負然，非直辭讓，誠無以

爲也，此輕天下之具也。

○樣木名，櫟木之類。枿，讀若鷄。不枿，言不施榑樞（柱上方木）也。

禹南省方，濟于江，黃龍負舟，舟中之人五色無主。禹乃熙笑而稱曰：「我受命于天，竭力而勞萬民，生寄也，死歸也，何足以滑和？」視龍猶蠖蜒，○顏色不變；龍乃弭耳掉尾而逃。禹之視物亦細矣！

○蠖，△△，蜥蜴也。音錫亦。

鄭之神巫相壺子林，見其徵，○告列子，列子行泣報壺子，壺子持以天壤。○名實不入，機發於踵。○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！○

○見其徵，言見其死徵也。○言精神天之有也，形骸地之有也。死自歸其本，故曰持天壤也。○機

喻疾也。謂命危殆不旋踵而至，猶不恐懼。○壺子林事詳列子黃帝篇。

子「求」來行年五十有四，而病傴僂，脊管高于頂，膈「下」肝，○迫頤，兩脾在上，燭營○指天，匍匐自闕於井，曰：「偉哉！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○耶！」此其

視變化亦同矣！

○膈[△]肝[△]胸也。膈音於例切（一）肝音許於切。

○燭營[△]讀曰括撮；莊子人間世：「支離疏者，頤隱於

臍，肩高於頂，會撮指天；」司馬云：「會撮，髻也。古者髻在項中，脊曲頭低，故髻指天。」（按會字乃蒼

之省，蒼亦作括）是燭營亦髻也。

○拘[△]拘好貌。

故觀堯之道，乃知天下之輕也；觀禹之志，乃知天下之細矣；原壺子之論，乃知死生之齊也；見子「求」來之行，乃知變化之同也。夫至人倚不拔之柱，行不關之塗，稟不竭之府，學不死之師，無往而不遂，無至而不通，生不足以挂志，死不足以幽神，屈伸俛仰，抱命而婉轉，禍福利害，千變萬紜，孰足以患心？若此人者，抱素守精，蟬蛻蛇解，游於太清，輕舉獨「住」往，忽然入冥，鳳凰不能與之儷，而況斥鷃乎？勢位爵祿，何足以槩志也！晏子與崔杼盟，臨死地而不易其義。殖華○將戰而死，莒君厚賂而止之，不改其行。故晏子可迫以仁，而不可却以兵；殖華可止以義，而不可縣以利；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，義爲而不可以死亡恐也。彼則直

爲義耳，而尙猶不拍於物，又況無爲者矣！堯不以有天下爲貴，故授舜；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，故讓位；子罕不以玉爲富，故不受寶；務光不以生害義，故自投於淵。由此觀之，至貴不待爵，至富不待財，天下至大矣，而以與佗人；身至親矣，而棄之淵；外此其餘無足利矣。此之謂無累之人。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！上觀至人之論，深原道德之意，以下考世俗之行，乃足羞也。

○殖杞梁也。華華周也。皆齊士。○札，吳王壽夢之少子，讓位於姪，不受兄國。○子罕，宋臣。宋人或

得玉，以獻子罕。子罕不受。獻玉者曰：「以示玉人，玉人以爲寶，故敢獻之。」子罕曰：「我以不貪爲寶，子以玉爲寶，若與我玉，是皆喪寶也。不如人有其寶。」
④堯是也。
⑤務光是也。

故通許由之意，金膝豹韜廢矣；延陵季子不受吳國，而訟閒田者慙矣；子罕不利寶玉，而爭券契者媿矣；務光不污於世，而貪利偷生者悶矣。故不觀大義者，不知生之不足貪也；不聞大言者，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。今夫窮鄙之社也，叩盆拊瓠，相和而歌，自以爲樂矣；嘗試爲之擊建鼓，撞巨鐘，乃「性」始仍仍然知其

盆瓠之足羞也。藏詩書，修文學，而不知至論之旨，則拊盆叩瓠之徒也。夫無以天下爲者，學之建鼓矣。尊勢厚利，人之所貪也；使之左據天下圖，而右手刎其喉，愚夫不爲。由此觀之，生「尊」貴于天下也。聖人食足以接氣，衣足以蓋形，適情不求餘；無天下不虧其性，有天下不羨其和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。今贛人敖倉，予人河水，飢而餐之，渴而飲之，其入腹者，不過簞食瓢漿，則身飽而敖倉不爲之減也。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；有之不加飽，無之不爲之飢，與守其籩箴，有其井一實也。

○瓠音零，瓶之有耳者。

○贛，賜也。敖，地名，古者其地有儲贛之穀。

○籩，箴受穀器。籩音垂（イ）

○乃。箴音盾（六）

人大怒破陰，大喜墜陽，大憂內崩，大怖生狂。除穢去累，莫若未始出其宗，乃爲大通。清目而不以視，靜耳而不以聽，鉗口而不以言，委心而不以慮，棄聰明而反太素，休精神而棄知，故覺而若「昧」昧，「以」生而若死，終則反本未生之時，而

與化爲一體。死之與生，一體也。今夫繇○者，揭鏹，負籠土，鹽汗交流，喘息薄喉；當此之時，得菽○越下，則脫然而喜矣。巖穴之間，非直越下之休也。病「疵」痾瘕者，捧心抑腹，膝上叩頭，蹠踖而諦，○通夕不寐；當此之時，噲○然得臥，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。夫修夜之寧，非直一噲之樂也。故知宇宙之大，則不可劫以死生，知養生之和，則不可縣以天下，知未生之樂，則不可畏以死，知許由之貴於舜，則不貪物。牆之立，不若其偃也；又況不爲牆乎？冰之凝，不若其釋也；又況不爲冰乎？自無蹠有，自有蹠無，終始無端，莫知其所萌；非通於外內，孰能無好憎？無外之外，至大也；無內之內，至貴也；能知大貴，何往而不遂？衰世湊學，不知原心反本，○直雕琢其性，矯拂其情，以與世交；故目雖欲之，禁之以度，心雖樂之，節之以禮，趨翔周旋，詘節卑拜，肉凝而不食，酒澄而不飲；外束其形，內「總」愁○其德，鉗陰陽之和，而迫性命之情，故終身爲悲人。達至道者，則不然？理情性，治心術，養以和，持以適，樂道而忘賤，安德而忘貧；性有不欲，無欲而不得，心有不樂，無樂而不爲，無益於

情者，不以累德，「而」不便於性者，不以滑和，故縱體肆意，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。

○[△]繇[△]役也。○[△]蓀[△]蔭也。音休，許尤切（「丁」一又。）兩樹交會，其陰曰越。○[△]譁[△]卽啼也。○[△]噲[△]卽快也。

⑤[△]湊[△]趨也。趨其末，不修稽古之典，苟繳名號耳，故曰不知原心反本也。○[△]愁與揪同，束也。音啾，卽由切（「下」一又。）

今夫儒者，不本其所以欲，而禁其所欲，不原其所以樂，而閉其所樂，是猶決江河之源，而障之以手也。夫牧民者，猶畜禽獸也，不塞其囿垣，使有野心，系絆其足，以禁其動，而欲修生壽終，豈可得乎？夫顏回、季路、子夏、冉伯牛、孔子之通學也，然顏淵夭死，季路蒞於衛，子夏失明，冉伯牛爲厲。○此皆迫性拂情，而不得其和也。故子夏見曾子，一懼。○一肥。曾子問其故，曰：「出見富貴之樂，而欲之，入見先王之道，又說之，兩者心戰，故懼。」先王之道勝，故肥。」推其志，非能不貪富貴之位，不便侈靡之樂，直「宜」迫性閉欲，以義自防也。雖情心鬱殫，形性屈竭，猶不得已，自強也，故莫能終其天年。若夫至人，量腹而食，度形而衣，容身而游，適情而行，餘

天下而不貪，委萬物而不利，處大廓之宇，游無極之野，登太皇，馮太一，玩天地於掌握之中；夫豈爲貧富肥臞哉！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也，欲而能止之；非能使人勿樂也，樂而能禁之。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，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？越人得髡蛇以爲上肴，中國得而棄之無用。故知其無所用，貪者能辭之，不知其無所用，廉者不能讓也。

○厲癩也。○擢音渠，與臞同，瘠也。

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，捐棄其社稷，身死於人手，爲天下笑，未嘗非爲非欲也。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，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禽其身，獻公艷驪姬之美而亂四世，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，○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；○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，以己爲度，不隨物而動，豈有此大患哉？故射者非矢不中也，學射者不治矢也。○御者非轡不行，學御者不爲轡也。知冬日之箠，夏日之裘，無用於己，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。故以湯止沸，沸乃不止；誠知其本，則去火

而已矣。

○仇由，近晉之狄國，晉智襄子欲伐之，先賂以大鐘。仇由之君貢，開道來受鐘，爲和親。智伯因是以兵滅取其國也。

○齊桓公好味，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，遂見信用，專任國政，亂嫡庶。桓公卒，五公子爭

立，六十日而殯，蟲流出戶，五月不葬。

○胡，西戎之君也。秦穆公欲伐之，先遣女樂以淫其心，其臣由

余諫不聽，去之。穆公乃伐戎，取上地。上地，美地也。

○不治^{△△}矢言不爲而得用之。然則爲者不得用之。

齊俗篇

率性而行謂之道，得其天性謂之德。性失然後貴仁，道失然後貴義。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，禮樂飾則純樸散矣。是非形則百姓眩矣，珠玉尊則天下爭矣。凡此四者，衰世之造也，末世之用也。夫禮者所以別尊卑，異貴賤；義者所以合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妻、朋友之際也。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忮，^①爲義者布施而德，君臣以相非，骨肉以生怨，則失禮義之本也。故構而多責，^②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，土積則生自「穴」突，^③之獸，禮義飾則生僞匿，^④之「本」士。夫吹灰而欲無昧，涉水而欲無濡，不可得也。古者民童蒙，不知東西；貌不羨乎情，而言不溢乎行；其衣「致」，「煖」^⑤而無文，其兵「戈」，「銖」^⑥而無刃，其歌樂而無轉，其悲哀而無聲；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無所施其美，亦不求得；親戚不相毀譽，朋友不相怨德，及至禮義之生，貨財之貴，而詐僞萌興，非譽相紛，怨德並行，於是乃有曾參、孝己^⑦之美。

而生盜跖，莊蹻^⑧之邪。故有大路龍旂^⑨，羽蓋垂綏^⑩，結駟連騎，則必有穿窬拊
鍵「抽箕」扣墓踰備^⑪之姦；有詭文繁繡，弱絳^⑫羅紈，必有菅屨跣跣^⑬，短褐^⑭
不完者。故高下之相傾也，短修之相形也，亦明矣。夫蝦蟆爲鶉^⑮，水蠹爲「蠹」
蠹^⑯，皆生非其類，唯聖人知其化。夫胡人見麋^⑰，不知其可以爲布也，越人見
毳^⑱，不知其可以爲旃^⑲也。故不通於物者，難與言化。

① 伎支義切（出）害也。

② 搆而多責謂以權相交，權盡而交疏也。

③ 突卽肉字，自肉卽「自食」

之意。

④ 匿通隱，姦也。音忒，他黑切（去上）。

⑤ 緩者，縵之假字也。說文糸部，縵，繒無文，國語音語

曰，棄縵不舉，韋注，縵車無文也。是凡無文者皆謂之縵，縵與緩，古音相同，得以通用。

⑥ 銖，楚人謂刀

鈍爲銖。

⑦ 曾參，事親孝，孔子弟子。孝已，荀子楊倞註謂爲殷高宗之太子。

⑧ 盜跖，或謂是柳下惠

弟，或謂黃帝時大盜名跖，以柳下惠弟爲天下大盜，故世做古號之盜跖。莊蹻，疑亦古大盜，非戰國時

爲楚威王將軍之莊蹻。

⑨ 大路，龍旂，大路，天子車也；交龍爲旂。

⑩ 綏，音綏，如帷切（口×），纓

飾也。

⑪ 鍵，音鍵，技偃切（口一弓），限門木也。扣音其月切，掘也。備與培同，屋後牆也。

⑫ 弱，音弱，細

布也。錫音錫，先的切（ㄊ一）。⑤營茅也，居顏切（ㄐ一ㄇ）。屨屨也，居勺切（ㄍ一ㄠ）。跣，不

齊之貌，跣淺氏切（ㄉ一），踣，於綺切（一）。⑥短褐，短通短，楚人謂袍曰短，褐大布也。⑦鶉，鶉鶉

也，殊倫切（ㄉㄨㄥ一）。⑧臺恥塞切（ㄉ一ㄤ）。蟪，千公切（ㄎㄨㄥ一），蜻蜒也。⑨麇符分切（ㄇ

一），麻子也。⑩龜，此芮切（ㄍㄨㄥ一）。⑪旃，諸延切（ㄓㄨㄢ一），同氈。

昔太公望、周公旦受封而相見。太公問周公曰：「何以治魯？」周公曰：「尊

尊，親親。」太公曰：「魯從此弱矣。」周公問太公曰：「何以治齊？」太公曰：「舉

賢而上功。」周公曰：「後世必有劫殺之君。」其後齊日以大，至於霸，二十四世

而田氏代之。①魯日以削，至三十二世而亡。②故易曰：「履霜，堅冰至。」聖人之

見終始微「言」矣。故糟邱生乎象檮，③炮烙生乎熱斗。④子路橙，⑤溺而受牛

謝。⑥孔子曰：「魯國必好救人於患。」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。⑦孔子曰：「魯

國不復贖人矣。」子路受而勸德，子贛讓而止善。孔子之明，以小知大，以近知遠，

通於論者也。由此觀之，廉有所不在而不可公行也。故行齊於俗，可隨也，事周於

能，易爲也；矜僞以惑世，伉行以違衆，聖人不以爲民俗。

①田氏代齊，在西曆紀元前四一〇年。

②魯於西曆紀元前二四九年爲楚所滅。

③糟邱，紂爲長

夜之飲，積糟成邱。史言箕子見紂作象楮而憂，以爲作象楮必且求玉杯，爲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，

輿馬宮室之奉自此始。此言糟邱生乎象楮，意亦猶是。

④熱斗，熨斗也；紂見熨斗爛人手，遂作炮烙

之刑。炮烙之刑者，或謂乃作銅格，布火其下，令人走其上，以爲娛樂；或謂用銅柱，以膏塗之，加於燕炭

之上，使有罪者緣焉，足滑墮墮火中，紂與妲己笑爲樂。

⑤橙舉也，除庚切（出）。

⑥受牛謝言

謝以牛也。

⑦魯國之法，贖人於他國者，受金於府。

廣廈闊屋，連闔通房，人之所安也；鳥入之而憂；高山險阻，深林叢薄，虎豹之所樂也；人入之而畏；川谷通原，積水重泉，黿鼉之所便也；人入之而死；咸池承雲，九韶六英，人之所樂也；鳥獸聞之而驚；深谿峭岸，峻木尋枝，猿狖之所樂也；人上之而慄；形殊性詭，所以爲樂者，乃所以爲哀；所以爲安者，乃所以爲危也。乃至天地之所覆載，日月之所照認，使各便其性，安其居，處其宜，爲其能。故愚者

有所修，^④智者有所不足。柱不可以摘，^⑤齒，「筐」筵，^⑥不可以持屋，馬不可以服重，牛不可以追速，鉛不可以爲刀，銅不可以爲弩，鐵不可以爲舟，木不可以爲釜；各用之於其所適，施之於其所宜，卽萬物一齊，而無由相過。夫明鏡便於照形，其於以「函」承食，不如「簞」竹筭，^⑦犧牛「粹」騂毛，^⑧宜於廟牲，其於以致雨，不若黑蜾。^⑨由此觀之，無物貴賤；因其所貴而貴之，物無不貴也；因其所賤而賤之，物無不賤也。夫玉璞不厭厚，角觶不厭薄，漆不厭黑，粉不厭白；此四者相反也，所急則均，其用一也。今之裘與蓑孰急？見雨則裘不用，升堂則蓑不御，此代爲「常」帝^⑩者也；譬若舟車楯「肆」黠窮廬，^⑪故有所宜也。故老子曰：「不上賢者，」言不致魚於水，沈鳥於淵。故堯之治天下也，舜爲司徒，契爲司馬，禹爲司空，后稷爲大田，「師」奚仲爲工師，^⑫其導萬民也，水處者漁，山處者「木」采，^⑬谷處者牧，陸處者農，地宜其事，事宜其械，械宜其用，用宜其人，澤皋^⑭織網，陸阪耕田，得以所有易所無，以所工易所拙。是故離叛者寡，而聽從者衆，譬若播棊丸於地，員者走澤，

方者處高，各從其所安，夫有何上下焉？若風之「遇」過簫，忽然感之，各以清濁應矣。夫援狄得茂木，不舍而穴，狙貉得埵防，弗去而緣，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

所害。

○咸池承雲皆黃帝樂，九韶乃舜樂，六英乃帝顓頊樂。○獲音袁，於元切（「弓」，猿本字，狄音柚。

逸救切（一又）猴屬，長尾而印鼻。○認猶臨也，奇寄切（「一」）。○修長也，淮南王安父名長，

故書中長字，皆改作修。○摘太平御覽引作刺，或云讀若剔。○筵小簪也，讀若庭，又讀若挺，庭挺

皆直也，小簪形直，故謂之筵。此言大材不可小用，小材不可大用，故柱可以持屋，而不可以摘齒，小簪

可以摘齒，而不可以持屋也。○承讀爲烝，承食謂蒸食也，算音閉，筆詣切（「一」），編竹爲之，所以

蔽甑底而蒸物者也。此言明鏡雖貴，竹算雖賤，然以蒸食，則鏡不如算。又說山訓云：「然明鏡雖貴，若

用以蔽甑底，則氣不上升而食不熟，竹算雖賤，而可以蒸食，一意義尤顯，可與此參看。○駢牲赤色

也，周時祀神以赤毛之牛。○黑蜮，神蛇也，潛於神泉，能致雲雨，或謂黑蜮黑色蛇屬也，潛於水，神象

能致雨也。蜮郎計切（「一」）。○角鱗，刀劍室間之覆角也，鱗魚沼切。○言裘與裘迭爲主也。

⑤舟行於水，車行於陸地，隸行於沙地，楯行於泥地，窮廬宜於草地也。隸爲推版具，乃烏切。文子自然篇：「水用舟，沙用隸，泥用楯，山用櫟。」楯豎隕切（尸×尸）。窮廬讀若穹廬，氈帳也，其上穹隆，故名。

⑥大田田官之長也。工師工官之長也。⑦澤皋多湖沼地也。⑧狙亦作貍，音桓，胡戀切（丁口弓）。

糴豬也。貉亦作貉，似狸，音鵠，何粵切（厂己）。⑨埴水埴也，防隄也。

是故鄰國相望，鷄狗之音相聞，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，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，皆各得其所安。故亂國若盛，治國若虛，亡國若不足，存國若有餘。虛者非無人也，皆守其職也；盛者非多人也，皆徼○於末也；有餘者非多財也，欲節事寡也；不足者非無貨也，民躁而費多也。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，其所因也；其禁誅非所爲也，其所守也。凡「以物」治物者不以物，以「睦」睦者不以「睦」睦者不以「睦」睦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，以君治君者不以君，以欲治欲者不以欲，以性治性者不以「於」以性，以德治德者不以德，以道原人之性，蕪濊○而不得清明者，物或堞○之也。羌氏夔翟，⑩嬰兒生皆同聲，及其長也，雖重象狄隄，⑪不能通其言，教俗殊

也。今三月嬰兒，生而徙國，則不能知其故俗。由此觀之，衣服禮俗者，非人之性也。所受於外也。夫竹之性浮，殘以爲牒，束而投之水，則沈，失其體也；金之性沈，託之於舟上，則浮，勢有所支也。夫素之質白，染之以涅，則黑；縑之性黃，染之以丹，則赤；人之性無邪，久湛於俗，則易，易而忘本，合於若性。故日月欲明，浮雲蓋之；河水欲清，沙石濺之；人性欲平，嗜欲害之。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。夫乘舟而惑者，不知東西，見斗極則寤矣；夫性亦人之斗極也，有以自見，則不失物之情，無以自見，則動而惑營，譬若隴西之游，愈躁愈沈。孔子謂顏回曰：『吾服汝也忘，而汝服於我也亦忘；雖然，汝雖忘乎，吾猶有不忘者存。』孔子知其本也。

①微音叫，記要切（ㄐ一ㄠ）伺察也。

②陸，陸地也；言惟物不與人爭地，而後物可治；地大者物博，

古聖人林麓川澤，養之有時，而取之有節，用斯道也。禹平水土，稷播百穀，所謂治陸者不以陸，以人也。

（李哲明淮南義訓疏補）

③濺同穢。

④塚，墳也；

⑤東戎曰羌，南夷曰氏。

（ㄉ一）高夷曰夔（ㄉ一）

（ㄉ一）北胡曰翟（ㄉ一）

（ㄉ一）與狄通。

⑥言重譯也。

⑦言若出於本性也。

②斗極指北斗，航海者望北斗以定方向。③寤同悟。④孔子謙，自謂無知，而服曰：此忘形也。

夫縱欲而失性，動未嘗正也，以治身則危，以治國則亂，以入軍則破。是故不聞道者，無以反性。故古之聖王，能得諸己，故令行禁止，名傳後世，德施四海。是故凡將舉事，必先平意清神，神清意平，物乃可正，若璽之抑埴。①正與之正，傾與之傾。故堯之舉舜也，決之於目，桓公之取寧戚也，斷之於耳而已矣；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，其亂必甚矣。夫耳目之可以斷也，反情性也；聽失於誹譽，而目淫於采色，而欲得事正，則難矣。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，載樂者見哭者而笑，哀可樂者，笑可哀者，載使然也，是故貴虛。②故水激則興波，氣亂則智昏，智昏不可以爲政，波水不可以爲平，故聖王執一而勿失，萬物之情「既」測矣。③四夷九州服矣。夫一者至貴，無適於天下，聖人託於無適，故民命繫矣。

①埴，印泥也。烝職切（出）。②虛者，心無所載於哀樂也。③測，盡也。

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，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。目所見不過十里，而欲徧照

海內之民，哀樂弗能給也；無天下之委財，而欲徧贍萬民，利不能足也。且喜怒哀樂，有感而自然者也；故哭之發於口，涕之出於目，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。譬若水之下流，煙之上尋^①也，夫有孰推之者？故強哭者雖病不哀，強親者雖笑不和，情發於中，而聲應於外。故釐負羈之壺餐^②，愈於晉獻公之垂棘^③；趙宣孟之束脯^④，賢於智伯之大鐘^⑤。故禮豐不足以效愛，而誠心可以懷遠。故公西華^⑥之養親也，若與朋友處；曾參之養親也，若事嚴主烈君；其于養一也。故胡人彈骨^⑦，越人契臂^⑧，中國歃血^⑨也，所由各異，其於信一也。三苗鬻首^⑩，羌人括^⑪領，中國冠笄^⑫，越人鬻鬢^⑬，其於服一也。帝顓頊之法，婦人不辟，男子於路者，拂^⑭於四達之衢，今之國都，男女切躋^⑮，肩摩於道，其於俗一也。故四夷之禮不同，皆尊其主，而愛其親，敬其兄；獫狁^⑯之俗相反，皆慈其子，而嚴其上。夫鳥飛成行，獸處成羣，有孰教之？故魯國服儒者之禮，行孔子之術，地削名卑，不能親近來遠；越王句踐鬻髮文身，無皮弁搢笏^⑰之服，拘罷拒折之容^⑱，然而勝夫差於五

湖，南面而霸天下，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，胡、貉、匈奴之國，縱體拖髮，箕倨反言，而國不亡者，未必無禮也。楚莊王裾衣博袍，^④令行乎天下，遂霸諸侯；晉文君大布^⑤之衣，牂羊^⑥之裘，韋以帶劍，威立於海內，豈必鄒魯^⑦之禮之謂禮乎？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，入其家者避其諱，不犯禁而入，不忤逆而進，雖之夷狄，徒俛^⑧之國，結軌乎遠方之外，而無所困矣。

①尋讀爲「覃」，即古燿字。說文火部，燿，火熱也，字亦作燿。

②釐負羈，即僖負羈，春秋時曹大夫。晉

公子重耳出奔過曹，曹君要觀其駢脅，僖負羈諫不聽，其妻勸以自貳，乃饋盤飧而加璧焉。後公子重耳返晉爲文公，加兵於曹，執曹伯，旌僖負羈之里，令兵無得入。

③晉獻公從荀息之計，以垂棘之璧，

假道於虞以伐虢，及虢亡而虞亦被滅。

④趙宣孟，即晉卿趙盾。宣孟田於首山，舍於翳桑，見靈輒餓，

食之，靈輒舍其半。問之曰：「請以遺母。」因與之簞食與肉。後晉靈公伏甲攻宣孟，靈輒爲公甲士，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，問其故，對曰：「翳桑之餓人也。」

⑤智伯名瑤，晉卿，以大鐘滅仇由。

⑥公西

華，孔子弟子，與朋友處，睦而少敬。

⑦胡人之盟約，置酒人頭骨中，飲以相詛。

⑧越人刻臂出血，以

爲盟誓也。⑨殺牲歃血，相與爲信，乃中國俗也。⑩三苗在彭蠡洞庭之野。鬻音渣，莊華切（出）

Y，以泉束髮也。①括結也。②笄簪也。③劉音翦，子踐切（下）一乃，翦也。鬻音煎，子仙切（下）

一乃，鬻也。④拂放也。⑤躋足也。巨綺切，音技（下）一。⑥檢猶北胡也，音險允。檢或作嚴。

⑦皮弁以爲爵冠也。摺佩衿，笏佩玉也。⑧拘借爲鉤。罷是環字脫爛而誤。環，旋也。拒者矩之假借。拘

環拒折云者，卽所謂周旋中規，折旋中矩耳。（李氏淮南義訓疏補）⑨高誘注裾，裏也；衣裾也。

⑩大布粗布也。⑪群羊牝羊也。群音臧，咨岡切（下）九。⑫鄒孟軻邑魯孔子邑。⑬徒僕，不衣

也。

禮者實之文也，仁者恩之效也，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，而仁發併①以見容禮不過實，仁不溢恩也，治世之道也。夫三年之喪，是強人所不及也，而以僞輔情也；三月之服，②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。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，而務以行相反之制。五緘之服，③悲哀抱於情，葬藿④稱於養，不強人之所不能爲，不絕人之所不能已，度量不失於適，誹譽無所由生。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繫還之禮也，蹠采

齊肆夏^⑤之容也，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，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。古者非不能陳鐘鼓、盛筦簫、揚干戚、奮羽旄，以爲費財亂政；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，喜不羨於音，非不能竭國殫民，虛府殫財，含珠鱗施，^⑥綸組節束，^⑦追送死也，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，故葬藿足以收斂蓋藏而已。昔舜葬蒼梧，市不變其肆，^⑧禹葬會稽^⑨之山，農不易其畝，明乎生死之分，通乎侈儉之適者也。亂國則不然，言以行相悖，情與貌相反。禮飾以煩，樂「優」^⑩以淫，崇死以害生，久喪以「招」^⑪損行，是以風俗濁於世，而誹譽萌於朝，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。

①餅色也。音怛，撫庚切（文乙）。②三月之服乃夏后氏之禮。③五縗之服，謂三年，葶年，九月，五

月，三月服也。④藿同理。⑤采齊肆夏皆樂名。⑥含珠，謂死者口內含珠而殮也。鱗施，高誘謂是

玉紐，疑卽玉柙；（續漢書禮儀志）金縷玉柙注曰：腰自下以玉爲札，長一尺二寸半爲柙，下至足亦

縷以黃金縷。⑦綸，絮也。束縛也。⑧舜南巡狩，死蒼梧，葬冷道九嶷山，不於市井有所廢。⑨禹會

羣臣於會稽，葬山陰之陽，不煩農人之山。⑩擾，俗書作擾，煩也。

義者循理而行宜也，禮者體情而制文者也。「義者宜也，禮者體也。」昔有
扈氏^①爲義而亡，知義而不知宜也。魯治禮而削，知禮而不知體也。有虞氏之祀，
其社用土，^②祀中雷，^③葬成畝，其樂咸池，承雲，九韶，^④其服尙黃。夏后氏其社
用松，^⑤祀戶，葬牆置翬，^⑥其樂夏籥九成，六佾，六列，六英，^⑦其服尙青。殷人之禮，
其社用石，祀門，葬松樹，其樂大濩，晨露，^⑧其服尙白。周人之禮，其社用栗，祀竈，葬
樹柏，其樂大武，三象，棘下，其服尙赤。禮樂相詭，服制相反，然而皆不失親疏之恩，
上下之倫。今握一君之法籍，以非傳代之俗，譬由膠柱而調瑟也。故明王制禮義
而爲衣，分節行而爲帶，衣足以覆形，從典墳，虛循撓，便身體，適行步，不務於奇麗
之容，隅「些」些^⑨之削，帶足以結紐收衽，束牢連固，不亟於爲文句疏「短」短之
鞵，^⑩故制禮義，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。所謂明者，非謂其見彼也，自見而已；所謂
聰者，非謂聞彼也，自聞而已；所謂達者，非謂知彼也，自知而已。是故身者道之所
託，身得則道得矣。

①有扈夏啓之庶兄也，以堯舜舉賢，禹獨與子，故伐啓，啓亡之。（高誘注） ②言封土爲社也。

③雷音溜，力救切（力一又）屋水流也。 ④咸池承雲皆黃帝樂，舜兼用黃帝樂也。九韶乃舜所作樂。

⑤所樹之木，皆取生地之所宜也。（高誘注） ⑥嬰音雲，色甲切（尸丫）棺飾也，其形如扇，置於

棺之兩旁者。 ⑦九成，變也；六列，六六爲行列也；六英，禹兼用顓頊之樂也。（高誘注） ⑧大獲晨

露皆湯所作樂。濩音穫，胡郭切（尸X） ⑨本經篇「衣無隅差之削」一注，隅，角也，差，邪也。「差一

與一些」聲相近，故此處「皆」字疑爲「一些」之僞。隅些之削，猶言衣角斜削也。 ⑩文句者，圖文

也；疏矩者，方文也。鞵字疑誤。此文並說帶，不應忽及鞵，此必有譌脫者。（孫詒讓說）

道之得也，以視則明，以聽則聰，以言則公，以行則從。故聖人裁制物也，猶工

匠之斲削鑿柄也，宰庖之切割分別也，曲得其宜，而不折傷，拙工則不然大，則塞

而不入，小則窳而不周，動於心，枝於手，而愈醜。夫聖人之斲削物也，剖之判之，

離之散之，已淫已失，復揆以一；既出其根，復歸其門，已雕已琢，還反於樸，合而爲

道德，離而爲儀表，其轉入玄冥，其散應無形。禮義節行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？世

之明事者，多離道德之本，曰「禮義足以治天下」，此未可與言術也。所謂禮義者，五帝三王之法籍、風俗，一世之迹也。譬若芻狗土龍，^①之始成，文以青黃，「絹」^②以綺繡，纏以朱絲，尸祝衿袿，^③大夫端冕，以送迎之；及其已用之後，則壤土草「剗」^④「薊」^⑤而已。夫有孰貴之？故當舜之時，有苗不服，於是舜修政，偃兵，執干戚而舞之；禹之時，天下大雨，禹令民聚土積薪，擇邱陵而處之；武王伐紂，載尸而行，^⑥海內未安，故「不」爲三年之喪；「始」禹遭洪水之患，陂塘之事，故朝死而暮葬；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，見形而施宜者也。^⑦今之修干戚而笑鑿插，^⑧知三年非一日，是從牛非馬，以徵笑羽也；以此應化，無以異於彈一弦而會棘下。^⑨夫以一世之變，欲以耦化應時，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。夫一儀^⑩不可以百發，一衣不可以出歲，儀必應乎高下，衣必適乎寒暑。是故世異則事變，時移則俗易。故聖人論世而立法，隨時而舉事；尚古之王，封於泰山，禪於梁父，七十餘聖，法度不同，非務相反也。時世異也。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，而法其所以爲法；所以爲法者，

與化推移者也。夫能與化推移「爲人」者，至貴在焉爾。故「狐」狐「梁」梁之歌可隨也，其所以歌者，不可爲也；聖人之法可觀也，其所以作法，不可原也；辯士言可聽也，其所以言，不可形也；淳均淳均之劍不可愛也，而歐冶歐冶之巧可貴也。今夫王喬、赤誦子赤誦子吹嘔呼吸，吐故內新，遺形去智，抱素反真，以游玄眇，上通雲天，今欲學其道，不得其養氣處神，而放其一吐一吸，時詘時伸，其不能乘雲升假，亦明矣。五帝三王，輕天下，細萬物，齊死生，同變化，抱大聖之心，以鏡萬物之情，上與神明爲友，下與造化爲人，今欲學其道，不得其清明玄聖，而守其法籍憲令，不能爲治亦明矣。故曰：得十利劍，不若得歐冶之巧；得百走馬，不若得伯樂之數。樸至大者無形狀，道至眇者無度量；故天之圓也不「得」中規，地之方也不「得」中矩；往古來今，謂之宙，四方上下，謂之宇，道在其間，而莫知其所。故其見不遠者，不可與語大；其智不闕者，不可與論至。

① 窳徒了切（去一么）細也。

② 芻狗束芻爲狗，以謝過求福。土龍搏土爲龍，以求雨。

③ 羅謂羅

繫之也。縹以綺繡，謂以綺繡繫之。縹，音吠，古法切（く口弓）。

④鈞，音鈞，規倫切（く口弓），純服；
袂，音玄，黑衣也。

⑤草薊，卽草芥。史記賈生傳：「細故憇薊兮，一索隱曰：「薊音芥。」漢書作「薊芥」，一

是芥薊古字通。故此作薊，御覽作草芥也。

⑥武王伐紂，伯夷、叔齊叩馬首而諫曰：「父死未葬，爰及
干戈，可謂孝乎？」此謂載尸而行，卽指此。

⑦御覽五五五引此作「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設教，見
而施宜者也。」

⑧鑿，音矍，居縛切（く口己），大鋤也。插卽舌，鑿也。

⑨棘，下武王所作樂。

⑩儀，弩
招頭也。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以一儀也。

⑪瓠，梁古之善歌者。

⑫淳，均劍名，歐冶所鑄。覽冥訓：「區
冶生而淳鈎之劍成。」此謂淳均，恐字之譌。

⑬歐，冶古之善鑄劍者。

⑭王，喬蜀武陽人也，爲柏人
令，得道而仙。赤誦子卽赤松子，古之仙人。

昔者馮夷得道，以潛大川。①「鉗且」欽負得道，以處昆侖。②扁鵲③以治病，
造父以御馬，羿以之射，倮④以之斲。所爲者各異，而所道者一也。夫稟道以通物
者，無以相非也。譬若同陂而澆田，其受水均也。今屠牛而烹其肉，或以「爲」酸，或
以「爲」甘，煎熬燎炙，齊「味」⑤。萬方其本一牛之體。伐榱枅豫樟而剖梨之。⑥

或爲棺槨，或爲柱梁，披斷撥「榱」遂，^①所用萬方，然一木之樸也。故百家之言，指奏相反，其合道一「體」也。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，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。伯樂、韓風、秦牙、管青^②所相各異，其知馬一也。故三皇五帝，法籍殊方，其得民心均也。故湯入夏而用其法，武王入殷而行其禮，桀紂之所以亡，而湯武之所以爲治。故剗鬪銷^③鋸陳，非良工不能以制木；鑪橐埴坊設，^④非巧冶不能以治金。屠牛吐^⑤一朝解九牛，而刀可以剃毛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「刀」刃如新，剖劘^⑥何則？游乎衆虛之間。^⑦若夫規矩鉤繩者，此巧之具也，而非所以巧也。故瑟無弦，雖師文^⑧不能以成曲，徒弦則不能悲；故弦，悲之具也，而非所以爲悲也。若夫工匠之爲連鑊運開，陰閉眩錯，^⑨入於冥冥之眇，神調之極，游乎心手「衆虛」之間，而莫與物爲際者，父不能以教子，瞽師之放意相物，寫神愈舞，而形乎弦者，兄不能以喻弟。今夫爲平者準也，爲直者繩也，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，可以平直者，此不共之術也。故叩宮而宮應，彈角而角動，此同音之相應也，其於五音無所比，而二十

五弦皆應，此不傳之道也。故蕭條者形之君，而寂寞者音之主也。

① 馮夷，河伯也。

② 欽負，神名，人面獸形，見山海經。

③ 扁鵲，盧人，姓秦，名越人，趙簡子時人，爲古名醫。

④ 倕，堯時巧工也。

⑤ 昧卽和。

⑥ 剖梨，判分也。梨者，務（俗又作勢）之假借字，務，剝也。

⑦ 披解也，撥析理也，遂順也。

⑧ 四人皆古善相馬者。

⑨ 銷或作削。

⑩ 鑪，臺埗皆治具，坊土型也。

⑪ 屠牛吐齊之大屠也。

⑫ 礪，磨刀石也。莊子養生篇，呂覽精通篇並有庖丁解牛之說。

⑬ 謂砍削

皆順牛之關節湊理，不遇骨也。

⑭ 師，文樂師。

⑮ 遇，鑿鑿發也。運開相通也。陰閉獨閉也。眩因而相

錯也。（高誘注）

⑯ 蕭條，深靜也。

⑰ 言微音生於寂寞也。

天下是非無所定，世各是其所是，而非其所非，所謂是與非各異，皆自是非人。由此觀之，事有合於己者，而未始有是也，有忤於心者，而未始有非也。故求是者，非求道理也，求合於己者也，去非者，非批邪施也。去忤於心者，忤於我，未必不合於人也，合於我，未必不非於俗也。至是之是非，至非之非，無是，此真是非也。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，非於此而是於彼者，此之謂一是一非也。此一是一

非，隅曲也。〔夫〕此一是非，宇宙也，今吾欲擇是而居之，擇非而去之，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，〔不知〕孰是孰非？老子曰：『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』爲寬裕者曰勿數撓，爲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。晉平公出言而不當，師曠舉琴而撞之，跌衽〔宮〕中壁。〔左右欲塗之。〕平公曰：『舍之，以此爲寡人失。』孔子聞之曰：『平公非不痛其體也，欲來諫者也。』韓子〔四〕聞之曰：『羣臣失禮而弗誅，是縱過也。有以也夫，平公之不霸也！』故〔賓〕客有見人於宓子〔五〕者，賓出，宓子曰：『子之賓獨有三過：望我而笑，是撓〔六〕也；談語而不稱師，是返〔七〕也；交淺而言深，是亂也。』賓曰：『望君而笑，是公也；談話而不稱師，是通也；交淺而言深，是忠也。』故賓之容一體也，或以爲君子，或以爲小人，所自視之異也。故趣〔舍〕合卽言忠而益親，身疏卽謀當而見疑。親母爲其子治挖〔八〕秃，而血流至耳，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，使在於繼母，則過者以爲嫉也；事之情一也，所從觀者異也。從城上視牛如羊，視羊如豕，所居高也。窺面於盤水則員，於杯則隋，面形不變其故，有所員，有所隋者，所

自窺之異也。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，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？若轉化而與世競走，譬猶逃雨也，無之而不濡。常欲在於虛，則有不能爲虛矣。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，此所慕而不能致也。故通於道者，如車軸不運於己，而與轂致千里，轉無窮之原也。不通於道者，若迷惑，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，一曲而辟然，忽不得復迷惑也。故終身隸於人，辟若「倪」統^①之見風也，無須臾之間定矣。故聖人體道反性，不化以待化，則幾於免矣。^②

①施讀作池，移余切（一）微曲也。

②跌猶越也；言越過平公之衽，而中於壁也。

③要塗師曠所

敗壁也。

④韓公子非，卽作韓非子者。

⑤宓子卽子賤也。

⑥擡慢也。同擗，丘虔切（一）。

⑦返字，羣書治要引作反，意林引亦作反，御覽四百五引作叛。今以文義推之，當是反。⑧挖，古代反

（ㄨㄛˊ）磨也。

⑨聆聆，意曉解也。

⑩統，候風之羽也，楚人謂之五兩。音桓，胡官切（ㄉㄨㄛˊ）。

⑪言無爲以待有爲，近於免世難也。

治世之「體」職，易守也，其事易爲也，其禮易行也，其責易償也，是以人不兼

官、官不兼事；士農工商，鄉別州異，是故農與農言力，士與士言行，工與工言巧，商與商言數，是以士無遺行，農無廢功，工無苦事，商無折貨，各安其性，不得相干。故伊尹之興土功也，脩脛者使之跖〔鏹〕，〔鏹〕強脊者使之負土，眇者使之準，偃者使之塗，〔各有所宜，而人性齊矣。〕胡人便於馬，越人便於舟，異形殊類，易事而悖，失處而賤，得勢而貴，聖人總而用之，其數一也。夫先知遠見，達視千里，人才之隆也，而治世不以責於民；博聞強志，口辯辭給，人智之美也，而明主不以求於下；敖世輕物，不汙於俗，士之伉行也，而治世不以爲民化；神機陰閉，剗闕無迹，人巧之妙也，而治世不以爲民業。故萇弘、師曠，先知禍福，言無遺策，而不可與衆同職也；公孫龍〔折辯抗辭，別同異，離堅白，而不可與衆同道也〕；北人無擇非舜〔四〕，而自投清冷之淵，不可以爲世儀；魯般、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，三日不集，而不可使爲工也。故高不可及者，不可以爲人量；行不可逮者，不可以爲國俗。夫挈輕重不失銖兩，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，視高下不差尺寸，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〔五〕，何

則？人才不可專用，而度量可世傳也。故國治可與愚守也，而軍制可與權用也。夫待驪裏飛兔^①而駕之，則世莫乘車；待西施、毛嬙而爲配，則終身不家矣；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，因所有而「竝」遂用之。夫騏驎千里，一日而通，駑馬十舍，旬亦至之。由是觀之，人材不足專恃，而道術可公行也。亂世之法，高爲量而罪不及，重爲任而罰不勝，危爲「禁」難而誅不敢。^②民困於三責，則飾智而詐上，犯邪而干^③免，故雖峭法嚴刑，不能禁其姦。何者？力不足也。故諺曰：「鳥窮則喙，^④獸窮則羶，^⑤人窮則詐。」此之謂也。

① 躡，踢也。鐺，卽舌也。使長脛者躡舌，則入地深而得土多。躡，之石切。② 樞，音華。③ 樞者塗地，因其俯也。④ 公孫龍，趙人，善辯。⑤ 無擇，古隱士也。非舜，非其德之衰也。⑥ 浣，音近筦，當爲筦之譌。

秦族篇：「人欲知高下而不能，教之用管準則說，」可爲證。筦所以視遠，準所以測平。⑦ 腰裏飛兔，皆良馬名。驪，音沓。⑧ 一玄，廣音嫻，泥了切。⑨ 廣一玄。⑩ 危猶高也。高爲艱難之事而責之以必能及，畏難而不敢爲，則從而誅之。（王念孫說）⑪ 干，求也。⑫ 喙，同啄。⑬ 羶，同觸。

道德之論，譬猶日月也。江南河北，不能易其指；馳騫千里，不能易其處；趨舍禮俗，猶室宅之居也。東家謂之西家，西家謂之東家，雖皋陶爲之理，不能定其處。故趨舍同，誹譽在俗，意行鈞，窮達在時。湯武之累行積善，可及也；其遭桀紂之世，天授也。今有湯武之意，而無桀紂之時，而欲成霸王之業，亦不幾矣。昔武王執戈秉鉞，以「伐紂」勝殷，搢笏杖屨，以臨朝；武王既沒，殷民叛之，周公踐東宮，履乘石，攝天子之位，負扈而朝諸侯，放蔡叔，誅管叔，克殷殘商，祀文王于明堂，七年而致政成王。夫武王先武而後文，非意變也，以應時也；周公放兄誅弟，非不仁也，以匡亂也。故事周於世則功成，務合於時則名立。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，退誅於國以斧鉞；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，退行於國以禮義；桓公前柔而後剛，文公前剛而後柔，然而令行乎天下，權制諸侯，鈞者審於勢之變也。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，使人以幣先焉，鑿培而遁之，爲天下顯武，使遇商鞅，申不害，刑及三族，又況身乎？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，竝世有與同者，而弗知貴也，非才下也。

時弗宜也；故六騏驥，四馱馱^(七)以濟江河，不若窾^(八)木便者，處世然也。是故立功之人，簡於行而謹於時。今世俗之人，以功成爲賢，以勝患爲智，以遭難爲愚，以死節爲戇，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。王子比干，非不知「箕子」被髮佯狂，以免其身也。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，故不爲也。伯夷、叔齊，非不能受祿任官，以致其功也。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，故不務也。許由、善卷，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，以德民也。然而羞以物滑和，故弗受也。豫讓，要離，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。然而樂推誠行，必以死主，故不留也。今從箕子視比干，則愚矣；從比干視箕子，則卑矣；從管晏視伯夷，則戇矣；從伯夷視管晏，則貪矣。趨舍相非，嗜欲相反，而各樂其務，將誰使正之？曾子曰：「擊舟水中，鳥聞之而高翔，魚聞之而淵藏。」故所趨各異，而皆得所便。故惠子從車百乘，以過孟諸^(九)。莊子見之，弃其餘魚。鷓胡^(十)飲水數斗而不足，鱣^(十一)鮪^(十二)入口若露，而「死」一飽。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澹^(十三)。林類、榮啓期^(十四)衣若縣衰^(十五)，而意不慊。由此觀之，則趣行各異，何以相非也。夫重生者不以

利害已立節者見難不苟免，貪祿者見利不顧身；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，此相爲論，譬猶冰炭鈎繩也。何時而合？若以聖人爲之中，則兼覆而并之，未有可是非者也。夫飛鳥主巢，狐狸主穴，巢者巢成而得棲焉，穴者穴成而得宿焉，趨舍行義，亦人之所棲宿也，各樂其所安，致其所歸，謂之成人。故以道論者，總而齊之。

① 爰音殊。詩言「伯也執爰，爲王前驅」，乃無刃之兵器，長約一丈二尺。② 高誘注：人君升車，有乘石也。③ 辰音依，戶牖間畫斧屏風也。④ 顏闔，魯隱士。⑤ 培屋後牆也。⑥ 楚人謂「士」爲武。

（高誘注）

⑦ 馱，驄乃北翟之良馬。馱音缺，古穴切（ㄎㄨㄟˋ）；馱音題，杜兮切（ㄉㄨˊ）。

⑧ 窾

空也。音款。

⑨ 惠子名施，仕爲梁相，從車百乘，志尙未足。孟諸，宋澤。

⑩ 鶉，胡汗澤鳥。鶉，雉古文。

⑪ 蟬，通蠅，同蝸。蝸亦蟬也。

⑫ 澹，同贍，足也。

⑬ 二人皆隱士。

⑭ 衰爲囊之假借，御覽六八九引。

作囊。⑮ 蹠音隻，之石切（ㄓㄨˋ）至也。

治國之道，上無苛令，官無煩治，士無僞行，工無淫巧，其事經而不擾，其器完而不飾，亂世則不然，爲行者相揭以高，爲禮者相矜以僞，車輿極於雕琢，器用逐

於刻鏤，求貨者爭難得，以爲寶；詆文者處煩撓，以爲慧，爭爲佞辯，久稽而不訣，無益于治，工爲奇器，歷歲而後成，不周於用。故神農之法曰：「丈夫丁壯而不耕，天下有受其飢者；婦人當年而不織，天下有受其寒者。」故身自耕，妻親織，以爲天下先。其導民也，不貴難得之貨，不器無用之物。是故其耕不強者，無以養生，其織不強者，無以揜形，有餘不足，各歸其身。衣食饒溢，姦邪不生，安樂無事，而天下均平。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，孟賁成荊○無所行其威。衰世之俗，以其知巧詐僞，飾衆無用，貴遠方之貨，珍難得之財，不積於養生之具，澆天下之淳，析天下之樸，牯服馬牛以爲牢，滑亂萬民，以清爲濁，性命飛揚，皆亂以營，貞信漫瀾，人失其情性。於是乃有翡翠犀象，黼黻文章，以亂其目；芻豢黍粱，荆吳芬馨，以噬○其口；鐘鼓管簫，絲竹金石，以淫其耳；趨舍行義，禮節謗議，以營其心；於是百姓糜沸，豪亂暮行，逐利煩挈，澆淺法與義相非，行與利相反，雖十管仲弗能治也。且富人則車輿衣纂○錦，馬飾傅旄象，帷幕茵席，綺繡繚組，青黃相錯，不可爲象；貧人則夏被

褐帶索，含菽飲水，以充腸，以支暑熱，冬則羊裘解札，^④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，^⑤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，然貧富之相去也，猶人君與僕虜，不足以「論」喻之。夫乘奇技僞邪施者，自足乎一世之間，守正修理不苟得者，不免乎飢寒之患，而欲民之去末反本，是由發其原而壅其流也。夫雕琢刻鏤，傷農事者也，錦繡纂組，害女工者也，農事廢，女工傷，卽飢之本而寒之原也。夫飢寒並至，能不犯法干誅者，古今未之聞也。故「仕」仁鄙在時不在行，利害在命不在智。夫敗軍之卒，勇武遁逃，將不能止也，勝軍之陳，怯者死行，懼不能走也。故江河決「沈」流，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，爭升陵阪，上高邱，輕足者先，「升」不能相顧也。世樂志平，見鄰國之人溺，尙猶哀之，又况親戚乎？故身安則恩及鄰國，志爲之滅，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。游者不能拯溺，手足有所急也，灼者不能救火，身體有所痛也。夫民有餘卽讓，不足則爭，讓則禮義生，爭則暴亂起。扣門求水，莫弗與者，所饒足也，林中不賣薪，湖上不鬻魚，所有餘也。故物豐則欲省，求澹則爭止。秦王之時，或人^⑥

蒞子，利不足也。劉氏持政，獨夫收孤，財有餘也。故世治則小人守政，而利不能誘也。世亂則君子爲姦，而法弗能禁也。

①成荆亦古勇士。史記范雎蔡澤列傳、呂覽論惑皆言成荆古勇士，荆亦作慶。

②噬音濫，盧噉切。

(力弓) 貪食也。

③纂，祖管切。(口×弓) 繪也。

④言羊裘敗解而不堪用也。

⑤言向竈火以

取煖也。

⑥或人即國人也。說文戈部：或，邦也；口部：國，邦也。或國古通用。

道應篇

太清問於無窮曰：「子知道乎？」無窮曰：「吾弗知也。」又問於無爲曰：「子知道乎？」無爲曰：「吾知道。」「子之知道亦有數乎？」無爲曰：「吾知道有數。」曰：「其數奈何？」無爲曰：「吾知道之可以弱，可以強，可以柔，可以剛，可以陰，可以陽，可以竊，可以明，可以包裹天地，可以應待無方，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。」

太清又問於無始曰：「鄉者吾問道於無窮，曰：『吾弗知之。』」又問於無爲，無爲曰：「吾知道。」曰：「子之知道，亦有數乎？」無爲曰：「吾知道有數。」曰：「其數奈何？」無爲曰：「吾知道之可以弱，可以強，可以柔，可以剛，可以陰，可以陽，可以竊，可以明，可以包裹天地，可以應待無方，吾所以知道之數也。」若是，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，孰是孰非？」無始曰：「弗知之深而知之淺，弗知內而知

之外，弗知精而知之粗。太清仰而歎曰：『然則不知乃知邪？知乃不知邪？孰知知之爲弗知，弗知之爲知邪？』無始曰：『道不可聞聞而非也，道不可言言而非也，道不言言而非也，孰知形形之不形者乎？』故老子曰：『天下皆知善之爲善，斯不善也。』故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也。

○言形自形耳，形形者竟無物也。

白公問於孔子曰：『人可以微言？』孔子不應。白公曰：『若以石投水中，何如？』曰：『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。』曰：『若以水投水，何如？』孔子曰：『菑澗之水合，易牙嘗而知之。』白公曰：『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？』孔子曰：『何謂不可？』誰唯知言之謂者乎？夫知言之謂者，不以言言也。爭魚者濡，逐獸者趨，非樂之也。故至言去言，至爲無爲，夫淺知之所爭者，末矣。白公不得也，故死於浴室。故老子曰：『言有宗，事有君。』夫唯無知，是以不吾知也。白公之謂也。

○白公，楚平王之孫，太子建之子勝也。建見殺，白公怨而欲復讎，故問微言也。○齊二水名。○言

唯知言之謂者，乃可與微言也。○白公與孔子問答之語，又見呂覽精誠篇與列子說符篇。○五見

老子第七十章。

惠子爲惠王爲國法，○已成而示諸先生，○先生皆善之。奏之惠王，惠王甚說之，以示翟煎，翟煎曰：「善。」惠王曰：「善可行乎？」翟煎曰：「不可。」惠王曰：「善而不可行，何也？」翟煎對曰：「今夫舉大木者，前呼邪許，後亦應之，此舉重勸力之歌也。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，然而不用者，不若此其宜也。治國「有」在禮，不在文辯。」○故老子曰：「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」○此之謂也。

○惠子，惠施也。惠王，梁惠王也。○先生乃長老有德者之稱。○惠施事又見呂覽淫辭篇。○四見

老子第五十七章。

田駢以道術說齊王。王應之曰：「寡人所有，齊國也。道術難以除患，願聞國之政。」田駢對曰：「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，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，願

王察其所謂，而自取齊國之政焉。己雖無除其患害，天地之間，六合之內，可陶冶而變化也。齊國之政，何足問哉！○此老聃之所謂「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」者也。若王之所問者，齊也。田駢所稱者，材也。材不及林，林不及雨，雨不及陰，陰陽不及和，和不及道。

○田駢事見呂覽執一篇。

○語見老子第十四章。

白公勝得荊國，不能以府庫分人。七日，石乙入曰：「不義得之，又不能布施，患必至矣。不能予人，不若焚之；毋令人害我。」白公弗聽也。九日，葉公入，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，出高庫之兵以賦民，因而攻之，十有九日而禽白公。○夫國非其有也，而欲有之，可謂至貪也；不能爲人，又無以自爲，可謂至愚矣。譬白公之嗇也，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。故老子曰：「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也。」

○白公勝事見左傳哀公十六年。石乙左傳作石乞。

○見老子第九章。

趙簡子以襄子爲後。董闕子曰：「無卹賤。」今以爲後，何也？簡子曰：「是爲人也，能爲社稷忍羞。」異日，知伯與襄子飲，而批襄子之首。大夫請殺之，襄子曰：「先君之立我也，曰能爲社稷忍羞，豈曰能刺人哉？」處十月，知伯圍襄子於晉陽，襄子疏隊而擊之，大敗知伯，破其首以爲飲器。故老子曰：「知其雄，守其雌，其爲天下谿。」

○無卹△襄子之名，庶出，故曰賤也。

○趙簡子事又見說苑建本篇。

○見老子第二十八章。

齧缺問道於被衣。被衣曰：「正女形，壹女視，天和將至；攝女知，正女度，神將來舍，德將來。」附若美，而道將爲女居。恣乎。若新生之犢，而無求其故。言未卒，齧缺繼以讐夷。被衣行歌而去曰：「形若槁骸，心如死灰，「直」眞其實，「不」知，不以故自持；墨墨恢恢，無心可與謀，彼何人哉！」故老子曰：「明白四達，能無以知乎？」

○齧缺，被衣皆堯時老人也。

○恣，丑用切（彳×勺），愚也。

○讐夷，熟視不言貌。

○齧缺與被

衣之問答，見莊子知北遊篇。

⑤見老子第十章。

趙襄子使攻翟而勝之，取「尤」左人，終人。⊖使者來謁之，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。左右曰：「一朝而兩城下，此人之所喜也，今君有憂色，何也？」襄子曰：「江河之大也，不過三日；飄風暴雨不終朝，日中不須臾；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，今一朝而兩城下，亡其及我乎！」孔子聞之曰：「趙氏其昌乎！」夫憂所以爲昌也，而喜所以爲亡也；勝非其難也，持之者其難也。賢主以此持勝，故其福及後世。齊、楚、吳、越皆嘗勝矣，然而卒取亡焉，不通乎持勝也。唯有道之主能持勝，孔子勁「杓」國門之關，⊖而不肯以力聞；墨子爲守攻，公輸般服，而不肯以兵知。善持勝者，以強爲弱。故老子曰：「道，沖而用之，又弗盈也。」

⊖翟之二邑。

⊖杓音的，都歷切，引也。古者縣門下，從上引之者難也。

⊖見老子第四章。

惠孟見宋康王，康王蹀足警歎疾言曰：「寡人所說者，勇有「功」力也，不說爲仁義者也；客將何以教寡人？」惠孟對曰：「臣有道於此，使人雖勇，刺之不入，

雖「巧」有力，擊之不中；大王獨無意邪？宋王曰：「善。此寡人之所欲聞也。」惠孟曰：「夫刺之而不入，擊之而不中，此猶辱也。臣有道於此，使人雖有勇弗敢刺，雖有力不敢擊。夫不敢刺，不敢擊，非無其意也；臣有道於此，使人本無其意也。夫無其意，未有愛利之心也；臣有道於此，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。」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，四累[○]之上也。大王獨無意邪？宋王曰：「此寡人所欲得也。」惠孟對曰：「孔、墨是已。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，無官而爲長，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，今大王萬乘之主也，誠有其志，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，此賢於孔、墨也遠矣。」宋王無以應。惠孟出，宋王謂左右曰：「辯矣，客之以說勝寡人也。」[○]故老子曰：「勇於不敢則活。」[○]由此觀之，大勇反爲不勇耳。

①四累猶言四倍也。

②惠孟事又見呂覽順說篇與列子說符篇；惠孟作惠盎。

③見老子第七十

昔堯之佐九人，舜之佐七人，武王之佐五人，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，不能一事焉，然而垂拱受成功者，善乘人之資也。故人與驥逐走，則不勝驥，託於車上，則驥不能勝人。北方有獸，其名蹇，曰：鼠前而免後，趨則頓，走則顛，常爲蚩蚩驅。取甘草以與之，蹇有患害，蚩蚩驅蹇必負而走。此以其能，託其所不能。故老子曰：『夫代大匠斲者，希不傷其手。』

○蹇，居月切（4口廿）。

○蚩蚩，驅蹇音蟲蟲巨虛。

○見老子第七十四章。

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，嗣君應之曰：『予所有者，千乘也，願以受教。』薄疑對曰：『烏獲舉千鈞，又况一斤乎！』杜赫以安天下，說周昭文君，文君謂杜赫曰：『願學所以安周。』赫對曰：『臣之所言不可，則不能安周；臣之所言可，則周自安矣。』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。故老子曰：『大制無割，故致數輿無輿也。』

○『大制無割』見老子第二十八章。『致數輿無輿』見第三十九章。

魯國之法，魯人爲人妾於諸侯，有能贖之者，取金於府。子贛贖魯人於諸侯，

來而辭不受金。孔子曰：『賜失之矣。夫聖人之舉事也，可以移風易俗，而「受」教順。○可施後世，非獨以適身之行也。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，贖而受金則爲不廉，不受金則不復贖人。自今以來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。』孔子亦可謂知「禮」化矣。故老子曰：『見小曰明。』魏武侯問於李克曰：『吳之所以亡者何也？』李克對曰：『數戰而數勝。』武侯曰：『數戰數勝，國之福，其猶以亡何故也？』對曰：『數戰則民罷，數勝則主僑，以僑主使罷民，而國不亡者，天下鮮矣。』僑則恣，恣則極物，罷則怨，怨則極慮，上下俱極，吳之亡猶晚矣。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。故老子曰：『功名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』

○教順教訓也。

○見老子第五十二章。

○見老子第九章。

甯越欲干齊桓公，困窮無以自達，於是爲商旅將任車，以商於齊，暮宿於郭門之外。桓公郊迎客，夜開門辟任車，爝火甚盛，從者甚衆。甯越飯牛車下，望見桓公而悲，擊牛角而疾商歌。桓公聞之，撫其僕之手曰：『異哉，歌之者非常人。』

也！』命後車載之。桓公「及」反至，從者以請。桓公贛之衣冠而見，說以爲天下；桓公大說，將任之。羣臣爭之曰：「客衛人也，衛之去齊不遠，君不若使人問之；而故賢者也，用之未晚。」桓公曰：「不然。問之，患其有小惡也。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，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。凡聽必有驗，一聽而弗復問，合其所以也。」且人固難「合」全也，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。』當是舉也，桓公得之矣。故老子曰：「天大，地大，道大，王亦大，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。」^④以言其能包裹之也。

① 燭^今炬火也。

② 文選嘯賦注引此歌曰：「出東門兮厲石斑，上有松柏兮清且閑；粗布衣兮縕纓，時

不遇兮堯舜；牛兮努力食細草，大臣在爾側，吾當與爾適楚國。」
③ 言合已聽知之意，所以用之也。

④ 見老子第二十五章。

大王亶父居邠，翟人攻之，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，曰：「翟人之所求者地，無以財物爲也。」大王亶父曰：「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，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，

吾弗爲。皆勉處矣！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？且吾聞之也，不以其所養害其養。』杖策而去。民相連而從之，遂成國於岐山之下；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。雖富貴不以養傷身，雖貧賤不以利累形。今受其先人之爵祿，則必重失之，生之所自來者久矣，而輕失之，豈不惑哉！故老子曰：『貴以身爲天下，焉可以託天下；愛以身爲天下，焉可以寄天下矣。』』

○見老子第十三章，文稍異。

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：『身處江海之上，心在魏闕之下，爲之奈何？』詹子曰：『重生。重生則輕利。』中山公子牟曰：『雖知之，猶不能自勝。』詹子曰：『不能自勝則從之。』『從之神無怨乎？』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，此之謂重傷；重傷之人，無壽類矣。』○故老子曰：『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。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。』』

○公子牟事見莊子讓王篇與呂覽審君篇。

○「知和」等四句，見老子第五十五章，「用其光」

句見老子第五十二章。

楚莊王問詹何曰：「治國奈何？」對曰：「何明於治身，而不明於治國？」楚王曰：「寡人得立宗廟社稷，願學所以守之。」詹何對曰：「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，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，故本「任」在於身，不敢對以末。」楚王曰：「善。」
故老子曰：「修之身，其德乃真也。」

○楚莊事見呂覽執一篇。

○見老子第五十四章。

桓公讀書於堂，輪扁斲輪於堂下，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：「君之所讀者何書也？」桓公曰：「聖人之書。」輪扁曰：「其人焉在？」桓公曰：「已死矣。」輪扁曰：「是直聖人之糟粕耳！」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：「寡人讀書，工人焉得而譏之哉！有說則可，無說則死。」輪扁曰：「然，有說。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。大疾則苦而不入，大徐則甘而不固；○不甘不苦，應於手，厭於心，而可以至妙者，臣不能以教臣之子，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。是以行年七十，老而爲輪。今聖人之所言

者，亦以懷其實，窮而死，獨其糟粕在耳。』故老子曰：『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』

○苦[△]急意也，甘[△]緩意也。○見老子第一章。

昔者司城子罕相宋，謂宋君曰：『夫國家之安危，百姓之治亂，在君行賞罰；夫爵賞賜予，民之所好也，君自行之，殺戮刑罰，民之所怨也，臣請當之。』宋君曰：『善。寡人當其美，子受其怨，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。』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，在子罕也，大臣親之，百姓畏之，居不至期年，子罕遂卻宋君，而專其政。○故老子曰：『魚不可脫于淵，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』

○子罕事見韓非外儲說右篇，又見韓詩外傳。○見老子第三十六章。

王壽負書而行，見徐馮於周塗。○徐馮曰：『事者應變而動，變生於時，故知時者無常行，書者言之所出也，言出於知者，故知者不藏書。』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。○故老子曰：『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』

○周塗猶大路也。

○王壽事見韓非喻老篇。

○見老子第五章。

令尹子佩請飲莊王，莊王許諾。子佩具於強臺，莊王不往。明日，子佩疏，揖北面，立於殿下，曰：「昔者君王許之，今不果往，意者臣有罪乎？」莊王曰：「吾聞子具於強臺，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。」左江而右淮，其樂忘死，若吾薄德之人，不可以當此樂也，恐留而不能反。」故老子曰：「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」

○疏，徒跣也。

○方皇，水名。

○見老子第三章。

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，無禮焉。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：「君無禮於晉公子，吾觀其從者，皆賢人也，若以相夫子，反晉國，必伐曹，子何不先加德焉？」釐負羈遺之壺餒，而加璧焉。重耳受其餒而反其璧。及其反國，起師伐曹，尅之，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都。故老子曰：「曲則全，枉則正。」

○餒，音俊（ㄉㄨㄥˋ），食之餘也。

○釐負羈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及二十八年。

○見老子第

二十二章。

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，國破身亡，困於會稽，忿心張膽，氣如涌泉，選練甲卒，赴火若滅，然而請身爲臣，妻爲妾，親執戈爲吳兵。王先馬，「走」果禽之於干遂。故老子曰：「柔之勝剛也，弱之勝強也，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。」越王親之，故霸中國。

○先馬言走先馬前，卽上文所謂身爲臣也。

○擒吳王夫差於干遂也。

○見老子第七十八章。

趙簡子死，未葬，中牟入齊，已葬五日，襄子起兵攻圍之，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，襄子擊金而退之。車吏諫曰：「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，是天助我，何故去之？」襄子曰：「吾聞之叔向曰：『君子不乘人於利，不迫人於險。』使之治城，城治而後攻之。」中牟聞其義，乃請降。故老子曰：「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」

○趙襄子事見新序雜事及韓詩外傳。

○見老子第二十二章。

秦穆公謂伯樂曰：「子之年長矣，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？」對曰：「良馬者，可以形容筋骨相也；相天下之馬者，若滅若失，若亡其一。若此馬者，絕塵弭轍。」

臣之子皆下材也，可告以良馬，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。臣有所「與」以「供」共儻〔纏〕纒采薪者九方堙，③此其於馬，非臣之下也，請見之。」穆公見之，使之求馬。三月而反，報曰：「已得馬矣，在於沙邱。」穆公曰：「何馬也？」對曰：「牡而黃，使人往取之，牡而驪。穆公不說，召伯樂而問之曰：『敗矣！子之所使求馬者，毛物牝牡弗能知，又何馬之能知？』伯樂喟然大息曰：『一至此乎？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！若堙之所觀者，天機也，得其精而忘其粗，在內而忘其外，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，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；若彼之所相者，乃有貴乎馬者。』馬至而果千里之馬。故老子曰：『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。』」

①言精神不動，若亡其身也。

②以猶與也。

③儻，纒，言負荷繩索也。儻，通作擔。纒，音墨，索也。九方堙，

列子作九方臬。見列子說符篇。

④見老子第四十五章。

吳起爲楚令尹，適魏，問屈宜若曰：「王不知起之不肖，而以爲令尹，先生試觀起之爲「人」之也。」屈子曰：「將奈何？」吳起曰：「將衰楚國之爵，而平其制

祿；損其有餘，而綏其不足；砥礪甲兵，時爭利於天下。』屈子曰：『宜若聞之，昔善治國家者，不變其故，不易其常；今子將衰楚國之爵，而平其制祿，損其有餘，而綏其不足，是變其故，易其常也。』行之者不利。宜若聞之曰：怒者逆德也，兵者凶器也，爭者人之所本也。今子陰謀逆德，好用凶器，「始」治人之所「本」去，逆之至也。且子用魯兵，不宜得志於齊，而得志焉；子用魏兵，不宜得志於秦，而得志焉。宜若聞之，非禍人不能成禍，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，戾人理，至今無禍，「差」嗟！須。』夫子也。』吳起惕然曰：『尚可更乎？』屈子曰：『成形之徒，不可更也；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。』②老子曰：『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。』③『晉伐楚，三舍不止。大夫請擊之。』莊王曰：『先君之時，晉不伐楚，及孤之身，而晉伐楚，是孤之過也，若何其辱？』羣大夫曰：『先臣之時，晉不伐楚，今臣之身，而晉伐楚，此臣之罪也，請二三擊之。』王俛而泣涕沾襟，起而拜羣大夫。晉人聞之曰：『君臣爭以過爲在己，且輕下其臣，不可伐也。』夜還師而歸。老子曰：『能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。』④

①須猶待也。

②屈宜若事見說苑指武權謀篇。

③見老子第四章。

④見老子第七十八章。

宋景公之時，熒惑在心，公懼，召子韋而問焉，曰：「熒惑在心，何也？」子韋曰：「熒惑，天罰也。心，宋分野。禍且當君。雖然，可移於宰相。」公曰：「宰相所使治國家也，而移死焉，不祥。」子韋曰：「可移於民。」公曰：「民死，寡人誰爲君乎？寧獨死耳！」子韋曰：「可移於歲。」公曰：「歲，民之命；歲饑，民必死矣。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，其誰以我爲君者乎？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。子韋無復言矣。」子韋還走，北面再拜曰：「敢賀君。天之處高而聽卑，君有君人之言三，天必〔有〕三賞君。今夕星必徙三舍。君延年二十一歲。」公曰：「子奚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君有君人之言三，故有三賞，星必三徙舍，舍行七〔里〕，星當一年，三七二十一，故君〔移〕延年二十一歲。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，星不徙，臣請死之。」公曰：「可。」是夕也，星果三徙舍。○故老子曰：「能受國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」○

○子韋事見呂覽制樂篇，新序雜事篇，史記宋世家等。

○見老子第七十八章。

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，謂弟子曰：『人而無能者，龍不能與游。』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：『臣能呼。』公孫龍顧謂弟子曰：『門下故有能呼者乎？』對曰：『無有。』公孫龍曰：『與之弟子之籍。』後數日，往說燕王，至於河上，而航在一汜，使善呼者呼之，一呼而航來。故曰：聖人之處世，不逆有伎能之士。故老子曰：『人無棄人，物無棄物，是謂襲明。』』

○見老子第二十七章。

子發攻蔡，踰之。○宣王郊迎，列田百頃而封之，執圭。子發辭不受，曰：『治國立政，諸侯入賓，此君之德也；發號施令，師未合而敵遁，此將軍之威也；兵陳戰而勝敵者，此庶民之力也。夫乘民之功勞，而取其爵祿者，非仁義之道也。故辭而弗受。』故老子曰：『功成而不居，夫惟不居，是以不去。』』

○踰之謂克勝之也。

○見老子第二章。

晉文公伐原，與大夫期三日，三日而原不降，文公令去之。軍吏曰：『原不過』

一二日將降矣。』君曰：『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，以與大夫期，盡而不能，失信得原，吾弗爲也。』原人聞之曰：『有君若此，可弗降也？』遂降。溫人聞，亦請降。○故老子曰：『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故美言可以市尊，美行可以加人。』

○圍原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。

○「窈兮冥兮」四句見老子第二十一章。「美言」二句見老

子第六十二章。但今本老子文微異。

公儀休相魯，而嗜魚；一國獻魚，公儀子弗受。其弟子諫曰：『夫子嗜魚弗受，何也？』答曰：『夫唯嗜魚，故弗受。夫受魚而免於相，雖嗜魚不能自給魚；毋受魚而不免於相，則能長自給魚。』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。○故老子曰：『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，非以其無私邪，故能成其私。』○一曰：『知足不辱。』

○公儀休事見韓非外儲說右下篇。○見老子第七章。○見老子第四十四章。一曰猶言「又曰」也。

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：『人有三怨，子知之乎？』孫叔敖曰：『何謂也？』對曰：『爵高者士妒之，官大者主惡之，祿厚者怨處之。』孫叔敖曰：『吾爵益高，吾志益下，吾官益大，吾心益小，吾祿益厚，吾施益博，是以免三怨，可乎？』○故老子曰：『貴必以賤爲本，高必以下爲基。』

○孫叔敖語見列子說符篇。○見老子第三十九章。

大司馬捶鉤者，○年八十矣，而不失鉤芒。大司馬曰：『子巧邪？有道邪？』曰：『臣有守也。臣年二十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，非鉤無察也。』是以用之者，必假於弗用也，而以長得其用，而況持無不用者乎？物孰不濟焉！○故老子曰：『從事於道者同於道。』

○言大司馬之捶鉤者，捶之累切（ㄒㄨㄣˋ），鍛擊也。鉤，鈞也。○捶鉤事見莊子知北遊篇。

○見老子第二十三章。

文王砥德修政，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。紂聞而患之，曰：『余夙興夜寐，與之

競行，則苦心勞形，縱而置之，恐伐余一人。」崇侯虎曰：「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，太子發勇敢而不疑，中子旦恭儉而知時，若與之從，則不堪其殃，縱而赦之，身必危亡。冠雖弊，必加於頭，及未成，請圖之。」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。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，得騶虞、雞斯、^①之乘、玄玉百「工」珉、^②大貝百朋、^③玄豹、黃羆、青豸、^④白虎文皮千合，以獻於紂，因費仲而通。紂見而說之，乃免其身，殺牛而賜之。文王歸，乃爲玉門，築靈臺，相女童，擊鐘鼓，以待紂之失也。紂聞之曰：「周伯昌改道易行，吾無憂矣。」乃爲炮烙，剖比干，剔孕婦，殺諫者。文王乃遂其謀。故老子曰：「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爲天下谷。」^④

○騶虞，白虎黑文，性仁，食自死之獸，日行千里。雞斯，神馬也。

○二玉爲一珉也。珉音覺（下「已」）。

○二貝爲一朋也。

○豸音寒，河干切（尸弓）；胡地野犬也。

○見老子第二十八章。

成王問政於尹佚曰：「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？」對曰：「使之以時而敬順之。」王曰：「其度安在？」至。曰：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」王曰：「懼哉！王人

乎！尹佚曰：『天地之間，四海之內，善之則吾畜也，不善則吾讐也。昔夏商之臣，反讐桀紂而臣湯武，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，此世之所明知也。如何其無懼也！』故老子曰：『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也。』

○成王事見說苑政理篇。

○見老子第二十章。

跖之徒問跖曰：『盜亦有道乎？』跖曰：『奚適其「無」有道也。夫意而中藏者聖也，入先者勇也，出後者義也，分均者仁也，知可否者智也；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，天下無之。』由此觀之，盜賊之心，必託聖人之道，而後可行。故老子曰：『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。』

○盜跖及其徒之間答見莊子胠篋篇。

○見老子第十九章。

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，楚有善爲儉者，往見曰：『聞君求技道之士，臣楚市儉也，願以技齎。』一卒。子發聞之，衣不給帶，冠不暇正，出見而禮之，左右諫曰：『儉者，天下之盜也，何爲之禮？』君曰：『此非左右之所得與。』後無幾何，齊

興兵伐楚，子發將師以當之，兵三卻。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，齊師愈強。於是市偷進請曰：「臣有薄技，願爲君行之。」子發曰：「諾。」不問其辭而遣之。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。子發因使人歸之曰：「卒有出薪者，得將軍之幃，使歸之於執事。」明「又」夕復往，取其枕。子發又使人歸之。明「日」夕又復往，取其簪。子發又使歸之。齊師聞之，大駭。將軍與軍吏謀曰：「今日不去，楚「君」軍恐取吾頭。」乃還師而去。故曰：技無細而能薄，在人君用之耳。故老子曰：「不善人，善人之資也。」

○齋△備也。音躋，牋西切（下）。

○見老子第二十七章。

顏回謂仲尼曰：「回益矣。」仲尼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回忘禮樂矣。」仲尼曰：「可矣，猶未也。」異日復見曰：「回益矣。」仲尼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回忘仁義矣。」仲尼曰：「可矣，猶未也。」異日復見曰：「回坐忘矣。」仲尼遽然曰：「何謂坐忘？」顏回曰：「隳支體，黜聰明，離形去知，洞於化通，是謂坐忘。」仲尼曰：「洞

則無善也，化則無常矣。而夫子薦賢，丘請從之後。故老子曰：『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專氣至柔，能如嬰兒乎？』

○薦先也。

○顏回事見莊子大宗師篇。

○見老子第十章。

秦穆公興師，將以襲鄭。蹇叔曰：『不可。臣聞襲國者，以車不過百里，以人不過三十里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。甲兵未及銳，鈍弊也。糧食未及乏絕也。人民未及罷病也。皆以其氣之高，與其力之盛，至是以犯敵能威滅去之能速。今行數千里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，臣不知其可也。君重圖之。』穆公不聽。蹇叔送師，衰絰而哭之。師遂行，過周而東。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，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。三帥乃懼而謀曰：『吾行數千里以襲人，未至而人已知之，其備必先成，不可襲也。』還師而去。當此之時，晉文公適薨，未葬，先軫言於襄公曰：『昔吾先君與穆公交，天下莫不聞，諸侯莫不知，今吾君薨未葬，而不弔吾喪，而不假道，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。請擊之。』襄公許諾。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，大破之，禽其三

帥以歸。穆公聞之，素服廟臨，以說於衆。○故老子曰：『知而不知，尚矣；不知而知，病也。』

○穆公伐鄭及穀之戰，見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及三十三年。○見老子第七十一章。

齊王后死，王欲置后而未定，使羣臣議。薛公欲中王之意，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日，因問美珥之所在，因勸立以爲王后。齊王大說，遂尊重薛公。故人主之「意」嗜欲見於外，則爲人臣之所制。故老子曰：『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。』

○見老子第五十二章。

盧敖遊乎北海，○經乎太陰，入乎玄闕，○至於蒙穀○之上，見一士焉，深目而玄鬢，「淚注」渠○頸而鳶肩，豐上而殺下，軒軒然方迎風而舞。顧見盧敖，慢然下其臂，遯逃乎碑下。盧敖就而視之，方倦○龜殼而食蛤梨。盧敖與之語曰：『唯敖爲背羣離黨，窮觀於六合之外者，非敖而已乎？敖幼而好游，至長不渝解。』周行四極，唯北陰之未闕。今卒睹夫子於是，子殆可與敖爲友乎？』若士者，奮然○

而笑曰：『嘻，子中州之民，寧肯而遠至此；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，^⑧陰陽之所行，四時之所生，其比夫不名之地，猶窅奧也。^⑨若我南游乎「岡」岡，^⑩寘之野，北息乎沈墨之鄉，西窮窅冥之黨，東「開」關，鴻濛之「先」光，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，聽焉無聞，視焉「無矚」則响，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，^⑪其餘一舉而千萬里，吾猶未之能「之在」至。今子游始於此，乃語窮觀，豈不「亦」遠哉！然子處矣，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「外」上，吾不可以久。』「駐」若士舉臂而竦身，遂入雲中。盧敖仰而視之，弗見，乃止駕，心極治^⑫悖若有喪也，曰：『吾比夫子，猶黃鵠與壤蟲^⑬也；終日行不離咫尺，而自以爲遠，豈不悲哉！』故莊子曰：『小年不及大年，小知不及大知；朝菌不知晦朔，蛄螻不知春秋。』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。

① 盧敖，燕人。秦始皇召以爲博士，使求神仙，亡而不返也。② 太陰，北方也。玄闕，北方之山也。③ 蒙

穀，山名。④ 渠，大也。⑤ 倦，依也。⑥ 渝，解懈也。⑦ 齷，音拳，笑露齒也。⑧ 言此地尙見日月列星

之光。⑨ 言我所游不名之地，以比若（指盧敖）所游者，則若猶游於窅奧耳。窅奧，室內也。⑩ 汰

沃四海與天之際水流聲也。汜，涯也。

① 桮治不怡也。

② 壤蟲之幼也。

③ 見莊子逍遙游篇。

〔季〕孚子治亶父三年，而巫馬期纓衣短褐，易容貌，往觀化焉。見夜漁者，得魚則釋之。巫馬期問焉，曰：「凡子所爲漁者，欲得也；今得而釋之，何也？」漁者對曰：「〔季〕孚子不欲人取小魚也，所得者小魚，是以釋之。」巫馬期歸以報孔子，曰：「〔季〕孚子之德至矣！使人闔行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。」〔季〕孚子何以至於此！孔子曰：「丘嘗問之以治，言曰：「〔誠〕誠於此者，刑於彼。」〔季〕孚子必行此術也。」故老子曰：「去彼取此。」

④ 孚子子賤也。孚與宓聲相近，故可通用。

⑤ 巫馬期，孔子弟子。纓，音問，喪服也。

⑥ 見老子第十二

章。

罔兩問於景，曰：「昭昭者，神明也。」景曰：「非也。」罔兩曰：「子何以知之？」景曰：「扶桑受謝，日照宇宙，昭昭之光，輝燭四海，闔戶塞牖，則無由入矣。若神明，四通竝流，無所不極，上際於天，下蟠於地，化育萬物，而不可爲象，俛仰之

間，而撫四海之外，昭昭何足以明之！故老子曰：『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』

① 罔[△]兩影外之微陰。景[△]即影。

② 扶桑[△]日所出之木。言扶桑受日光而炤宇宙也。

③ 見老子第四十

三章。

光耀問於無有曰：『子果有乎？其果無有乎？』無有弗應也。光耀不得問，而就視其狀貌，冥然忽然，視之不見其形，聽之不聞其聲，搏之不可得，望之不可極也。光耀曰：『貴矣哉！孰能至於此乎？予能有無矣，未能無無也。及其爲無無，又何從至於此哉！』故老子曰：『無有入於無閒，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。』

① 光耀與無有之問答，見莊子知北遊篇。

② 見老子第四十三章。

白公勝慮亂，罷朝而立，倒杖策，鋟上貫頤，① 血流至地而弗知也。鄭人聞之

曰：『頤之忘，將何不忘哉！』此言精神之越於外，智慮之蕩於內，則不能漏理其形也。是故神之所用者遠，則所遺者近也。故老子曰：『不出戶以知天下，不窺牖

以見天道，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○」此之謂也。

○策馬捶，其端有針以刺馬，謂之鑿。倒杖策，故鑿上貫頤也。鑿音輟（出×廿）。

○見老子第四十

七章。

秦皇帝得天下，恐不能守，發邊戍，築長城，修關梁，設障塞，具傳車，置邊吏，然劉氏奪之，若轉閉錘。昔武王伐紂，破之牧野，乃封比干之墓，表商容之閭，柴○箕子之門，朝成湯之廟，發鉅橋之粟，散鹿臺之錢，破鼓折枹，弛弓絕絃，去舍露宿，以示平易，解劍帶笏，以示無仇；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，諸侯執幣相朝，三十四世不奪。故老子曰：「善閉者，無關鍵而不可開也。善結者，無繩約而不可解也。○」

○柴，守護之也。○見老子第二十七章。

尹需學御，三年而無得焉，私自苦痛，常寢想之；中夜，夢受秋駕○於師。明日往朝，師望「之」而謂之曰：「吾非愛道於子也，恐子不可予也；今日教子以秋駕。」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：「臣有天幸，今夕固夢受之。」○故老子曰：「致虛

極，守靜篤，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也。

○秋駕善御之術。

○尹需事見呂覽博志篇。

○見老子第十六章。

昔孫叔敖三得令尹，無喜志，三去令尹，無憂色。延陵季子，吳人，願一以爲王而不肯。許由讓天下而弗受。晏子與崔杼盟，臨死地，不變其儀。此皆有所遠通也。精神通於死生，則物孰能惑之？荆有飲非，得寶劍於干隊，還反度江。至於中流，陽侯之波，兩蛟「俠」夾繞其船。飲非謂柁船者曰：「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？」對曰：「未嘗見也。」於是飲非「瞑目」，敦然，瞋目攘臂拔劍曰：「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，不可劫而奪也。此江中之腐肉朽骨，棄劍而已，余有奚愛焉！」赴江刺蛟，遂斷其頭，船中人盡活，風波畢除，荆爵爲執圭。孔子聞之曰：「夫善「載」哉！不以腐肉朽骨棄劍者，飲非之謂乎？」○故老子曰：「夫唯無以生爲者，是賢於貴生焉。」

○飲非事見呂覽知分篇。

○見老子第七十五章。

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，魏王辯之，約車十乘，將使荆；辭而行，「人」又以為從未足也，復以衡說，其辭若然。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。○失從「心」之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，是其所以固也。夫言有宗，事有本，失其宗本，技能雖多，不若其寡也。故周鼎著倕而使齧其指，○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。故慎子○曰：「匠人知為門，不能以「門」閉，所以不知門也。故必杜然後能「門」開。」

○淳于髡事見呂覽雜謂篇。

○倕（音垂）堯時巧工；周人鑄鼎畫像，鑄倕身於鼎，使自銜其指，以

戒後世不尚大巧為也。○慎子名到，齊人。

墨者有田鳩者，欲見秦惠王，約車申轅，畱於秦，周年不得見，客有言之楚王者，往見楚王，楚王甚悅之，予以節，使於秦；至因見「予」之將軍之節，惠王見而說之；出舍，喟然而歎，告從者曰：「吾畱秦三年，不得見，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。物故有近之而遠，遠之而近者。」故大人之行，不「掩」扶以繩，至所極而已矣；此「所謂」筦子所謂「臬」鳥飛而「維」準繩者。○澧水之深，千仞而不受塵垢，投金鐵

「鍼」焉，則形見於外，非不深且清也，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。是故石上不生五穀，禿山不游麋鹿，無所陰蔽「隱」也。

○言鳥飛雖不必如繩之直，然意南而南，意北而北，總期於還山集谷而後止，則亦與準於繩者無異，所謂苟大意得，不以小缺爲傷，蓋以喻大人之行也。

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：「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？」對曰：「中行、知氏。」文子曰：「何乎？」對曰：「其爲政也，以苛爲察，以切爲明，以刻下爲忠，以計多爲功，譬之猶廓革者也，廓之大則大矣，裂之道也。」故老子曰：「其政悶悶，其民純純，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」○

○見老子第五十八章。

景公謂太卜曰：「子之道何能？」對曰：「能動地。」晏子往見公，公曰：「寡人問太卜曰：『子之道何能？』對曰：『能動地。』地可動乎？」晏子默然不對。出見太卜曰：「昔吾見句星在「房」駟心之間，地其動乎？」太卜曰：「然。」晏子出，

太卜走往見公曰：『臣非能動地，地固將動也。』田子陽聞之曰：『晏子默然不對者，不欲太卜之死，往見太卜者，恐公之欺也。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。』故老子曰：『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剝。』

○見老子第五十八章。

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，飲酒酣，文侯喟然歎曰：『吾獨無豫讓以爲臣乎？』蹇重舉白，而進之曰：『請浮君。』君曰：『何也？』對曰：『臣聞之，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，有道之君不知忠臣，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！』文侯受觴而飲，酌不獻，曰：『無管仲、鮑叔以爲臣，故有豫讓之功。』故老子曰：『國家昏亂有忠臣。』

○舉白進酒也。

○浮罰也。

○酌飲酒盡也。

子肖切（下一么）

④見老子第十八章。

孔子觀桓公之廟，有器焉，謂之宥卮。孔子曰：『善哉！予得見此器。』顧曰：『弟子取水。』水至，灌之，其中則正，其盈則覆。孔子造然革容曰：『善哉！持盈者乎！』子貢在側曰：『請問持盈。』曰：『益而損之。』曰：『何謂益而損之？』曰：『夫物』

盛而衰，樂極則悲，日中而移，月盈而虧；是故聰明睿智，守之以愚，多聞博辯，守之以陋，「代」武力毅勇，守之以畏，富貴廣大，守之以儉，德施天下，守之以讓；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，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。故老子曰：「服此道者不欲盈，夫唯不盈，故能弊而不新成。」

○中水半卮也。

○見老子第十五章。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寡人伐紂，天下「是」謂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，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，鬪爭不已，爲之柰何？」太公曰：「甚善，王之問也！夫未得獸者，唯恐其創之小也，已得之，唯恐傷肉之多也；王若欲久持之，則塞民於兌，○道「全」令「爲無用之事，煩擾之教；彼皆樂其業，「供」佚其情，昭昭而道冥冥。於是乃去其「贅」，鑿而載之「木」，○解其劍而帶之笏，爲三年之喪，令類不蕃，高辭卑讓，使民不爭，酒肉以通之，竽瑟以娛之，鬼神以畏之，繁文滋禮，以弇其質，厚葬久喪，以亶其家，含珠鱗，施綸組，以貧其財，深鑿高壟，以盡其力，家貧族少，慮患者「貧」。

寡，以此移風，可以持天下弗失。』故老子曰：『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^④』也。

①兌耳目鼻口也。

②道令猶言導使也。

③鑿（音謀）首鎧也。尢鵠鳥冠也。尢卽鵠字，鵠音聿，又

音述。④見老子第三十七章。

詮言篇

洞同天地，渾沌爲樸，未造而成物，謂之太一。①同出於一，所爲各異；有鳥，有魚，有獸，有蟲，謂之「分」方物。方以類別，物以羣分，性命不同，皆形於有，隔而不通，分而爲萬物，莫能「及」反宗。故動而謂之生，死而謂之窮，皆爲物矣，非不物而物物者也。②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。③稽古太初，人生於無形於有；有形而制於物，能反其所生；若未有形，謂之真人，真人者，未始分於太一者也。聖人不爲名尸，④不爲謀府，不爲事任，不爲智主；藏無形，行無迹，遊無朕；不爲福先，不爲禍始，保於虛無，動於不得已。欲福者或爲禍，欲利者或離害，故無爲而寧者，失其所以寧，則危，無事而治者，失其所以治，則亂。星列於天而明，故人指之，義列於德而見，故人視之。人之所指，動則有章，人之所視，行則有迹；動有章則「詞」訶，行有迹則議，故聖人揜明於不形，藏迹於無爲。王子慶忌死於劍，⑤羿死於桃棗，⑥子路薙於衛。

蘇秦死於口。人莫不貴其所有，而賤其所短，然而皆溺其所貴，而極其所賤，所貴者有形，所賤者無朕也。故虎豹之彊來射，蝮蛇之捷來措。人能貴其所賤，賤其所貴，可與言至論矣。

①太一元神，總萬物者。

②不物之物，恍惚虛無。

③物物者，造萬物者也。此不在萬物之中也。

④尸主也。

⑤王子慶忌，吳王僚之弟子，闔閭弑僚，慶忌勇健，亡在鄭，闔閭畏之，使要難刺慶忌。

⑥楛大杖，以桃木爲之，以擊殺羿。按說山篇云「羿死桃部」，高注謂桃部地名也，與此說異。或謂說山篇注乃高註，而此篇則許註也，故不同。

⑦措謂緝以糾繫之也。

自信者，不可以誹譽遷也。知足者，不可以勢利誘也。故通性之情者，不務性之所無以爲，通命之情者，不憂命之所無奈何。通於道者，物莫「不」足滑。其「調」和。①詹何②曰：「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，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。矩不正，不可以爲方，規不正，不可以爲員。身者，事之規矩也，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。」原天命，治心術，理好憎，適情性，則治道通矣。原天命則不惑禍福，治心術則

不妄喜怒，理好憎則不貪無用，適情性則欲不過節；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，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，不貪無用則不以欲「用」害性，欲不過節則養知性足。凡此四者，弗求於外，弗假於人，反己而得矣。

○滑亂也。

○謂物莫能亂其天和也。

○詹何戰國時人，善術數；一日坐，弟子侍，有牛鳴於門外，弟

子曰：「牛也，而白題。」何曰：「然是黑牛也，而白在其角。」使人視之，果黑牛，而以布裹其角。

天下不可以智爲也，不可以慧識也，不可以事治也，不可以仁附也，不可以強勝也；五者，皆人才也，德不盛不能成一焉，德立則五無殆，五見則德無位矣。故得道則愚者有餘，失道則智者不足。渡水而無游數，○雖強必沈，有游數，雖羸必遂；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？爲治之本，務在於安民；安民之本，在於足用；足用之本，在於勿奪時；勿奪時之本，在於省事；省事之本，在於節欲；節欲之本，在於反性；反性之本，在於去載；○去載則虛，虛則平，平者道之素也，虛者道之舍也。能有天下者，必不失其國，能有其國者，必不喪其家，能治其家者，必不遺其身，能修其身者

必不忘其心，能原其心者，必不虧其性，能全其性者，必不惑於道。故廣成子曰：「慎守而內，周閉而外，多知爲敗。毋視毋聽，抱神以靜，形將自正。」不得之己，而能知彼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易曰：「括囊，無咎無譽。」能成霸王者，必得勝者也，能勝敵者，必強者也，能強者，必用人力者也，能用人力者，必得人心也，能得人心者，必自得者也，能自得者，必柔弱也，強勝不若己者，至於與同，則格。柔勝出於己者，其力不可度。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，唯聖人能之。善游者，不學刺舟而使用之，勁筋者，不學騎馬而便居之，輕天下者，身不累於物，故能處之。泰王亶父處邠，狄人攻之，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，乃謝耆老而徙岐周，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，遂成國焉。推此意，四世而有天下，不亦宜乎！無以天下爲者，必能治天下者。

①游數疑謂游術也。②去載去浮華載於心者也。載亦訓飾，兵略篇：「載以銀錫，一汗載飾也。」

③廣成子，黃帝時人也。④言強者能勝不若己者，至於與己同等強者，則必格鬥而勝負未可知也。

⑤出於己謂優於己也。柔勝優於己者，言以不戰而勝人也，故其力不可度。⑥筋同筋。⑦四世謂

大王，王季，文王，武王也。

霜雪雨露，生殺萬物，天無爲焉，猶之貴天也；厭文搔法，○治官理民者，有司也；君無事焉，猶尊君也；辟地墾草者，后稷也；決河濬江者，禹也；聽獄制中者，臯陶也；有聖名者，堯也。故得道以御者，身雖無能，必使能者爲己用；不得其道，伎藝雖多，未有益也。方船○濟乎江，有虛船從一方來，觸而覆之，雖有忮心，○必無怨色；有一人在其中，一謂張之，一謂歛之，○再三呼而不應，必以醜豎隨其後。向不怒而今怒，向虛而今實也。人能虛己以遊於世，孰能訾之？釋道而任智者必危，棄數而用才者必困。有以欲多而亡者，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；有以欲治而亂者，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。故智不足免患，愚不足以至於失，寧守其分，循其理，失之不憂，得之不喜。故成者非所爲也，得者非所求也，入者有受而無取，出者有授而無予，因春而生，因秋而殺，所生者弗得，所殺者非怨，則幾於道也。

○厭持也，搔勞也。

○方船，並船也。

○忮心，褊狹之心也。

○持舟楫者，謂近岸爲歛，遠岸爲張。

聖人不爲可非之行，不憎人之非己也。修足譽之德，不求人之譽己也；不能使禍不至，信己之不迎也，不能使福必來，信己之不攘也。禍之至也，非其求所生，故窮而不憂，福之至也，非其求所成，故通而弗矜。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己也，故閒居而樂，無爲而治。聖人守其所以有，不求其所未得；求其所「無」未得，則所有者亡矣。修其所已有，則所欲者至。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，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。舜修之歷山，而海內從化；文王修之岐周，而天下移風。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，身猶弗能保，何尺地之有？故治未固於不亂，而事爲治者必危，行未固於無非，而急求名者必剽也。福莫大無禍，利莫美不喪，動之爲物，不損則益，不成則毀，不利則病，皆險也。道之者危，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殽，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柏莒。故道不可以勸，而「就利者」而可以寧避害者，故常無禍，不常有福，常無罪，不常有功。

①攘卻也。

②矜，自伐其功也。

③以古與已通用。

④固必也。治未固於不亂，言爲治未必不亂也。

⑤劉寸臥切（ㄅㄨㄣˋㄉㄨㄣˋ）砍也。

⑥言秦穆公勝西戎，爲晉敗於殽也。

⑦言楚昭王勝諸夏而爲吳

敗於柏莒（左傳作柏舉）

⑧常尙也。

聖人無思慮，無設儲，①來者弗迎，去者弗將；②人雖東西南北，獨立中央，故處衆枉之中，不失其直，天下皆流，獨不離其壇域，故不爲「善」好，不避醜，遵天之道；不爲始，不專己，循天之理，不豫謀，不棄時，與天爲期，不求得，不辭福，從天之則，不求所無，不失所得，內無「苟」奇禍，外無「苟」奇福，禍福不生，安有人賊爲善則觀，爲不善則議，觀則生「貴」責，議則生患，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「不」而可以退而修身，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，故聖人不以行求名，不以智見譽，法「修」循自然，已無所與，慮不勝數，行不勝德，事不勝道，爲者有不成，求者有不得，人有窮而道無不通，與道爭則凶。故詩曰：『弗識弗知，順帝③之則。』有智而無爲，與無智者同道，有能而無事，與無能者同德，其智也，告之者至，然後覺其動也，其能也，使之者至，然後覺其爲也；有智若無智，有能若無能，道理爲正也。故功蓋天下，不

施其美，澤及後世，不有其名。道理通而人僞滅也。名與道不兩明，人「受」愛名則道不用，道勝人則名息矣。道與人競長，章人者息道者也。人章道息，則危不遠矣。故世有盛名，則衰之日至矣。欲尸名者必爲善，欲爲善者必生事，事生則釋公而就私，背數而任己；欲見譽於爲善，而立名於爲「質」賢，則治不「修」循故而事不「須」順時，治不「修」循故則多責，事不「須」順時則無功，責多功鮮，無以塞之，則妄發而邀當，妄爲而要中，功之成也，不足「以」更「責」事之敗也，「不」足以敝身。故重爲善若重爲非，「而」則幾於道矣。天下非無信士也，臨貨分財，必探籌而定分，以爲有心者之於平，不若無心者也；天下非無廉士也，然而守重寶者，必關戶而「全」璽封，以爲有欲者之於廉，不若無欲者也。人舉其疵則怨人，鑑見其醜則善鑑。^⑤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，^⑥則免於累矣。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，^⑦鄧析巧辯而亂法，^⑧蘇秦善說而亡「國」身；由其道則善無章，「修」循其理則巧無名。故以巧鬪力者，始於陽，常卒於陰，^⑨以慧治國者，始於治，常卒於亂。使水流下，孰弗

能治，激而上之，非巧不能，故文勝則質揜，邪巧則正塞之也。

①設儲猶言預備也。

②將送也。

③帝指天，天即自然也。

④更償也。

⑤鑑鏡也。此言人舉己之

疵則必怨其人，鏡照見己之醜則反讚美鏡，以爲此鏡善也。

⑥言人能接物而不有好憎，若鏡之於

形，則免於累矣。

⑦貿亂也。公孫龍善辯，以白馬非馬，冰不寒，炭不熱爲論，故曰亂名也。

⑧鄧析效

鄭人以訟，訟俱不曲，故子產以爲亂法而誅之也。按呂覽雜謂篇「鄭之富人有溺者，人得其尸者，富

人請贖之，其人求金甚多，以告鄧析，鄧析曰「安之。人必莫之賣矣。」得尸者患之，以告鄧析，鄧析又

答曰「安之。此必無所更買矣。」此亦足見鄧析之巧辯。

⑨陽善也，陰惡也。或說陽喜也，陰怒也。

德可以自修，而不可以使人暴，道可以自治，而不可以使人亂，雖有聖賢之

「寶」資，不遇暴亂之世，可以全身，而未可以霸王也。湯武之王也，遇桀紂之暴也；

桀紂非以湯武之賢而暴也，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。故雖賢王必待遇。遇者，能

遭於時而得之也，非智能所求而成也。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，布施而使仁無章，

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，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，故無爲而自治。善有

章則士爭名，利有本則民爭功，二爭者生，雖有賢者弗能治；故聖人揜迹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。外交而爲援，事大而爲安，不若內治而待時。凡事人者，非以寶幣，必以卑辭；事以玉帛，則貨殫而欲不饜，卑體婉辭，則諭說而交不結，約束誓盟，則約定而反無日。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，而無自恃之道，不足以爲全。若誠「外」釋外交之策，而慎脩其境內之事，盡其地力，以多其積，厲其民死，以牢其城；上下一心，君臣同志，與之守社稷，敦死而民弗離，則爲名者不伐無罪，而爲利者不攻難勝，此必全之道也。

民有道所同道，有法所同守，爲義之不能相固，威之不能相必也，故立君以一民。君執一則治，無常則亂。君道者，非所以爲也，所以無爲也。何謂無爲？智者不以位爲事，勇者不以位爲暴，仁者不以位爲「患」，惠可謂無爲矣。夫無爲則得於一也；一也者，萬物之本也，無敵之道也。凡人之性，少則猖狂，壯則彘強，老則好利，一人之身既數變矣，又況君數易法，國數易君，人以其位通其好憎，下之徑衢，不

可勝理？故君失一，則亂甚於無君之時。故詩曰：『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。』此之謂也。

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，棄數而用慮；天下之物博而智淺，以淺澹博，未有能者也。獨任其智，失必多矣。故好智，窮術也。好勇則輕敵而簡備，自僨而辭助，一人之力以禦強敵，不杖衆多而專用身，才必不堪也。故好勇，危術也。好與則無定分，上之分不定，卽下之望無止；若多賦斂，實府庫，則與民爲讐；少取多與，數未之有也。故好與，來怨之道也。仁、智、勇力，人之美才也，而莫足以治天下；由此觀之，賢能之不足任也，而道術之可脩明矣。

聖人勝心，衆人勝欲；君子行正氣，小人行邪氣。內便於性，外合於義，循理而動，不繫於物者，正氣也。重於滋味，淫於聲色，發於喜怒，不顧後患者，邪氣也。邪與正相傷，欲與性相害，不可兩立，一置一廢，故聖人損欲而從「事於」性。目好色，耳好聲，口好味，接而說之，不知利害「嗜」者，慾也。食之不寧於體，聽之不合於道，視



之不便於性，三官^①交爭，以義為制者，心也。割瘞^②，疽非不痛也，飲毒藥非不苦也，然而為之者，便於身也。渴而飲水非不快也，饑而大飧非不澹也，然而弗為者，害於性也。此四者，耳目「鼻」口不知所取去，心為之制，各得其所。由是觀之，欲之不可勝明矣。凡治身養性，節寢處，適飲食，和喜怒，便動靜，使在己者得，而邪氣「因而」自不生，豈若憂瘕「疵」^③之「與」^④，瘞疽之發，而豫備之哉？夫函牛之鼎沸^⑤，而蠅蚋弗敢入，昆山之玉瑱^⑥，而塵垢弗能污也。聖人無去之心，而心無醜，無取之美，而美不失。故祭祀思親，不求福，饗賓修敬，不思德，唯弗求者能有之。處尊位者，以有公道而無私說，故稱尊焉，不稱賢也；有大地者，以有常術而無鈐謀，故稱平焉，不稱智也。內無暴事，以離怨於百姓，外無賢行，以見忌於諸侯，上下之禮，襲而不離，而為論者，莫然不見所觀焉。此所謂藏無形者，非藏無形，孰能形？

①三官^{△△}，三關也。謂食視聽也。
 ②瘞[△]，音昨禾切。疔[△]×疔[△]，小腫也。
 ③瘕[△]，音賈舉下切。疔[△]×疔[△]，

腹中積塊，忽聚忽散者曰瘕。疔[△]所晏切。疔[△]，尸[△]，腰腹疼痛之病。
 ④函^{△△△}，牛之鼎，大足受一牛之鼎也。

⑤ 璵玉充耳也。音他甸切（去一弓）。

三代之所道者，因也。故禹決江河，因水也；后稷播種樹穀，因地也；湯武平暴亂，因時也。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，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。「在」任智則人與之訟，「在」任力則人與之爭。未有使人無智者，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；未有使人無力者，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。① 此兩者常在久見。故君賢不見，則諸侯不備，不肖不見，則百姓不怨，百姓不怨，則民用可得，諸侯弗備，則天下之時可承。事所與衆同也，功所與時成也，聖人無焉。故老子曰：「虎無所措其爪，兕無所措其角。」蓋謂此也。鼓不「滅」藏於聲，故能有聲，鏡不「沒」設於形，故能有形。② 金石有聲，弗叩弗鳴，管籥有音，弗吹無聲。聖人內藏，不爲物「先」倡，事來而制，物至而應。飾其外者傷其內，扶其情者害其神，見其文者蔽其質，無須臾忘爲質者，必困於性，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，必累其形。故羽翼美者傷骨骸，枝葉美者害根莖，能兩美者，天下無之也。

○此言不能使人智力不若己，但能使人不能以智力加於己。○言鼓本無聲，擊之而後有聲，鏡本無形，物來而後有形。

天有明，不憂民之晦也；百姓穿戶鑿牖，自取照焉；地有財，不憂民之貧也；百姓伐木芟草，自取富焉。至德道者，若邱山，崑然不動，行者以爲期也。○直己而足物，○不爲人贛，○用之者亦不受其德，故寧而能久。天地無予也，故無奪也；日月無德也，故無怨也；喜德者必多怨，喜予者必善奪，唯滅迹於無爲，而隨天地自然者，「唯」爲能勝理，○而「爲受」無愛名，名興則道不行，道行則人無位矣。故譽生則毀隨之，善見則怨從之，利則爲害始，福則爲禍先，唯不求利者爲無害，唯不求福者爲無禍。侯而求霸者，必失其侯，霸而求王者，必喪其霸；故國以全爲常，霸王其寄^⑤也，身以生爲常，富貴其寄也，能不以天下傷其國，而不以國害其身者，「爲」焉，○可以託天下也。

○行道之人，指以爲期也。○已^④指山；言山特自生萬物以足百姓，非爲百姓故生萬物也。此以山喻

有道者。

③贛古送切（々×乙）通貢。

④勝任也。理，事理也。

⑤寄同奇，猶言反常也。

⑥焉；

猶則也。

老子：『故貴以身爲天下，則可以寄天下。』道應訓引作『焉可以託天下。』是其證。

不知道者，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，苦心愁慮以行曲，故福至則喜，禍至則怖，神勞於謀，智遽①於事，禍福萌生，終身不悔，己之所生②，乃反愁人，不喜則憂，中未嘗平，「持」③，無所監，謂之狂生。

①遽讀作劇。劇於事，謂勞於事也。

②言禍福皆己所招。

③奎古握字。

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，有罪者釋；好刑則有功者廢，無罪者誅；及無好者，誅而無怨，施而不德，放準循繩，身無與事，若天若地，何不覆載。故合而舍之者，君也；制而誅之者，法也；民已受誅，「怨」無所，「滅」怨，憾謂之道。道勝則人無事矣。聖人無屈奇④之服，無瑰異之行，服不視，行不觀，言不議，通而不華，窮而不懾，榮而不顯，隱而不窮，異而不見怪，容而與衆同，無以名之，此之謂大通。升降揖讓，趨翔周遊，不得已而爲之，非性所有於身，情無符檢，⑤行所不得已之事，而不解構耳，豈

加故爲哉！故不得已而歌者，不事爲悲，不得已而舞者，不矜爲麗，歌舞而不事爲悲麗者，皆無有根心者。善搏者不欲牟，四不恐不勝，平心定意，「捉」投得其齊，五行由其理，雖不必勝，得籌必多；何則，勝在於數，不在於欲。駟者不貪最先，不恐獨後，緩急調乎手，御心調乎馬，雖不能必先載，馬力必盡矣；何則，先在於數，而不在于欲也。是故滅欲則數勝，棄智則道立矣。賈多端則貧，工多技則窮，心不一也。故木之大者害其條，水之大者害其深，有智而無術，雖鑽之不通，有百技而無一道，雖得之弗能守。故詩曰：「淑人君子，其儀一也；其儀一也，心如結也。」君子其結於一乎？

○屈奇猶瑰異也。

○言非所樂也。

○言遭事宜而制禮，非故爲也。

○牟猶謀也。

○投得其齊

謂投箸也。

○駟音胃，競馳也。

舜彈五絃之琴，而歌南風之詩，以治天下；周公殺「驕」，不收於前，鐘鼓不解於縣，以輔成王，而海內平。匹夫百晦一守，不遑啓處，無所移之也；以一人

兼聽天下，日有餘而治不足，使人爲之也。處尊位者如尸，守官者如祝，宰尸雖能剝狗燒彘，弗爲也，弗能無虧；^③俎豆之列次，黍稷之先後，雖知弗教也，弗能無害也。^④不能祝者不可以爲祝，無害於爲尸，不能御者不可以爲僕，無害於爲佐，故位愈尊而身愈佚，身愈大而事愈少；譬如張琴，小絃雖急，大絃必緩。無爲者，道之體也，執後者，道之容也；無爲制有爲，術也，執後之制先，數也；放於術則強，審於數則甯。今與人卜氏之璧，未受者先也；求而致之，雖怨不逆者，後也。三人同舍，二人相爭，爭者各自以爲直，不能相聽，一人雖愚，必從旁而決之，非以智，不爭也。^⑤兩人相鬪，一贏在側，助一人則勝，救一人則免，鬪者雖強，必制一贏，非以勇也，以不鬪也。由此觀之，後之制先，靜之勝躁，數也。倍道棄數，以求苟遇，變常易故，以知要遮，過則自非，中則以爲候，闇行繆改，終身不寤，此之謂狂。有禍則詘，有福則贏，有過則悔，有功則衿，遂不知反，此謂狂人。員之中規，方之中矩，行成獸止，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。^⑥蓼菜成行，瓶甌有堤，^⑦量粟而舂，數米而炊，可以治家，而

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，而以害性之所以樂，故雖富有天下，貴爲天子，而不免爲哀之人。凡人之性，樂恬而憎憫，^①樂佚而憎勞。心常無欲，可謂恬矣，形常無事，可謂佚矣。遊心於恬，舍形於佚，以俟天命，自樂於內，無急於外，雖天下之大，不足以易其一槩，日月度而無^②漑^③概於志，^④故雖賤如貴，雖貧如富。大道無形，大仁無親，大辯無聲，大廉不賺，不勇不矜，五者無棄，而幾鄉方矣。^⑤軍多令則亂，酒多約則辯，亂則降北，辯則相賊，故始於都者，常^⑥大^⑦卒於鄙，始於樂會，常^⑧大^⑨卒於悲，其作始簡者，其終^⑩本^⑪卒必^⑫調^⑬。今有美酒嘉肴，以相賓饗，卑體婉辭，以接之，欲以合歡，爭盈爵^⑭之間，乃反生鬪，鬪而相傷，三族結怨，反其所憎，此酒之敗也。詩之失，僻樂之失，刺禮之失，責徵音非無羽聲也，羽音羽無徵聲也，五音莫不有聲，而以徵羽定名者，以勝者也。^⑮故仁義智勇，聖人之所備有也，然而皆立一名者，言其大春也。

①憫憂有所在也。

②庾隱也。所鳩切（乙又）概感貌。又介介於懷也。

③方道也。鄉方言向於道。

也。
④鬪丁么切。多也。大也。
⑤爵所以飲。爭滿不滿之間也。
⑥言舉其著稱者也。

陽氣起於東北，盡於西南，陰氣起於西南，盡於東北，陰陽之始，皆調適相似，日長其類，以侵。①相遠，或熱焦沙，或寒凝水，故聖人謹慎其所積。水出於山而入於海，稼生於野而藏於廩，見所始則知終矣。席之上，先藿蕈，②樽之上，先玄樽，③俎之上，先生魚，豆之上，先黍羹。④此皆不快於耳目，不適於口腹，而先王貴之，先本而後末。聖人之接物，千變萬軫，必有不化而應化者。夫寒之與煖相反，大寒地坼水凝，火弗爲衰，其「暑」熱，大「熱」暑，燦石流金，火弗爲益，其烈；寒暑之變，無損益於己，質有「之」定也。聖人常後而不先，常應而不唱，不進而求，不退而讓；隨時三年，時去我先，去時三年，時在我後；無去無就，中立其所，天道無親，唯德是與；有道者不失時與人，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；直己而待命，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，要遮而求合，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；故不曰我無以爲，而天下遠，不曰我不欲，而天下不至。

①侵△今浸，漸也。

②先翟△，謂先以翟△也。翟，胡官切，葦族也。

③樽△，酒器。所尊者玄水。

④泰羹△，不

調五味也。

古之存己者，樂德而忘賤，故名不動志，樂道而忘貧，故利不動心，名利充天下，不足以概志，故廉而能樂，靜而能澹。故其身治者，可與言道矣。自身以上，至於荒芒，①「爾」亦遠矣。自死而天下無窮，②「爾」亦滔矣。③以數雜④之壽，憂天下之亂，猶憂河水之少，泣而益之也。龜三千歲，浮游⑤不過三日，以浮游而爲龜，憂養生之具，人必笑之矣。故不憂天下之亂，而樂其身之治者，可與言道矣。君子爲善，不能使福必來，不爲非，而不能使禍無至；福之至也，非其所求，故不伐其功；禍之來也，非其所生，故不悔其行；內脩極而橫禍至者，皆天也，非人也，故中心常恬漠，不累「積」其德。狗吠而不驚，自信其情，故知道者不惑，知命者不憂。萬乘之主卒，葬其骸於廣野之中，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，神貴於形也。故神制形，則「形」從形勝神，則「神」窮。⑥聰明雖用，必反諸神，謂之太沖。

○[△]荒芒上古時也。○言從己身死後以至天地之無窮。○[△]滔長也。○[△]雜幣也，從子至亥爲一幣。御覽引此，雜卽作市，而又引注曰：「市，猶至也，或作卒，卒，盡也。言垂盡之年，不足以憂天下之亂，猶泣不能使水多也。」

⑤[△]浮游卽蜉蝣。

⑥言可使神制形，不可使形勝神也。

人間錄

人間篇

清淨恬愉，人之性也；儀表規矩，事之制也；知人之性，其自養不勃，知事之制，其舉錯不惑。發一端，散無竟，總一筦，周八極，「總一筦」謂之心。見本而知末，觀指而睹歸，執一而應萬，握要而治詳，謂之術。居知^①所爲，^②行知所之，事知所秉，動知所由，謂之道。道者，置之前而不輦，^③錯之後而不軒，內之尋常而不塞，布之天下而不窳。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己者，心之力也；使人卑下誹謗己者，心之罪也。夫言出於口者，不可止於人；行發於邇者，不可禁於遠；事者難成而易敗也，名者難立而易廢也；千里之隄，以螻蟻之穴漏，百尋之屋，以突隙之「煙」^④爍焚。^⑤堯戒曰：「戰戰慄慄，日慎一日，人莫蹟於山而蹟於「蛭」^⑥。」是故人皆輕小害，易微事，以多悔；患至而後憂之，是猶病者已倦^⑦而索良醫也。雖有扁鵲俞跗^⑧之巧，猶不能生也。夫禍之來也，人自生之；福之來也，人自成之。禍與福同門，利與害爲

鄰，非神聖人莫之能分。凡人之舉事，莫不先以其知，規慮揣度，而後敢以定謀；其或利或害，此愚智之所以異也。曉「自」然自以爲「智」，知存亡之樞機，禍福之門戶，舉而用之，陷溺於難者，不可勝計也。使知所爲是者，事必可行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。是故知慮者，禍福之門戶也，動靜者，利害之樞機也，百事之變化，國家之治亂，待而後成；是故不溺於難者成，是故不可不慎也。

① 知，讀爲智。下三知字同。

② 爲，與謂同義。

③ 蟄，同輕。

④ 突，竈突也。爍，火飛也。

⑤ 躓，音頽，徒回

切（去入），躓，仆也。埵，蟻封也。音迭，徒結切（勿一廿）。

⑥ 倦，劇也。音權，達員切（く口弓）。

⑦ 扁鵲，戰國鄭人，姓秦，名越人，名醫也。俞跗，羣書治要引作俞夫，黃帝時醫。史記扁鵲列傳：「醫有俞

跗，一應劭注曰：俞跗，黃帝時醫。周禮有一楡柎，一韓詩外傳有一踰跗，一揚雄解嘲有一與跗，一並卽

俞跗也。

天下有三危：少德而多寵，一危也；才下而位高，二危也；身無大功而受厚祿，三危也。故物或損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損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昔者楚莊王旣勝晉於河

雍之間，^①歸而封孫叔敖，辭而不受，「病疽將」^②且死，^③謂其子曰：「吾則^④死，
矣。」王必封女，女必讓肥饒之地，而受沙石之地，楚越之間，有有寢之邱者，其地
确^⑤「石」而名醜；荆人鬼，^⑥越人襪，^⑦人莫之利也。」孫叔敖死，王果封其子以肥
饒之地，其子辭而不受，請有寢之邱。楚國之「俗」法，功臣二世而「爵」奪祿，惟孫
叔敖獨存。此所謂損之而益也。何謂益之而損？昔晉厲公南伐楚，東伐齊，西伐秦，
北伐燕，兵「橫」行天下而無所綽，^⑧威服四方而無所詘，^⑨遂合諸侯於嘉陵，氣
充志驕，淫侈無度，暴虐萬民，內無輔拂之臣，外無諸侯之助，戮殺大臣，親近導諛，
明年出遊匠驪氏，爨書，中行偃^⑩劫而幽之，諸侯莫之救，百姓莫之哀，三月而死。
夫戰勝攻取，地廣而名尊，此天下之所願也，然而終於身死國亡。此所謂益之而
損者也。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邱沙石之地，所以累世不奪也；晉厲公之合諸侯
於嘉陵，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。

① 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，邲，河雍地也。

② 疔，痲也。古疾病字止作疔（即今疾字）。疔且死，即

病且死也。

③則猶若也。

④鬼好事鬼也。

⑤禴祥也音機。

⑥終屈也。

⑦詘屈也音屈。

⑧皆

晉大夫。

衆人皆知利而病病也，唯聖人知病之爲利，知利之爲病也。夫再實之木根必傷，掘藏之家必有殃，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。張武教智伯奪韓、魏之地而禽於晉陽，①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。②孔子讀易至損益，未嘗不憤然而嘆曰：『益損者，其王者之事與！』事或欲「以」利之，適足以害之，或欲害之，乃反以利之；利害之反，禍福之門，「戶」不可不察也。陽虎爲亂於魯，③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，得者有重賞，失者有重罪，圍二市，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，④門者止之曰：「天下探之不窮」！『我將出子！』陽虎因赴圍而逐，揚劍提戈而走，門者出之，顧反取其出之者，以戈推之，攘袂薄腋。⑤出之者怨之曰：『我非故與子「反」友也，⑥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，宜矣！其有此難也！』魯君聞陽虎失，大怨問所出之門，使有司拘之，以爲傷者。戰鬪者也不傷者爲縱；之傷者受大賞而不傷

者被重罪。此所謂害之而反利之者也。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？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。戰酣，恭王傷而休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，豎陽穀奉酒而進之。子反之爲人也，嗜酒而甘之，不能絕於口，遂醉而臥。恭王欲復戰，使人召司馬子反，辭以心「痛」疾。王駕而往視之，入幄中而聞酒臭。恭王大怒曰：「今日之戰，不穀親傷，所恃者司馬也，而司馬又若此，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「率」恤吾衆也！不穀無與復戰矣。」於是罷師而去之，斬司馬子反以爲僇。故豎陽穀之進酒也，非欲禍子反也，誠愛而欲快之也，而適足以殺之。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。夫病「溼」溫而強之「食」餐，病渴而飲之寒，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，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。悅於目，悅於心，愚者之所利也，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。故聖人先忤而後合，衆人先合而後忤。

①張武，智伯臣也。擒於晉陽，爲趙襄子所殺。

②申叔時，楚大夫。莊王已滅陳，從申叔時之言，乃復之。

莊王因以稱霸於天下也。

③陽虎，季氏之臣也，專魯國之政。

④伯迫也。迫，頤言舉劍將自刎也。

⑤言刺破衣袂，刃且及於腋也。

⑥言素與湯虎無交。

⑦晉厲公也。

⑧晉人射恭王中目。

⑨睨。

音調於歇切（尸己）傷暑也。

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，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；或有功而見疑，或有罪而益信，何也？則有功者離恩義，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。魏將樂羊攻中山，其子執在城中，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；樂羊曰：『君臣之義，不得以子爲私。』攻之愈急。中山人因烹其子，而遺之鼎羹與其首。樂羊循而泣之曰：『是吾子。』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。使者歸報，中山人曰：『是伏約死節者也，不可忍也。』遂降之。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；自此以後，日以不信。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。何謂有罪而益信？孟孫獵而得麇，使秦西巴持歸烹之。麇母隨之而嘯。秦西巴弗忍，縱而予之。孟孫歸求麇安在。秦西巴對曰：『其母隨而嘯，臣誠弗忍，竊縱而予之。』孟孫怒，遂秦西巴。居一年，取以爲子傅。左右曰：『秦西巴有罪於君，今以爲子傅，何也？』孟孫曰：『夫一麇而不忍，又何況於人乎？』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。故趨舍不可不

審也。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，而不得入魏也。③功非不大也，然而累足無所踐者，不義之故也。

①循摺之段字，摺（音楯，尸×尸）撫摩也。

②魯大夫。

③公孫鞅，商君也；爲秦伐魏，欺魏公子卬

而殺之，後有罪走魏，魏人不入也。

事或奪之而反與之，或與之而反取之。智伯求地於魏宣子，宣子弗欲與之；任登曰：「智伯之強，威行於天下，求地而弗與，是爲諸侯先受禍也，不若與之。」宣子曰：「求地不已，爲之奈何？」任登曰：「與之使喜，必將復求地於諸侯，諸侯必植耳。①與天下同心而圖之，一心所得者，非直吾所亡也。」魏宣子裂地而授之。又求地於韓康子，韓康子不敢不予；諸侯皆恐。又求地於趙襄子，襄子弗與。於是智伯乃從韓魏，圍襄子於晉陽；三國通謀，禽智伯而三分其國。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者也。何謂與之而反取之？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，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，虞公惑於璧與馬，而欲與之道。宮之奇諫曰：「不可。夫虞之與虢，

若車之有「輪」輔，「輪」輔依於車，車亦依「輪」輔；虞之與虢，相恃而「勢」存也。若假之道，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。『虞公弗聽，遂假之道。荀息』○伐虢，遂克之，還反伐虞，又拔之。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。

○植耳竦耳而聽我。

○荀息，晉大夫。

聖王布德施惠，非求「其」報於百姓也。郊望禘嘗，○非求福於鬼神也；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，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，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。夫有陰德者，必有陽報，有「陰」隱行者必有昭名。古者溝防不修，水爲民害，禹鑿龍門，辟伊闕，平治水土，使民得陸處，百姓不親，五品不愼，契教以君臣之義，父子之親，夫妻之辨，長幼之序，田野不修，民食不足，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，糞土種穀，令百姓家給人足，故三后之後，無不王者，有陰德也。周室衰，禮義廢，孔子以三代之道，教導於世，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，有隱行也。秦王趙政，○兼吞天下而亡，智伯侵地而滅，商鞅支解，李斯車裂，三代種德而王，齊桓繼絕而霸。故樹黍者不獲稷，樹怨者無

報德。

○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禘嘗祭宗廟。

○秦始皇名政生於趙故曰趙政。

昔者宋人有好善者，三世不解。○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，以問先生。先生曰：「此吉祥，以饗鬼神。」○居一年，其父無故而盲，牛又復生白犢。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。其子曰：「前聽先生言而失明，今又復問之，奈何？」其父曰：「聖人之言，先忤而後合；其事未究，固試往復問之。」其子又復問先生。先生曰：「此吉祥也，復以饗鬼神。」歸致命其父。其父曰：「行先生之言也。」居一年，其子又無故而盲。其後楚攻宋，圍其城。○當此之時，易子而食，析骸而炊，丁壯者死，老病童兒皆上城，牢守而不下。楚王大怒，城已破，諸城守者皆屠之，此獨以父子盲之故，得無乘城。軍罷圍解，則父子俱視。○夫禍福之轉而相生，其變難見也。近○塞上之人有善術者，馬無故亡而入胡，人皆弔之；其父曰：「此何遽不能爲福乎？」居數月，其馬將胡駿馬而歸，人皆賀之；其父曰：「此何遽不能爲禍乎？」家富良馬，

其子好騎，墮而折其髀；人皆弔之；其父曰：「此何遽不能爲福乎？」居一年，胡人大入塞，丁壯者「引」控弦而戰，近塞之人死者十九；此獨以跛之故，父子相保。故福之爲禍，禍之爲福，化不可極，深不可測也。

①解，同懈。

②言白犢純色，可以爲犧牲也。

③楚莊王時，圍宋八月。

④復明也。

⑤謂近時也。

或直於辭而不「害」周。①於事者，或虧於耳「以」忤於心而合於實者。高陽魍②將爲室，問匠人，匠人對曰：「未可也。木尙生，加塗其上，必將撓，以生材任重塗，今雖成，後必敗。」高陽魍曰：「不然。夫木枯則益勁，塗乾則益輕，以勁材任輕塗，今雖惡，後必善。」匠人窮於辭，無以對，受令而爲室，其始成，岫然③善也，而後果敗。此所謂直於辭而不「可用」周於事者也。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？靖郭君④將城薛，賓客多止之；弗聽。靖郭君謂謁者曰：「無爲賓通言。」齊人有請見者，曰：「臣請道三言而已；過三言，請烹。」靖郭君聞而見之。賓趨而進，再拜而興，因稱曰：「海大魚，」則反走。靖郭君止之曰：「願聞其說。」賓曰：「臣不敢以

死爲熙^⑤。靖郭君曰：「先生不遠道而至此，爲寡人稱之。」賓曰：「海大魚網弗能止也，鈞弗能牽也，蕩而失水，則螻螳皆得志焉。今夫齊君之淵也，君失齊，則薛能自存乎？」靖郭君曰：「善。」乃止不城薛。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。夫以無城薛止城薛，其於以行說，乃不若海大魚。故物或遠之而近，或近之而遠。

①周合也。不周於事，言不合於事也。

②或曰，宋大夫。

③均然高壯貌。均丘羽切（く口）。

④靖

郭君，齊威王之子也，封於薛。

⑤熙，戲也。

或說聽計當而身疏，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。何以明之？三國①伐齊圍平陸，括子以報於牛子。②曰：「三國之地不接於我，踰鄰國而圍平陸，利不足貪也，然則求名於我也，請以齊侯往。」牛子以爲善。括子出，無害子③入。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。無害子曰：「異乎臣之所聞。」牛子曰：「國危而不「不」安，患結不而「不」解，何謂貴智？」④無害子曰：「臣聞「之有」裂壤土以安社稷者，聞殺身

破家以存其國者，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。』牛子不聽，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，三國之兵罷，而平陸之地存。自此之後，括子曰以疏，無害子曰以進。故謀患而患解，圖國而國存，括子之智得矣，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，謀無益於國，然而心「調」周於君，^⑤有義行也。今人待冠而飾首，待履而行地，冠履之於人也，寒不能煖，風不能障，暴不能蔽也，然而冠冠履履者，其所自託者然也。夫咎犯戰勝城濮，而雍季無尺寸之功，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，其言有貴者也。故義者，天下之所賞也。百言百當，不如擇趨而審行也。

①三國^{△今}韓、魏、趙也。

②括子^{△△}牛子^{△△}皆齊臣。

③無害子^{△△△}亦齊臣。

④兩而字皆作能字解。言國危而不能安之，患結而不能解之，則何爲貴智乎？

⑤周合也。

或無功而先舉，或有功而後賞，何以明之？昔晉文公將與楚戰，城濮，問於咎犯曰：『爲之奈何？』咎犯曰：『仁義之事，「君子」不厭忠信，戰陳之事，不厭詐僞；君其詐之而已矣。』辭咎犯，問雍季。雍季對曰：『焚林而獵，愈多得獸，後必無獸；

以詐僞遇人，雖「愈」偷利，○後將無復；君其正之而已矣。」於是不聽雍季之計，而用咎犯之謀。與楚人戰，大破之。還歸，賞有功者，先雍季而後咎犯。左右曰：「城濮之戰，咎犯之謀也；君行賞，先雍季，何也？」文公曰：「咎犯之言，一時之權也；雍季之言，萬世之利也；吾豈可以「先」一時之權，而「後」先○萬世之利也哉！」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，圍晉陽，決晉水而灌之，城「下」中緣木而處，縣釜而炊。襄子謂張孟談曰：「城中力已盡，糧食匱，「乏」武○大夫病，爲之奈何？」張孟談曰：「亡不能存，危不能安，無爲貴智；「土」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。」乃見韓魏之君，說之曰：「臣聞之，唇亡而齒寒。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，趙將亡矣；趙亡則二君爲之次矣。及今而不圖之，禍將及二君。」二君曰：「智伯之爲人也，粗中而少親，我謀而泄，事必敗，爲之奈何？」張孟談曰：「言出二君之口，入臣之耳，人孰知之者乎？且同情相成，同利相死，君其圖之！」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，與之期。張孟談乃報襄子。至「其」期日之夜，趙氏殺其守隄之吏，決水灌智伯軍。智伯軍

救水而亂，韓魏翼而擊之，襄子將卒犯其前，大敗智伯軍，殺其身而三分其國。襄子乃賞有功者，而高赫爲賞首。羣臣請曰：『晉陽之存，張孟談之功也，而赫爲賞首，何也？』襄子曰：『晉陽之圍也，寡人國家危，社稷殆，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，唯赫不失君臣之禮，吾是以先之。』由此觀之，義者人之大本也，雖有戰勝存亡之功，不如行義之隆。故君四子曰：『美言可以市尊，美行可以加人。』

○愉音古愉字。謂雖偷取利而後不可復也。

○先音蘇佃切，先之也。

○武音武士也。淮南一書，通稱士爲武。

④此下所引二語，見老子章六十二。此處君字疑爲老字之譌。

或有罪而可賞也，或有功而可罪也。何以明之？西門豹一治鄴，廩無積粟，府無儲錢，庫無甲兵，官無計會。人數言其過於文侯，文侯身行其縣，果若人言。文侯曰：『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，子能變道二則可，不能將加誅於子。』西門豹曰：『臣聞王主富民，霸王富武，亡國富庫。今王欲爲霸王者也，臣故穡積於民。君以爲不然，臣請升城鼓之，甲兵粟米可立具也。』於是乃升城而鼓之。一鼓，民被甲括矢。

操兵弩而出，再鼓，「負」服輦載粟而至。①文侯曰：「罷之。」西門豹曰：「與民約信，非一日之積也。一舉而欺之，後不可復用也。燕常侵魏八城，臣請北擊之，以復侵地。」遂舉兵擊燕，復地而後反。此有罪而可賞者也。解扁爲東封，④上計而入三倍，有司請賞之。文侯曰：「吾土地非益廣也，人民非益衆也，入何以三倍？」對曰：「以冬伐木而積之，於春浮之河而鬻之。」文侯曰：「民春以力耕，「暑」夏以強耘，秋以收斂，冬間無事，「以」又伐林而積之，負輓而浮之河，是用民不得休息也，民以敝矣。雖有三倍之入，將焉用之！」此有功而可罪者也。

①西門豹，魏文侯臣。

②變道，謂變其道而行之也。

③服，駕牛也。輦，人挽車也。服輦載粟而至，謂或

駕牛，或挽車，載粟而至也。

④解扁，魏臣，治東封者。

賢主不苟得，忠臣不苟利。何以明之？中行穆伯攻鼓，弗能下。①餽聞倫曰：

「鼓之嗇夫，聞倫知之。」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。穆伯弗應。左右曰：「不折一戟，不傷一卒，而鼓可得也，君奚爲弗使？」穆伯曰：「聞倫爲人佞而不仁，若

使聞倫下之，吾可以勿賞乎！若賞之，是賞佞人；佞人得志，是使晉國之武，舍仁而後佞。雖得鼓，將何所用之？』攻城者欲以廣地也，得地不取者，見其本而知其末也。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，過周以東，鄭之賈人弦高，蹇他相與謀曰：『師行數千里，數絕諸侯之地，其勢必襲鄭；凡襲國者，以爲無備也，今示以知其情，必不敢進。』乃矯鄭伯之命，以十二牛勞之。三率相與謀曰：『凡襲人者，以爲弗知，今已知之矣，守備必固，進必無功。』乃還師而反。晉先軫舉兵擊之，大破之，殺鄭伯，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。弦高辭之曰：『誕而得賞，則鄭國之信廢矣；爲國而無信，是俗敗也；賞一人而敗國俗，仁者弗爲也；以不信得厚賞，義者弗爲也。』遂以其屬徙東夷，終身不反。

○中行穆伯，晉大夫；鼓，北翟也。

○餽聞倫，晉人；嗇天鼓之地方吏也。言聞倫識此人，故可不戰而下

也。○武士也。後佞猶言從佞人之後也。

○三率三帥也。卽白乙、孟盟（孟明）、西乞。

故仁者不欲傷生，知者不以利害義。聖人之思脩，愚人之思殺。○忠臣者務

崇君之德，詔臣者務廣君之地。何以明之？陳夏徵舒弑其君，楚莊王伐之，陳人聽令。莊王以討有罪，遣卒戍陳，大夫畢賀。申叔時使於齊，「反」及還而不賀。莊王曰：「陳爲無道，寡人起九軍以討之，征暴亂，誅罪人，羣臣皆賀，而子獨不賀，何也？」申叔時曰：「牽牛蹊人之田，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，罪則有之，罰亦重矣。今君王以陳爲無道，興兵而攻，因以誅罪人，遣人戍陳，諸侯聞之，以王爲非誅罪人也，貪陳國也；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。」王曰：「善。」乃罷陳之戍，立陳之後。諸侯聞之，皆朝於楚。此務崇君之德者也。張武爲智伯謀曰：「晉六將軍，中行文子最弱，而上下離心，可伐以廣地。」於是伐范中行，滅之矣。又教智伯求地於韓、魏、趙、韓，魏裂地而授之，趙氏不與；乃率韓、魏而伐趙，圍晉陽，三年。三國陰謀同計，以擊智氏，遂滅之。此務爲君廣地者也。夫爲君崇德者霸，爲君廣地者滅。故千乘之國，行文德者王，湯、武是也；萬乘之國，好廣地者亡，智伯是也。非其事者勿仞也，非其名者勿就也，「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」，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；夫就人之名者廢，仞

人之事者，敗無功而大利者，後將爲害。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，雖愉樂哉，然而疾風至，未嘗不恐也。患及身，然後憂之，六驥追之弗能及也。是故忠臣之事君也，計功而受賞，不爲苟得；「積」量力而受官，不貪爵祿；其所能者，受之勿辭也；其所不能者，與之勿喜也；辭所能則匿，欲所不能則惑，辭所不能而受所能，則得無損墮之勢，而無不勝之任矣。昔者智伯驕，伐范中行而克之，又劫韓、魏之君，而割其地，尙以爲未足，遂興兵伐趙、韓、魏，反之，軍敗晉陽之下，身死高梁之東，頭爲飲器，國分爲三，爲天下笑。此不知足之禍也。老子曰：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脩久。」此之謂也。

○脩長也。發短也，音詘。

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，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。何以知其然也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：「晉之所以霸者，近諸夏也，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，以其僻遠也；楚王若欲從諸侯，不若大城、城父，而令太子建守焉，以來北方，王自收其南，是得

天下也。』楚王悅之，因命太子建守城父，命伍「子」奢傳之。居一年，伍「子」奢遊人^①於王側，言太子甚仁且勇，能得民心。王以告費無忌。無忌曰：「臣固聞之，太子內撫百姓，外約諸侯，齊、晉又輔之，將以害楚，其事已構矣。」王曰：「爲我太子，又尙何求？」曰：「以秦女之事怨王。」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「子」奢。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。何謂毀人而反利之？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；威王欲殺之，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。孟嘗君聞之，使人以車迎之，至而養以芻豢黍粱，五味之膳，日三至。冬日被裘罽，^②夏日服絺，^③紵，出則乘牢車，駕良馬。孟嘗君問之曰：「夫子生於齊，長於齊，夫子亦何思於齊？」對曰：「臣思夫唐子者。」孟嘗君曰：「唐子者，非短子者耶？」曰：「是也。」孟嘗君曰：「子何爲思之？」對曰：「臣之處於齊也，糲粢^④之飯，藜藿之羹，冬日則寒凍，夏日則暑傷，自唐子之短臣也，以身歸君，食芻豢，飯黍粱，服輕煖，乘牢良，臣故思之。」此謂毀人能反利之者也。是故毀譽之言，不可不審也。

○言遣人遊說於王之側也。○鬪音計，吉器切（ㄐ一）黻黻之屬，織毛爲之者。○絺音癡，抽知切（ㄒ一）細葛也。○糲粢稻餅也。音勵，咨糲，米不精也。粢，六穀之總稱。

或貪生而反死，或輕死而得生，或徐行而反疾。何以知其然也？魯人有爲父報讎於齊者，剗其腹而見其心，坐而正冠，起而更衣，徐行而出門，上車而步馬，顏色不變；其御欲驅，撫而止之曰：『今日爲父報讎以出死，非爲生也；今事已成矣，又何去之。』追者曰：『此有節行之人，不可殺也。』解圍而去之。使被衣不暇帶，冠不及正，蒲伏而走，上車而馳，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；今坐而正冠，起而更衣，徐行而出門，上車而步馬，顏色不變，此衆人所以爲死也。而乃反以得活。此所謂徐而馳，遲於步也。夫走者，人之所以爲疾也；步者，人之所以爲遲也。今「反」乃反以人之所爲遲者「反」爲疾，明於分也。有知徐之爲疾，遲之爲速者，則幾於道矣。故黃帝亡其玄珠，使離朱「捷」櫻劍，索之而弗能得之也，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。

○離朱明目，攖剡（同撥）敏捷善捨；二人相傳皆黃帝時人也。○舊注，忽悅亦黃帝臣，善忘之人

○莊子所載，爲此文所本。莊生特爲寓言耳，未必攖剡忽悅等固有其人也。

聖人敬小慎微，動不失時；百射重戒，○禍乃不滋；計福勿及，慮禍過之。同日被霜，蔽者不傷；愚者有備，與知者同功。夫爇火在縹煙之中也，一指所能息也；塘漏若蹊穴，一撲○之所能塞也；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，水決九江而漸荊州，雖起三軍之衆，弗能救也。夫積愛成福，積怨成禍，若癰疽之必潰也，所挽者多矣。諸御軼復於簡公○曰：「陳成常、宰予二子者，甚相憎也。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，君不如去一人。」簡公不聽。居無幾何，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，而弑簡公於朝。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。魯季氏與邱氏鬪雞，邱氏介其雞，而季氏爲之金距。○季氏之雞不勝。季平子怒，因侵邱氏之宮，而築之。邱昭伯怒，傷之。○魯昭公曰：「禱于襄公之廟，舞者二人而已，其餘盡舞於季氏。」○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！弗誅，必危社稷。公以告子家駒。子家駒曰：「季氏之得衆，三家爲一，○其德厚，其威強。

君胡得之。昭公弗聽，使邱昭伯將卒以攻之。仲孫氏、叔孫氏相與謀曰：「無季氏，死亡無日矣。」遂興兵以救之。邱昭伯不勝而死，魯昭公出奔齊。故禍之所從生者，始於雞「定」足及其大也，至於亡社稷。故蔡女蕩舟，齊師大侵楚；兩人構怨，廷殺宰予，簡公遇殺，身死無後，陳氏代之，齊乃無呂；兩家鬪雞，季氏、金距，邱公作難，魯昭公出走。故師之所處，生以棘楚，禍生而不蚤滅，若火之得燥，水之得溼，浸而益大。癰疽發於指，其痛遍於體。故蠹「啄」、喙「剖」、仆梁柱、蠹蟲走牛羊，此之謂也。

○百射百回射之也；每射戒慎，是重戒也；喻每事不怠懈也。○璞音撲，匹角切（文），土塊也。

○齊簡公也。

○邱音厚，很口切（尸又）。介其雞言以芥菜子塗其雞翅也。一說介者，作小鎧著雞

頭也。金距，施金芒於距也。

○傷之猶毀譖之也。

○魯禱於襄公之廟，用六佾之舞，今僅二人，知餘

者皆爲季氏盜用矣。或曰：二人當作二八。古者八佾之舞以八人成列，一列八人，故列亦稱八，二八者二列也。季氏大夫，常用四佾，襄廟用六佾，今季氏僭用八佾，故於襄廟六佾之中取其四佾，并自有之。

四佞而成八佞；襄廟僅存二佞，卽二列，故曰二八也。

⑦三家謂孟氏、叔孫、季氏也。

⑧齊桓公與蔡

姬乘舟，姬蕩舟，公懼，止之，姬弗聽，公怒，歸之蔡，未之絕之，蔡人嫁之，公伐楚，至召陵而勝之。

⑨齊乃

太公呂尙之後，無呂，謂無呂氏也。

⑩楚大荆也。

人皆務於救患之備，而莫能知使患無生；夫使患無生，易於救患，而莫能加務焉，則未可與言術也。晉公子重耳過曹，曹君欲見其骍，疊使之袒而捕魚，釐負羈止之曰：『公子非常也；從者三人，①皆霸王之佐也。遇之無禮，必爲國憂。』君弗聽。重耳反國，起師而伐曹，遂滅之，身死人手，社稷爲墟，禍生於袒而捕魚。齊楚欲救曹，不能存也；聽釐負羈之言，則無亡患矣。今不務使患無生，患生而救之，雖有聖知，弗能爲謀耳。患禍之所由來者，萬端無方，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，靜安以待時；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，妄動而結羅網，雖曲爲之備，何足以全其身！譬猶失火而鑿池，被裘而用箠也。且唐有萬穴，塞其一，魚何遽無由出；室有百戶，閉其一，盜何遽無從入。夫牆之壞也，於隙，劍之折，必有齧。聖人見之「密」蚤，故萬物莫能

傷也。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，令尹子國啜羹而熱，「投」援卮漿而沃之。明日，太宰子朱辭官而歸。其僕曰：「楚太宰未易得也，辭官去之，何也？」子朱曰：「令尹輕行而簡禮，其辱人不難。」明年，伏郢尹而笞之三百。夫上仕者，先避患而後就利，先遠辱而後求名，太宰子朱之見終始微矣。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，一指箴之，則靡而無形矣；及至其筋骨之已就，而羽翮之既成也，則奮翼揮臙，○凌乎浮雲，背負青天，膺摩赤霄，○翱翔乎忽荒之上，析惕乎虹蜺之間，雖有勁弩利矰微繳，蒲且子之巧，亦弗能加也。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，可攬衣而越也；及至乎下洞庭，驚石城，經丹徒，起波濤，舟杭^④一日不能濟也。是故聖人者，常從事於無形之外，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，是故患禍弗能傷也。

① 三人謂狐偃、趙衰、胥臣。

② 臙，六翮之末也。音慧，胡桂切（尸×），本作臙。

③ 赤霄，飛雲也。

④ 杭，同航。

人或問孔子曰：「顏回何如人也？」曰：「仁人也；丘弗如也。」「子貢何如

人也？』曰：『辯人也；丘弗如也。』『子路何如人也？』曰：『勇人也；丘弗如也。』賓曰：『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，何也？』夫子曰：『丘能仁且忍，辯且訥，勇且怯；以三子之能，易丘一道，丘弗爲也。』孔子知所施之也。

秦牛缺 徑於山中，而遇盜奪之車馬，解其橐笥，「拖」挖 其衣被。盜還反顧之，無懼色，憂志驩然，有以自得也。盜遂問之曰：『吾奪子財貨，劫子以刀，而志不動，何也？』秦牛缺曰：『車馬所以載身也，衣服所以揜形也，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。』盜相視而笑曰：『夫不以欲傷生，不以利累形者，世之聖人也；以此而見王者，必且以我爲事也。』還反殺之。此能以知知矣，而未能以知不知也；能勇於敢，而未能勇於不敢也。凡有道者，應卒而不乏，遭難而能免，故天下貴之；今知所以自行也，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，其所論未之究者也。人能由昭昭於冥冥，則幾於道矣。』詩曰：『人亦有言，無哲不愚。』此之謂也。

○牛缺，隱士。

○挖，奪也。徒可切（去己）。

事或爲之，適足以敗之！或備之，適足以致之。何以知其然也？秦皇挾錄圖，見其傳①曰：『亡秦者胡也。』因發卒五十萬，使蒙公、楊翁子將，築脩城。②西屬流沙，北「擊」擊③遼水，東結朝鮮，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。又利越之犀角、象齒、翡翠、珠璣，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，爲五軍，一軍塞鐔城之領，一軍守九疑之塞，一軍處番禺之都，一軍守南野之界，一軍結餘干之水，三年不解甲弛弩，使監祿一無以一轉餉。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，以與越人戰，殺西嘔④君譯吁宋，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，莫肯爲秦虜，相置架駿以爲將，而夜攻秦人，大破之，殺尉屠睢，伏尸流血數十萬，乃發適戍以備之。當此之時，男子不得脩農畝，婦人不得剡麻考縷，⑤羸弱服格於道，大夫箕會⑥於衢，病者不得養，死者不得葬，於是陳勝起於大澤，奮臂大呼，天下席卷而至於戲，⑦劉項興義兵，隨而定，若折槁振落，遂失天下，禍在備胡而利越也。欲知築脩城以備亡，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；發適戍以備越，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。夫鵠先識歲之多風也，去高木而巢扶枝，⑧大人

過之則探穀，嬰兒過之則挑其卵。知備遠難而忘近患，故秦之設備也，烏鵲之智也。

①錄同籙，錄圖，猶言識圖也。傳者圖中之註釋。②脩城卽長城。劉安避父諱，故凡長字均改爲脩字。

③鑿，畫也。音契，苦計切（く一）。

④西嘔，越地。

⑤剡，以冉切（一乃），銳利也。考成也。

⑥箕會

以箕於衢會斂。

⑦戲，地名。在新豐。

⑧扶枝，旁枝也。

或爭利而反強之，或聽從而反止之。何以知其然也？魯哀公欲西益宅，史爭之，以爲西益宅不祥。哀公作色而怒，左右數諫不聽，乃以問其傅宰睢。睢曰：「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，子以爲何如？」宰折睢曰：「天下有三不祥，西益宅不與焉。」哀公大悅而喜，頃復問曰：「何謂三不祥？」對曰：「不行禮義，一不祥也；嗜慾無止，二不祥也；不聽強諫，三不祥也。」哀公默然深念，憤然自反，遂不西益宅。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，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。智者離路而得道，愚者守道而失路。夫兒說①之巧於閉結無不解，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，不解不可解也；至乎

以弗解解之者，可與及言論矣。

○兒說，宋大夫。

或明禮義，推道體，而不行；或解搆妄言而反當。何以明之？孔子行「遊」於東野，馬失。○食農夫之稼，野人怒，取馬而繫之。子貢往說之，「卑」畢辭而不能得也。孔子曰：「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，譬以大牢享野獸，以九韶樂飛鳥也。予之罪也，非彼人之過也。」乃使馬圉往說之。至見野人曰：「子耕於東海，至於西海，吾馬之失，安得不食子之苗。」野人大喜，解馬而與之。說若此，其無方也，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，故聖人量鑿而正柄。夫歌采菱，發陽阿，鄙人聽之，不若「此」延露。○以和；「路陽局」非歌者拙也，聽者異也。故交畫不暢，連環不解，物之不通者，聖人不爭也。

○失佚也。

○延露，鄙歌曲也。

仁者百姓之所慕也，義者衆庶之所高也，爲人之所慕，行人之所高，此嚴父

之所以教子，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；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，不〔同〕周於時也。昔徐偃王好行亡義，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。王孫厲謂楚莊王曰：「王不伐徐，必反朝徐。」王曰：「偃王，有道之君也，好行仁義，不可伐。」王孫厲曰：「臣聞之，大之與小，強之與弱也，猶石之投卵，虎之陷豚；又何疑焉？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，爲武而不能任其力，亂莫大焉。」楚王曰：「善。」乃舉兵而伐徐，遂滅之。此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。申菽、杜蒞，○美人以所懷服也，及漸之於滌，○則不能保其芳矣。古者五帝貴德，三王用義，五霸任力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，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，而蓑笠盤旋也。今霜降而樹穀，冰泮而求穫，欲其食則難矣。故易曰：「潛龍勿用。」者，言時之不可以行也。故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厲，無咎。終日乾乾，以陽動也；夕惕若厲，以陰息也。因日以動，因夜以息，唯道者能行之。夫徐偃王爲義而滅，燕子噲行仁而亡，哀公好儒而削，代君爲墨而殘，滅亡削殘，暴亂之所致也，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，遭時之務異也，非仁義儒墨不可行，非

其世而用之，則爲之禽矣。夫戟者所以攻城也，鏡者所以照形也；宮人得戟則以刈葵，盲者得鏡則以蓋卮；不知所施之也。故善鄙「不」同，誹譽在俗；趨舍「不」同，逆順在君；狂譎不受祿而誅，段干木辭相而顯；所行同也，而利害異者，時使然也。故聖人雖有其志，不遇其世，僅足以容身，何功名之可致也！知天之所爲，知人之所行，則有以「任」徑。③於世矣。知天而不知人，則無以與俗交；知人而不知天，則無以與道遊。

①皆香草也。

②滌臭汁也。思酒切（ㄊㄨㄣˋ又。）

③徑行也。

單豹倍世離俗，巖居谷飲，不衣絲「麻」帛，不食五穀，行年七十，猶有童子之「顏」色；卒而遇飢虎，殺而食之。張毅好恭，遇宮室廊廟必趨，見門閭聚衆必下，廝徒馬圉，皆與伉禮；然不終其壽，內熱而死。①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，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，故直意適情，則堅強賊之，以身役物，則陰陽食之，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。得道之士，外化而內不化；外化所以入人也，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。故內

有一定之操，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，與物推移，故萬舉而不陷。所以貴聖人者，以其能龍變也。今捲捲然守一節，推一行，雖以毀碎滅沈，猶且弗易者，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。

○單豹，張毅事，見莊子達生篇。

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，而天下稱仁焉。荆伋非犯「河」江中之難，不失其守，而天下稱勇焉。○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。田子方見老馬於道，喟然有志焉，以問其御曰：「此何馬也？」其御曰：「此故公家畜也，老罷而不爲用，出而鬻之。」田子方曰：「少而貪其力，老而棄其身，仁者弗爲也。」束帛以贖之。罷武聞之，知所歸心矣。齊莊公出獵，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，問其御曰：「此何蟲也？」對曰：「此所謂螳螂者也。其爲蟲也，知進而不知卻，不量力而輕敵。」莊公曰：「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！」迴車而避之。勇武聞之，知所盡死矣。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；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；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。○文

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；^③武王蔭喝人於樾下，^④左擁而右扇之，而天下懷其德；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，援龍淵而切其股，血流至足，以自罰也，而戰武「士必其一」畢死。故聖人行之於小，則可以覆大矣，審之於近，則可以懷遠矣。孫叔敖決期思之水，而灌雩婁^⑤之野，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；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，^⑥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；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。

○荆狄非事，已見道應篇。

○昔湯出田，見四面張網者，湯教去其三面，祝曰：「欲上者上，欲下者下，

無入吾網。」

○文王治靈臺，得死人之骨，葬以五大夫之禮。

○哀喝人之熱，故蔭之於樾下。樾下^{△△}

衆樹之虛也。一說，楚人謂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者爲樾，字亦作越。

○楚邑。

○辯次第也。言次第

擊劇之賞，罷勞如有等也。

聖人之舉事，不加憂焉，察其所以而已矣。今萬人調鐘，不能比之律，誠得知者，一人而足矣；說者之論，亦猶此也，誠得其數，則無所用多矣。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，以其要在三寸之轄。夫勸人而弗能使也，禁人而弗能止也，其所由者非

理也。昔者衛君朝於吳，吳王囚之，欲流之於海，說者冠蓋相望，而弗能止。魯君聞之，撤鐘鼓之縣，縞素而朝。仲尼入見曰：「君胡爲有憂色？」魯君曰：「諸侯無親，以諸侯爲親；大夫無黨，以大夫爲黨。今衛君朝於吳王，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，孰①「意」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！吾欲免之而不能，爲奈何？」仲尼曰：「若欲免之，則請子貢行。」魯君召子貢，授之將軍之印。子貢辭曰：「貴無益於解患，在所由之道。」斂躬而行，至於吳，見太宰嚭，太宰嚭甚悅之，欲薦之於王。子貢曰：「子不能行說於王，奈何？吾因子也。」②太宰嚭曰：「子焉知說之不能也？」子貢曰：「衛君之來也，衛國之半曰：『不若朝於晉。』其半曰：『不若朝於吳。』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，故束身以受命。今子受衛君而囚之，又欲流之於海，是賞言朝於晉者，而罰言朝於吳也。且衛君之來也，諸侯皆以爲著龜兆，④今朝於吳而不利，則皆移心於晉矣。子之欲成霸王之業，不亦難乎？」太宰嚭入，復之於王。王報③出令於百官曰：「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，死。」子貢可謂知所

以說矣。魯哀公爲室而大，公宣子諫曰：「室大，衆與人處則譁；少與人處則悲；願公之適。」公曰：「寡人聞命矣。」築室不輟。公宣子復見曰：「國小而室大，百姓聞之，必怨吾君，諸侯聞之，必輕吾國。」魯君曰：「聞命矣。」築室不輟。公宣子復見曰：「左昭而右穆，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，得無害於子乎？」公乃令罷役，除版而去之。魯君之欲爲室誠矣，公宣子止之必矣，然三說而一聽者，其二者非其道也。夫臨河而釣，日入而不能得一條魚者，非江河魚不食也，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。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擗脣吻者，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。夫物無不可奈何，有人無奈何。⑥鉛之與丹，異類殊色，而可以爲丹者，得其數也。故繁稱文辭，無益於說，審其所由而已矣。

①魯哀公也。

②孰何也。

③謂依以進身也。

④卜朝吳之吉凶也。

⑤報猶諾也。

⑥言物皆可

術而治也，事有人材所不及，無奈之何也。

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，衆而難識也，故或類之而非，或不類之而是，或

若然而不然者，或不「若」然而然者。諺曰：「鳶墮腐鼠，而虞氏以亡。」何謂也？曰：「虞氏，梁之大富人也，家充盈殷富，金錢無量，財貨無貲，升高樓，臨大路，設樂陳酒，「積」擊博其上，游俠相隨而行樓下，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，○而笑，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；游俠相與言曰：「虞氏富樂之日久矣，而常有輕易人之志；吾不敢侵犯，而乃辱我以腐鼠；如此不報，無以立「務」於○於天下，請與公僇力一志，悉率徒屬，而必以滅其家。」其夜乃攻虞氏，大滅其家。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。何謂非類而是？屈建告石乞曰：「白公勝將爲亂。」石乞曰：「不然。白公勝卑身下士，不敢驕賢，其家無筦籥之信，闕榘之固，大斗斛以出，輕斤兩以內，而乃論之，以不_宜也。」屈建曰：「此乃所以反也。」居三年，白公勝果爲亂，殺令尹子椒，司馬子期。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。何謂若然而不然？子發爲上蔡令，民有罪當刑，獄斷論定，決於令「尹」前，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。罪人已刑，而不忘其恩。此其後子發盤罪○威王而出奔，刑者遂襲恩者，○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，追者至，踰足而怒，曰：

「子發」視」親決吾罪，而被吾刑，怨之慙於骨髓；使我得其肉而食之，其知厭乎！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，果活子發。此所謂若然而不然者。何謂不然而「若」然者？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，請身爲臣，妻爲妾，奉四時之祭祀，而入春秋之貢職，委社稷，效民力，「隱」居爲隱蔽而戰爲鋒行，禮甚卑，辭甚服，其離叛之心遠矣。然而甲卒三千人以禽夫差於姑胥。此四策者，不可不審也。夫事之所以難知者，以其竄端匿迹，立私於公，倚邪於正，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。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，與所見於外者，若合符節，則天下無亡國敗家矣。夫狐之「捕」搏雉也，必先卑體「彌耳」弭毛以待其來也；雉見而信之，故可得而禽也。使狐瞋目植睹，^⑤見必殺之勢，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。夫人僞之相欺也，非直禽獸之詐計也；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，衆而難識矣，是故不可不察也。

①射朋張上棋中之，以一反兩也。

②矜勢也。

③盤罪二字，甚爲無義；盤字疑本作服，（服古字與

般字形近而誤，般復誤爲盤也。）服者負之段字。服罪威王而出奔，言負罪威王而出奔也。

④刑者

謂子發也。恩者謂昔受刑而感恩之人也。襲出其不意而來。⑤植睹一說豎尾也。一說睹字當作耆者。耆即髻也。背上髻也。植耆者言狐怒而背上毛直豎耳。

要畧篇[○]

○作鴻烈之書二十篇，略數其要，明其所指，序其微妙，論其大體，故曰要畧。

夫作爲書論者，所以紀綱道德，經緯人事，上考之天，下揆之地，中通諸理，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，○繁然足以觀終始矣。總要舉凡，而語不剖判純樸，靡散大宗，○懼「爲」人之昏昏然弗能知也，故多爲之辭，博爲之說；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，故言道德而不言事，則無以與世浮沈，言事而不言道，則無以與化游息。故著二十篇：有原道，有俶真，有天文，有墜形，有時則，有覽冥，有精神，有本經，有主術，有繆稱，有齊俗，有道應，有汜論，有詮言，有兵略，有說山，有說林，有人間，有脩務，有泰族也。

○才字古與哉通。

○大宗，事本也。

原道者，盧牟^{抄本}○六合，混沌萬物，象太一之容，測窈冥之深，以翔虛無之軫；○

託小以苞大，守約以治廣，使人知先後之禍福，動靜之利害，誠通其志，浩然可以大觀矣。欲一言而寤，則尊天而保真，欲再言而通，則賤物而貴身，欲參言而究，則外物而反情，執其大指，以內洽五藏，澿「澿」澿。③肌膚被服法則，而與之終身，所以應待萬方，覽耦④百變也。若轉丸掌中，足以自樂也。

①盧牟猶規模也。②軫道眇也。③澿澿猶漸澿也。澿音尖，子廉切（下「乃」澿也。④耦通也。

倣真者，窮逐終始之化，羸呬。①有無之精，離別萬物之變，合同死生之形，使人遺物反己，審仁義之間，通同異之理，觀至德之統，知變化之紀，說符玄妙之中，通「迴」迴。②造化之母也。

①羸繞匝也。呬摩煩也。②迴亦通也。通迴造化之母，謂通乎造化之原也。

天文者，所以和陰陽之氣，理日月之光，節開塞之時，列星辰之行，知逆順之變，避忌諱之殃，順時運之應，法五神之常，使人有以仰天承順，而不亂其常者也。地形者，所以窮南北之脩，極東西之廣，經山陵之形，區川谷之居，明萬物之

主，知生類之衆，列山淵之數，規遠近之路，使人通「迴」迴周備，不可動以物，不可驚以怪者也。

時則者，所以上因天時，下盡地力，據度行當，合諸人則，形十二節，以爲法式，終而復始，轉於無極，因循倣依，以知禍福，操舍開塞，各有龍忌，發號施令，以時教「期」恭，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。

○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。○恭教也。音忌，渠寄切（四一）。

覽冥者，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，至微之淪無形也，純粹之入至清也，昭昭之通冥冥也，乃始攬物引類，覽取橋，掇浸想宵類。○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，乃以穿通窘滯，決瀆壅塞，引人之意，繫之無極，乃以明物類之感，同氣之應，陰陽之合，形埒之朕，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。

○橋取也。音喬，巨天切（四一）。

○浸微視也。宵物似也。類衆也。

精神者，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，而曉寤其形骸九竅，取象與天，合同其血氣。

與○雷霆風雨，比類其喜怒，與晝宵寒暑，「竝明」審死生之分，別同異之跡，節動靜之機，以反其性命之宗，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，撫靜其魂魄，不以物易己，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。

○與如也。

道
本經者，所以明大聖之德，通維初之道，埒略衰世古今之變，以襲先世之隆盛，而貶末世之曲政也；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，精神之感動，樽流遁○之觀，節養性之和，分帝王之操，列小大之差者也。

○樽，止也。流通披散也。

全書重大軒折法分叙，
開始不是完主術者君人之事也，所以因「作」任督責，使羣臣各盡其能也。明攝權操柄，全的道以制羣下，提名責實，考之參伍，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，不妄喜怒也。其數直施而正邪，外私而立公，使百官條通而輻輳，各務其業，人致其功，此主術之明也。
繆稱者，破碎道德之論，差次仁義之分，略雜人間之事，總同乎神明之德，假

象取耦，以相譬喻，斷短爲節，以應小具，所以曲說攻論，應感而不匱者也。

齊俗者，所以一羣生之短脩，同九夷之風氣，通古今之論，貫萬物之理，財制禮義之宜，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。

道應者，攬掇遂事之蹤，追觀往古之跡，察禍福利害之反，考驗乎老莊之術，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。

汜論者，所以箴縷繚繚之間，攢擗呢齶之邴也。接徑直施，以推本樸，而兆見得失之變，利病之反，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，不誘惑於事態，有符矚睨，兼稽時勢之變，而與化推移者也。

○繚高注，「綃煞也。」不明其旨，疑有脫誤。繚字音義未詳。或疑作緞（師駿切），衣破也。（繚字通常讀若菜，衣聲也。）○攢音尖，將廉切（下「一」）擗音尖，將廉切（下「一」）塞也，奚結切（下「一」）呢音虞，元俱切（下「一」）齶音虞，元俱切（下「一」）邴音虞，元俱切（下「一」）隙也，乞逆切（下「一」）卻音虞，元俱切（下「一」）本字。○施音虞，元俱切（下「一」）邪也。

呢音虞，元俱切（下「一」）齶音虞，元俱切（下「一」）邴音虞，元俱切（下「一」）隙也，乞逆切（下「一」）卻音虞，元俱切（下「一」）本字。○施音虞，元俱切（下「一」）邪也。

詮言者，所以譬類人事之指，解喻治亂之體也。差擇微言之眇，詮以至理之

文，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。

兵略者，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，形機之勢，詐譎之變，體因循之道，操持後之論也。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，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，誠明其意，進退左右，無所「失」擊危，乘勢以爲資，清靜以爲常，避實就虛，若驅羣羊，此所以言兵也。

○持後者，不敢爲主而爲客也。

○擊危猶言違礙也。

說山說林者，所以竅窅穿鑿百事之壅遏，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。假譬取象，異類殊形，以領理人之意，解墮結「細」紐，說「捍」搏困，而以明事埒事者也。

○墮，解也。擇同釋搏困卷束之名。

傷人之間者，所以觀禍福之變，察利害之反，鑽脈得失之跡，標舉終始之「壇」壇也。○分別百事之微，敷陳存亡之機，使人知禍之爲福，亡之爲得，成之爲敗，利之

爲害也。誠喻至意，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，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。

○嬾傳也。

偃脩務者，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，味論未深，見其文辭，反之以清靜爲常，恬淡爲本，則懈墮分學，縱欲適情，欲以偷自佚，而塞於大道也。今夫狂者無憂，聖人亦無憂；聖人無憂，和以德也，狂者無憂，不知禍福也。故通而無爲也，與塞而無爲也，「同」其無爲則同，其所以無爲則異。故爲之浮稱流說，其所以能聽，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。

佛泰族者，橫八極，致高崇，上明三光，下和水土，經古今之道，治倫理之序，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，以經緯治道，紀綱王事。乃原心術，理性情，以館合清平之靈，澄徹一神明之精，以與天和相嬰三薄，所以覽五帝三王，懷天「氣」心，抱「天心」地氣，執中含和，德形於內，以蒼四凝天地，發起陰陽，序四時，正流方，綏之斯寧，推之斯行，乃以陶冶萬物，遊化羣生，唱而和，動而隨，四海之內，一心同歸，故景星見，

祥風至，黃龍下，鳳巢列樹，麟止郊野。德不內形而行其法，藉專用制度，神祇弗應，福祥不歸，四海不賓，兆民弗化。故德形於內，治之大本。此鴻烈之泰族也。

①館舍也。

②澄清也。徹澄別清濁也。

③嬰繞抱也。

④蒼或作蒼蒼藻之葉細如絲者。音蒼，巨殞

切（ㄏㄩㄥˊ）

凡屬書者，所以窺道開塞，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，適外與物接而不眩，內有以處神養氣，宴煬至和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。故言道而不明終始，則不知所做依；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，則不知所避諱；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，則不知精微；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，則不知養生之機；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，則不知五行之差；言帝道而不言君事，則不知小大之衰；言君事而不爲稱喻，則不知動靜之宜；言稱喻而不言俗變，則不知合同大指已；言俗變而不言往事，則不知道德之應；知道德而不知世曲，則無以耦萬方；知汜論而不知詮言，則無以從容；通書文而不知兵指，則無以應卒已；知大略而不知譬喻，則無以推明。

事；知公道而不知人間，則無以應禍福；知人間而不知脩務，則無以使學者勸力；欲強省其辭，覽總其要，弗曲行區入，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。故著書二十篇，則天地之理究矣，人間之事接矣，帝王之道備矣。其言有小有巨，有微有粗，指奏卷異，各有爲語。

今專言道，則無不在焉；然而能得本知末者，其唯聖人也。今學者無聖人之才，而不爲詳說，則終身顛頓乎混沌之中，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。今易之乾坤，足以窮道通意也，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，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，周室增以六爻，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擲○逐萬物之祖也。夫五音之數，不過宮商角徵羽，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，必有細大駕和，而後可以成曲。今畫龍首，觀者不知其何獸也，具其形則不疑矣。今謂之道則多，謂之物則少，謂之術則博，謂之事則淺；推之以論，則無可言者，所以爲學者，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。夫道論至深，故多爲之辭，以抒其情，萬物至衆，故博爲之說，以通其意；辭雖壇卷連漫，絞紛遠緩，

所以洸汰滌蕩至意，○使之無凝竭底滯，捲握而不散也。夫江河之腐齒，不可勝數，然祭者汲焉，大也；一盃酒「白」甘，蠅漬其中，匹夫弗嘗者，小也。誠通乎二十篇之論，睹凡得要，以通九野，徑十門，外天地，裨○山川，其於逍遙一世之間，宰匠萬物之形，亦優游矣。若然者，挾日月而不燠，○潤萬物而不耗，曼兮洸兮，足以覽矣。藐兮浩兮曠曠兮，可以游矣。

○擗，同擗，又作摺，取也；居運切（ㄏㄩˊ）。

○此狀其詞之曲折而廣博也。壇卷連漫亦可云連卷。

壇漫；連卷，長回貌；壇漫，縱逸也。汰達也。

○裨，屏去也。音擺，補買切（ㄅㄞˊ）。

○燠者，窳之假字；本

經篇註云：窳，不滿密也，卽姚字之義。挾讀爲浹，周匝也。

文王之時，紂爲天子，賦斂無度，殺戮無止，康梁○沈湎，宮中成市，作爲炮烙之刑，劓諫者，剔孕婦，天下同心而苦之。文王四世纍善，脩德行義，處歧周之間，地方不過百里，天下二垂歸之；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，以爲天下去殘除賊，而成王道，故太公之謀生焉。文王業之而不卒，武王繼文王之業，用太公之謀，悉索薄賦，

躬擐甲冑，以伐無道而討不義，誓師牧野，以踐天子之位。天下未定，海內未輯，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，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，遼遠未能至，故治三年之喪，殯文王於兩楹之間，以俟遠方。武王立三年而崩，成王在襁褓之中，未能用事，蔡叔、管叔、輔公子、祿父而欲爲亂，周公繼文王之業，持天子之政，以股肱周室，輔翼成王，懼爭道之不塞，臣下之危上也，故縱馬華山，放牛桃林，敗鼓折抱，摺笏而朝，以寧靜王室，鎮撫諸侯。成王既壯，能從政事，周公受封於魯，以此移風易俗。孔子脩成康之道，述周公之訓，以教七十子，使服其衣冠，脩其篇籍，故儒者之學生焉。

○康梁耽樂也。

墨子學儒者之業，受孔子之術，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，說，○厚葬靡財而貧民，久服，○傷生而害事，故背周道而用夏政。禹之時，天下大水，禹身執殳，垂一畚，○以爲民先，剔河而道九歧，○鑿江而通九路，辟五湖而定東海，當此之時，燒不暇擯，○濡不給挖，○死陵者葬澤，死澤者葬澤，故節財薄葬，閑服，○生焉。

○倪簡易也。音脫，他活切（去×己）。○久服言居喪久也。○憂謂盛主寵也，倫追切（去×）。

亦讀如螺。雷今之鍬也。○剔洩去也。言河水播歧爲九以入海也。○擯排去也。丘愧切（去×）。

○挖拭也。古忽切（去×）。○閑與簡同，簡服，謂三月之服也。

齊桓公之時，天子卑弱，諸侯力征，南夷北狄，交伐中國，中國之不絕如綫。齊國之地，東負海而北障河，地狹田少，而民多智巧，桓公憂中國之患，苦夷狄之亂，欲以存亡繼絕，崇天子之位，廣文武之業，故管子之書生焉。

齊景公內好聲色，外好狗馬，獵射亡歸，好色無辨，作爲路寢之臺，族鑄大鐘，撞之庭下，郊雉皆响。○朝用三千鐘贛。○梁邱據子家噲導於左右，故晏子之諫生焉。

○族聚也。○响，雉鳴也。音許，甸於切（丁口）。○十斛爲鐘贛，賜也。言一朝賜羣臣之費，三萬斛

也。○二人，景公臣。

晚世之時，六國諸侯，豁異谷別，水絕山隔，各自治其境內，守其分地，握其權

柄擅其政令，下無方伯，上無天子，力征爭權，勝者爲右，恃連與，○「國」約重致，○剖信符，結遠援，以守其國家，持其社稷，故縱橫脩短生焉。

○連與，猶今言聯盟國也。

○致讀爲質劑之質，質劑謂兩書一札，同而別之，蓋卽今之券書也。

申子者韓昭釐之佐，韓晉別國也。地墩○民險，而介於大國之間。晉國之故禮未滅，韓國之新法重出，先君之令未收，後君之令又下，新故相反，前後相繆，百官背亂，不知所用。故刑名之書生焉。

○墩音敲，丘交切（〈一〉名）。

秦國之俗，貪狼強力，寡義而趨利，可威以刑，而不可化以善，可勸以賞，而不可厲以名；被險而帶河，四塞以爲固，地形便，畜積殷富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，而吞諸侯，故商鞅之法生焉。

若劉氏之書，○觀天地之象，通古今之事，權事而立制，度形而施宜，原道德之心，合三王之風，以儲與，○扈冶，玄眇之中，及搖靡覽，○棄其畛挈，○斟其淑靜，

以統天下，理萬物，應變化，通殊類，非循一迹之路，守一隅之指，拘繫牽連「之」於物，而不與世推移也；故置之尋常而不塞，布之天下而不窳。

○淮南王自謂其書也。

○儲與猶攝業也。

○楚人謂精進為精搖。靡覽言小大靡不覽也。

○楚

人謂滓濁為眡。挈挈苦結切（〈一廿〉）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國難後第一版

(三五五八)

學生國
學叢書
淮南子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柒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選註者 沈德鴻

主編者 朱雲農

發行者兼
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
商務印書館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(本書校對者毛鵬基)

七七一六上

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

分類號

122.2

7230

登錄號

585910

到 期 日

81.10.16

86.11.24

82.1.05

89.12.27

82.5.13

82.10.29

90.4.-6

83.1.31

90.11.-7

83.10.11

~~89~~ 11.24

83.12.14

~~89~~ 11.-2

84.4.10

~~89~~ 11.-2

84.10.09

85.2.23

81.7.23

86.7.28

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



0585910